

## 序 言

墨西哥進步作家何塞·曼西西多尔的名字，在他的祖國——墨西哥和國外都獲得应有的崇高聲譽。作為一個許多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叛亂、紅色的城、母親及其他）的作者和和平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何塞·曼西西多尔屬於現代拉丁美洲的前進人士之列。他的每一部著作總是引起讀者羣眾的深切興趣。

在曼西西多尔的作品中，長篇小說風向所趨佔着重要的地位。這部書曾獲得民族獎金。

\* \* \*

就領土和人口而言，墨西哥是拉丁美洲各國中間一個最大的國家。它擁有豐富的自然財富。它的土地蘊藏着極豐富的礦產，如石油、鉛、銅、鋅和黃金。良好的氣候和肥沃的土地使墨西哥農民能夠種植小麥、玉蜀黍、棉花、咖啡、可可、香蕉和其他熱帶農作物。

然而墨西哥人民並沒有享受到祖國自然界的丰盛禮物和自己的勞動成果。

墨西哥的富饒早就為新舊世界的侵略者所垂涎。在十六世紀初期，墨西哥即為西班牙佔領者所奴役。在三百年左右的期間，它的全部生活處於西班牙君權的壓迫之下。墨西哥人民羣眾經過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民族解放鬥爭，才得擺脫了西班牙的桎梏。但

是他們仍不曾享用自已的勝利果實。墨西哥的地主、教權派以及新興的資產階級和英美的資本家一起佔有了全國的自然財富，使墨西哥人民淪于貧窮、飢餓和死亡。地主和僧侶上層分子的走卒、一八七七年至一九一一年全權掌握墨西哥的獨裁者迪亞斯將軍的政策，尤其助長了這種現象。

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革命熱潮，強大的民族解放運動，這就是二十世紀初期墨西哥的特色。羣眾的革命熱情，在開始于一九一〇年的墨西哥土地革命期間，表現得尤為強烈。在許多年間，尤其是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七年這一段時期里，內戰、游擊隊的活動和以“爭取土地和自由”為口號的農民起義幾乎接踵不斷地在墨西哥發生。

長篇小說風向所趨描繪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七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期間以及革命後最初幾年間的墨西哥人民的生活。作者指出了這個革命的整個歷史意義，因而使風向所趨與其他資產階級作家所寫的關於這個主題的著作（馬利安諾·阿蘇厄拉的那些下層的人，馬丁·魯意斯·古斯曼的鷹與蛇、領袖的影子及其他），迥不相同，因為他們把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七各年間的革命主要地描繪為一種混亂與破壞的活動。

風向所趨不是一部名符其實的歷史小說。作者不僅避免說出當代歷史人物的名字，並有意省略了墨西哥革命歷史的個別插曲。他的用意是想特別突出地指出墨西哥人民在這些年間的鬥爭的基本路線，即工人階級與農民的統一戰綫。只有這條路線，才保證了革命的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保證了部分分配土地的土地法獲得頒布。

作者指出，由於無產階級的力量薄弱和缺乏組織，由於那具有戰鬥性的工人階級的黨——共產黨還沒有出現（墨西哥共產黨于

一九一九年始告成立)，結果就使得英美資本家所支持的資產階級攫取了政權，革命事業便中途而廢。

資本主義世界的自由主義的法律乃是一種虛偽的東西，乃是用以掩蓋一些人奢侈和另一些人貧窮的幌子。作者以自己小說中一個人物的名義說道：“日子過去了，沒有誰想到實現自己的諾言，法律仍是法律，但是經常沒有付諸實行。有時候，這些法律簡直遭到了唾棄。土地法規定了把土地歸還它真正的主人，但是從這條規定中得到了什麼呢？他們不否認這條法律，但也不實現它。法律往往只是對於那些毫無經驗的人們的誘餌，或者只是在環境的壓力下所作的讓步。”

毫無疑義，曼西西多爾的這部長篇小說的真正的主人公就是為自己的解放而鬥爭的墨西哥人民。作者用許多活生生的工人和農民的形象作為人民的代表，其中最出色的一個人物要算游擊隊指揮員農民康德亞多。他是非常忠實於爭取土地的鬥爭的，他認為革命的唯一意義就是爭取土地。曼西西多爾賦予了這個人物以正面的特徵，如英雄氣概、忘我精神、真正同志的感情、對人的厚愛和溫情。可是，作者同時也指出了，康德亞多的階級覺悟怎樣在與工人們攜手進行不屈不撓的長期鬥爭的過程中才獲得發展，他怎樣在與工人們的辯爭中，才愈益明顯地認識了革命的真正任務，並且自己也逐漸變成了一個革命思想的宣傳者。

另外一個正面人物是列昂·卡爾德利，他是政治宣傳者、革命家、為祖國人民美好的未來而鬥爭的自覺的戰士、共產黨領導者的原型。儘管鬥爭的環境非常艱苦，儘管革命運動屢遭挫敗，列昂·卡爾德利，在全部長篇小說中，始終保持着對革命的最後勝利的堅定信心。這使得全書充滿了深刻的樂觀主義精神。當他再度被捕，并被禁閉在革命開始以前他一度居住過的監獄里的時候，他這

样說：“我又回到了自己的道路的起點。”他隨即以諷刺口吻補充說：“世界上还存在一些愚蠢的人，他們認為可以把思想禁閉在監獄的四壁里……似乎，關在籠子裏的鳥的歌声，外邊的人是聽不到的。”

長篇小說的許多次要人物，似乎是用來襯托一個主導人物的歷史發展的背景。這個主導人物是一個年青人，也就是拉丁美洲的新的一代（即在一八九八年西班牙美國戰爭以及繼此而來的外國資本大量滲入拉丁美洲之後才參加社會生活的一代）的代表。這個形象無疑地具有自傳的性質，但同時也是個概括的形象。作者一貫地指出，這個人物怎樣在工人階級最先進的代表的影響下，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性格。最初與工人交談、參加地下活動、以志願者身分加入革命隊伍以及最後正式跟隨革命軍出發——他的發展的主要階段就是如此。

長篇小說最成功的地方，要算直接描寫游擊隊活動的戰鬥插曲的章節以及描繪被推翻了的獨裁者波爾斐利奧·迪亞斯總統動身出國的那個場面。在這個場面裏，作者以全副力量反映了人民仇恨和鄙視他們的壓迫者的態度。

作者把自己的故事一直寫到墨西哥革命第一階段的完成。武裝鬥爭結束了，資產階級政府掌握了政權，但是革命給勞動人民帶來了局部的勝利，即土地的局部分配，並且鼓舞了他們進行今後的鬥爭。“讓那些今天操縱國家大事的人不要忘記，”書中有一个人物說，“鬥爭已經擦亮了人民的眼睛。現在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打從他們那銳敏的眼光裏滑過去了。他們迫使那些忘記這一點的人們猛省過來……現在，墨西哥人已經覺醒了。”

儘管作者以長篇小說的題名風向所趨來強調指出：墨西哥人民的革命精神就是今後墨西哥的歷史發展將遵循的一個方向，革

命的斗争將繼續下去，長篇小說中的主導人物將是革命的直接參加者，然而這部作品的結尾還不能充分地滿足苏联的讀者。作者在敘述書中主要人物之一、農民游擊隊活動領袖康德亞多回到自己田地里的時候，並沒有表明他以后的命運將是怎樣，也沒有說明墨西哥農民在全國人民今后的革命斗争中將起什麼作用。無疑地，這是長篇小說結尾的弱點。這個結尾想必會在長篇小說的第二部里加以說明的，因為作者在俄文本的序言中已經允諾我們了。

就是對於目前來說，曼西西多爾的這部作品還是切合現實的。長篇小說中所提出的問題還是鼓舞着繼續為爭取社會權利和自由、爭取民族獨立而斗争的全体墨西哥人民，墨西哥人民已把這個運動和爭取和平的斗争緊密地聯繫了起來

（苏联）斯·沃洛比耶夫

## 致苏联讀者

这一部叙述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〇年事件的長篇小說，是在十年前出版的。許多批評家把它列为“描寫革命的長篇小說”之一。这种論断只是部分地正确的，因为在这部書里面，我企圖避免其他作家們在描寫这一事件時所採用的方式。他們偏重引人入勝的叙述，我則力求揭露这一次革命的真正原因。

我这部作品，並不像某些人所臆測的那樣，是一本自傳，尽管書中也有不少關於我的生活的断片。風向所趨乃是我的同時代人整个一代的傳記。这一代人的特征則是用書中一个主人公——一个年青人的形象來体现的。（高尔基在现实生活中就曾寻找过並且獲得了这样的人物）这个年青人照例参加革命的队伍，並且滿怀着对自己人民的熱愛和对周圍社会的不平等現象的仇恨。

美國某批評家曾認為，風向所趨抱着一种比其他描寫革命的長篇小說更誇大的目的。捷克的一个批評家却曾指出（風向所趨的捷克文譯本于一九四九年出版），这部長篇小說第一次描寫出墨西哥人民为他們的自由而斗争的真实画面，因而能使讀者的心里產生对革命最后勝利的坚决信念。此外，捷克批評家也指出，風向所趨看样子有些像自然主义，但它並沒有墮入自然主义，而应当保留在现实主义的范畴。

若干外國批評家讚賞这一部長篇小說，認為它是用抒情的風

格寫的。但也有些批評家主張，我应当在自己的書里多寫些美麗的插曲和足以使人驚心悚目的野蛮行動與暴力的場面。（這就是某些墨西哥小說家所採用的方法，他們想借此來“震駭資產階級”，使他們也有機會來領略這種驚心悚目的味道。）照這類批評家看來，這部作品是沒有多大價值的。

現在我把這部作品來就正于批判謹嚴的蘇聯讀者。蘇聯讀者，在他們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經歷過無數艱鉅的考驗，我恐怕，風向所趨中所描寫的那些畫面，對於蘇聯讀者來說，會顯得索然無味。然而，我的見解也許是錯誤的。我國的地理形勢是蘇聯讀者所知道的，因此，他們也知道，我國人民所獲得的每一勝利是巨大的犧牲和很多鮮血所換來的。他們知道，墨西哥革命雖則打破了西班牙殖民統治者的封建形式，但墨西哥人民對這個革命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在當時不滿兩千萬人的墨西哥人民中間，就有整整一百萬人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現在，墨西哥人民正在繼續為爭取過去革命所提出的目標而進行鬥爭。墨西哥的反帝國主義和土地革命，那就是爭取工業國有化、爭取把土地轉交給農民的鬥爭，就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鬥爭。鬥爭正在逐日不斷地進展着，因此，風向所趨的內容有可能在另一部新的長篇小說中延續下去，這部新作品將寫出革命本身的發展，以及風向所趨中那些人物的今後命運。我常常抱着這個理想，並希望有朝一日會實現這個理想。

現在，我要向蘇聯讀者提一提我的另外兩部長篇小說：海的邊界（曾獲民族獎金）和羣山中的黎明。後一部小說還沒有寫完。這兩部作品都是寫有關我國人民的切身重要的問題的。前者是描寫反對血腥的獨裁者維克托利安諾·威爾塔（他是殺害墨西哥爭取民主的戰士弗蘭西斯可·伊·馬德洛的兇手）的鬥爭和美國軍隊

侵入我們的親愛城市委拉克路斯的情形。另一部則是描寫爭取石油國有化和反对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斗爭。

我暫時利用訪問苏联（苏联的人民是我素來所熱愛的）的機會，寫下了这几行，希望把它們作為風向所趨俄文版的類似序言的文章。

何塞·曼西西多尔



## 第一 部

---

有一天黃昏，父親向我提議去散散步。我們的腳步在靜悄悄的空間里發出响亮的聲音。我似乎覺得有許多人和我們齊步前進。

郁悶的黃昏，天熱極了。大街上的行人和坐在花園里像長鏈條般擺着的凳子上的情侶，拚命揮動着他們的手帕和扇子。男子們吸着烟叶芬芳的雪茄，吐出一縷縷青烟，一邊赶走討厭的蚊子。

我和父親時常碰到熟人，和他們彼此寒暄。但我們隨即轉入一條又窄小又黑暗的胡同里，通過這條胡同，我們走上一條古老的林蔭路。在林蔭路上，在一些棕櫚樹的樹蔭下，空氣沒有那麼炎熱，呼吸也比較輕鬆些。

椰子樹發出簌簌的响声。杏樹的簇叶几乎是紋絲不動。微風時時輕拂着我們的熱烘烘的臉，在嘴唇上留下一股咸味，這種咸味很久以後還在嘴邊感覺得到。

我脫下帽子，愉快地吸入芬芳的空氣。父親望着我，讚許地點點頭，張開嘴微笑起來，這微笑彷彿消融在新月的淺藍色的光輝中了。他沒有站住，也沒有放慢腳步，只是用教訓的口吻對我說道：

“這種散步是有益的。常常用勁挺起胸部呼吸，盡量擴張肺部，然後慢慢呼出空氣。但是，每天早晨作這種散步，當然要更好些。”

他沉默了片刻，吸了一口晚間的清涼空氣，然後重複說：

“當然，每天早晨，當你剛睡醒的時候。這種散步會增進你的健康的。”

我分明懂得，所有這些話只不過是個借口，可以借此談到我的亂七八糟的生活方式。父親知道，我是個難以回頭的浪子，我經常呆在這個港口的一些鬼鬼祟祟的地方，廝混在爛醉的水手們、音樂、醇酒和婦人中間，虛度着自己的青春。

我老早就過着這樣的生活。我可曾有過孩提時代嗎？在我的意識中，童年和少年時期是融成一片的。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同一些關於喧鬧的街區的回憶有着密切的聯繫，在這些街區里，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我便不得不掙些錢來养活自己。我曾經做過街頭的賣報者和跑腿送信的孩子。我時常引導旅客們遊逛城中的娛樂場所。在這些街區里，我找到了我的最好的主顧們：年青的閑游漢、舉止輕佻的女人、水手和漁夫，他們都是向來不愛惜自己的金錢的。就在這種地方，我第一次參加了生活……

稍後，當我長大成人的時候，我更換過許多工作：我在大小商店里當過店員，在機關里做過收拾屋子的人，甚至做過戲院的驗票員（那時候，電影還沒有繼話劇而起），後來，我也做過電影院的驗票員。但是我總是懷着一種嚮往自由生活的心情，一種渴望結識那些樣子略微粗魯的普通人的心情，我對他們懷着深切的同情，經常和他們接近。

這一切父親知道得很清楚。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才以他所不常有的堅決態度說出最後這幾句話。毫無疑義，他希望我懂得他話中的弦外之音。

但是我沒有回答。我默默無言地走着，完全像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尽情地吸取浸透了花香的夜晚的空氣。

在我們散步的那條林蔭道上漸漸擠滿了人。在長凳附近開始發出熱鬧的談話聲，有時雜以笑聲。海上傳來了低沉的浪濤聲，花園里吹來了茉莉花、仙人掌和盛開着花的檸檬樹的香味。

我仍然保持緘默，父親也不急于恢復談話。夜的寧靜使我們悠然神往，把我們的思想帶往一條遙遠的、完全是另一個樣子的道路上去了。

就在這時候，父親打破了沉寂。他心平氣和地談着，只是偶爾提高聲調，為的是使自己的話具有更大的說服力。他的言辭中流露着豐富的熱情，正如這一個夜晚似的，充滿着溫暖和慈愛。

父親永遠是我的知己朋友。當他規勸我的時候，總是以極其委婉的態度給我提出意見。他沒有濫用父親的權威，同時尊重我的人格。因此，我總是細心地考慮他的話，听从他的教訓。

“想一想我對你所講的話吧”，他最後說，“你的生活方式是有害的。是對自己有害的。在你看來，生活是什麼呢？相信我，生活根本不是我一直想像的那種東西。生活比無意識的、枯燥乏味的生存有着某種更大的意義。”

他站在一棵小杏樹的樹蔭下，用輕微而審慎的手勢來表達語意，繼續說道：

“沒有什麼事情比無聊地度過的生活更為可怕的了。你大概還沒有好好考慮過這一點。但是我勸你一定要加以考慮。檢查一下你自己的最美好、最純潔的心靈，仔細想一想，你打算怎樣創造自己的生活。”

他開始緘默。我知道，他給我一點時間來思索。但是我找不到適當的話來表達自己亂七八糟的思想。

父親顯然了解這種情形。他默默地握住了我的手。他的結實的手的緊握想促使我把話坦白說出來。

我竭力想回答他，可是他却親切地打斷了我的話：

“不用回答，現在不必對我說什麼。我們還是繼續散步吧。好好的想一想我對你說的話，當你將思想整理得有個頭緒的時候，再回答我吧。”

我沒有提出異議。我們用同樣整齊的、從容不迫的步子繼續走着，我們很滿意，因為我們在一起……

快樂的感情湧上了我的心頭。夜的靜寂和我那漸趨安定的心情互相融洽。我注視着父親：和這樣一個嚴肅、朴素、堅毅的人并肩而行，我似乎覺得自己渺小而可憐。

當黑夜降臨大地的時候，月色更顯得明亮。炎暑漸漸減退，微風仍然給我們帶來海的咸味，帶來茉莉花和盛開着花的檸檬樹的清香。

我們回到家里，母親還沒有睡，在等着我們。

\*                     \*                     \*

清晨的陽光射進了我的房間，我醒來之後，深深感覺到，自己終於恍然大悟了，我似乎覺得，這天早上的隨便什麼東西：太陽、花朵、動物、一切生物和無生物，都顯得非常美麗。我想出了親切的語言和一切人談話，並且以和藹可親的微笑向一切人致敬。籠罩在這種突如其來的快樂氣氛之下，我開始唱起歌來。

我想看看父親，但是在睡夢中，我聽見：天還沒有亮，他就出去了。我告別了母親，跑到碼頭上去。明鏡似的海面在旭日的光輝下閃閃發光；無數灰色和黑色的大船高聳在海灣的平靜的水面上。黑煙一縷縷地升入天際。還有一些同樣灰色和黑色的船已經停泊在碼頭旁邊，敞開着像巨獸的口似的船艙。

父親早在碼頭上了。他整天奔走，用自己的有氣力的手提起打從那些卸貨的船艙里拋出來的大包裹。我遠遠地就招呼父親。

他的气力、他的非常勻調的動作使我引为自豪。我很想模仿他，很想做一个像他这样的真正的人……

不錯，我的父親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力、穩健、私人生活方面簡單朴素、相信自己。的确，我們近來不常常見面，但在我的回憶里，童年的生活依然是歷歷如新。

我記得，父親坐在他的工作台旁边，忙着用芬芳的烟叶制造雪茄。我的衣服折紋里熏染着雪茄香味，使我昏昏欲睡。父親總是嚴肅、沉着，但同時保持着愉快的心情。他的樂觀精神並不露在外表上，很多人都羨慕他的朝氣。

有一天，當我的面，工長手里拿着一張什麼紙條，走到父親的桌子面前，簡單地說：

“托馬斯，在這裡簽上名吧！”

父親念完紙條，凝視着工長的臉說：

“不，我不會在這上面簽名。如果問題是關於集資興建學校的話……但這是建造教堂……我不同意簽名。我們需要的是學校，至於教堂我們已是够多的了。”

工長執拗地說：

“簽名吧，我對你說，不要裝傻。老板說過，不肯簽名的人，就得解僱。你會失業，你的妻子兒女會沒有麵包。到時候你將怎麼辦呢？你的孩子們將吃什麼呢？”

父親站了起來。他以從容不迫、充滿信心的聲調回答道：

“失業嗎？好吧，老板要怎樣干就怎樣干吧。你耽心我的孩子們會吃什麼嗎？他們可能會挨餓，但是他們會知道，他們的父親是個正直的人。”

他親切地撫摸我的頭，隨即和我走到街上去了。

過了幾天，父親的工人同志到我們家里來通知他，他們已經推

舉他做朗誦人<sup>①</sup>。此后，父親做了一個時期工廠里的朗誦人。當工人們卷雪茄的時候，他就高聲朗誦。起初不過是些報紙上的社論，後來又朗誦一些工人們喜愛的書籍。他以响亮的、富于表情的聲調朗讀，我則津津有味地在一旁听着。但是父親不僅為工人們朗誦，有時還給他們解釋讀物的內容。

沒有好久，工廠里發生罷工；我的父親連這個位置也失掉了。他攜帶我到处奔走，我時常聽到他談到工人們的權利、老板的義務以及其他許許多多我當時還不能了解和記住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他回家后，告訴母親說：

“我們的罷工勝利了。”

可是，他沒有回到工廠里去。

從那時起，父親就當了碼頭上的一個裝卸工人。雖然按照他的文化水平來說，他是滿可指望做些比較輕鬆的活兒的。他經常替靠岸的船只裝卸貨物。現在，瞧吧，他正站在許多人中間，這些人都像他一樣，為自己的生活而鬥爭，他們雖受盡生活的折磨，却並不灰心絕望……

父親遠遠望見了我，招手叫我到他跟前。像我在兒時一樣，他撫摸着我的頭，隨後就打發我回家。當我離開他的時候，我感覺到，我是多么堅決地想成為一個像父親那樣的人——一個真正的人。在我小的時候，我心里就有了這種意願。現在，它更加有力地抓住了我的心，但是實現這一意願却不是那麼簡單的……我常常聽見父親說：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做一個名符其實的人。”

一直到現在，我才明白，他當時想用這句話來說明什麼。

---

<sup>①</sup> 朗誦人係由工會或工廠支付薪金的一種職務。——俄譯本注。

## 二

我提早到了碼頭上。那艘準備送我到新地點去的船尚未啓碇，當我等待開船的時候，我在照滿陽光的碼頭上走來走去。一只吃水不深的黑底白紋的小船在藍色的海面上搖晃着。

小輪船的甲板上漸漸聚集了很多人，他們從今天起將成為我的同學。其中有些人安坐在錨鏈或粗纜上，還有一大部分人則寧願站着，沒有顯出不耐煩、不滿意的情緒。

我也坐在甲板上，我克服了自己的羞怯毛病，和這一大羣人混在一起。有幾個人開始同我攀談，另外一些人顯然怀着好奇心望着我們。

和我年齡不相上下的孩子們陸續上了船，他們像我一樣，打算學習做一個造船工人。這裡也有比我們年紀較大的青年，他們剛剛畢業，準備到同一地方——修理兵艦的船廠里去做工。他們喧鬧地、快樂地想起很久以前第一次踏上這只小輪船的甲板的那個日子。後來這只船運送了他們很多次——在一定的日子和時間里——從城里往堡壘去，從堡壘到城里來，他們也就數不清自己的旅程了。

汽船離開了碼頭。城市和城市里那些蓋着紅瓦的白色屋子都留在後面——我把我所珍愛的一切也都留在那裡了。

\*                     \*                     \*

學校里上第一堂課的情形使我永誌不忘。數學教師走進了教室，晃動着他那支在又短又粗的兩只腳上的肥胖身體。他以憤怒的眼光望着我們的一個同學，隨即向他提出一些奧妙難解的問題。對代數公式沒有透澈理解的人是回答不出這些問題的。

这个学生十分狼狽。他以茫然失措的眼光环視着我們，央求我們帮助他。但是居心毒辣、脹紅着臉的教師，張開他的厚嘴唇獠笑起來，他裝做沒有看見受折磨者的痛苦表情。最后，他吃力地从椅子上站起來，嚥起他的下嘴唇（因此，他变得像一只咆哮的野獸），怒冲冲地責罵我們不懂禮貌。

我們十分慌張地听完教師的申斥。他的粗暴行为确是使我們难以容忍，但是，我們知道，在这不把我們当作人，而只当做某一个号碼看待的地方，我們是不得不忍受一切的。他像開始上課時那样急躁地講完了課，并以同样搖搖擺擺的步調走出教室。他那支在兩只怪难看的又粗又肥的脚上的整个体态是如此滑稽可笑，以致，在他走出去之后，我們不由自主地大笑起來。但是我們还没有笑得痛快，一个高年級学生就厲声叫我們遵守秩序。因为我們还是新生，他那藍色短外衣上面的金袖章不由得使我們望而生畏。

我被編入了左舷隊，此后，我便是第六十号隊員了。午飯時，菜湯的味道太坏，使我們这些新生們作嘔，可是那些高年級学生，大概因为吃慣了这种粗劣的伙食，仍然吃得那么津津有味，似乎擺在他們面前的都是珍饈美味。

跟我隔着两个座位，坐着一个皮膚黝黑、有着鬚髮和寬肩膀的孩子。他把他面前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他使勁地動着顎骨，喉間呼嚕作响。他的眼睛死盯住盤子，只是偶尔抬起頭來，以貪婪的眼光打量着，是不是新同学中間还有人留下了不曾吃完的面包。

值日中士顯然知道他的这种老毛病，責备地搖搖頭，同時向他說道：

“‘小宴会！’你究竟什麼時候才吃得飽！”

这个渾名，照我看起來，是滑稽可笑的。后來我才明白，因为他老是喜欢講一些關於宴客的談諧故事，同學們才給他取了這個



綽号。

我考慮渾名究竟是怎么產生的。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時候，我的母親就夢想着我的光輝燦爛的未來。她時而想我成为一个詩人，時而又想我成为一个提琴家或歌手。在我們居住的簡陋的街區中，一位患支氣管炎的老音樂教員每天拿着烈摩安和潘雪倫的歌譜來折磨我，尽管我的低弱的声音總是把任何調子唱成半低音。

每逢聖誕節前夜，我的父母在家里演戲，我總是担任劇中的一個主角。虽然刘齐斐尔<sup>①</sup>的角色我担任过不止一次，並且这个角色極合我的胃口，可是每次扮演時，我却總是感覺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因为当劇中說到神的名字時，我（飾刘齐斐尔）和我的一个伙伴（飾格烈赫）必須被推到地獄里去。这种情形，順便說說，使我不僅痛恨上帝，並且痛恨扮演上帝那个角色的孩子。我們街區中所有的小孩子老是嘲弄我。我一出現在大街上，他們就喊起來，“魔鬼來了！魔鬼！”在很多年的時間內，在我們遷移到另一个街區——一个隨着城市的迅速發展而在郊外出現的、比較不十分簡陋的街區以前，我就一直被称作“魔鬼”。

午飯后，接着是休息時間。我和几个新同学開始結为朋友，當時我却不會預料到，这种友誼居然終生把我們联系了起來。其中有个同学的眼睛稍微有點斜視，很像东方國家的居民，于是，我們便決定給他取一个綽号“中國人”。當我們和他談話或是談到他的時候，我們索性叫他做“中國人”，再也不叫他做厄米利奧了。我甚至想：他本人也漸漸忘記自己的真名字了。

另外是一个來自首都的青年，他的个子很高，可是当你和他那孩子般的天真的眼光接觸時，你的确不会一下子就察覺出他那身

---

① 刘齐斐尔——基督教神話中一个墮入地獄的魔鬼。

材的魁梧的。这个青年名叫叶弗速。我和这两个同学马上就情投意合，从此以后，我們共同参加了种种冒险事业，並且建立了未來的計劃。

晚上，我們被帶到工厂里去。他們指定我在旋工部工作。管轄我的工長無疑地是一个混合种。他的父親大概是个法國人，因为他的姓是麥尔息耶，但是粗硬的、剪得像小刺蝟的毛那样的头髮以及一双烏溜溜的眼睛，都足以証明在他的身体里含有印第安人的血液。麥尔息耶工長帶着和藹可親的微笑欢迎我，他告訴我許許多多我必須学会运用的工具的名称，接着和我表演一幕慣常的滑稽把戲，吩咐我把一塊沉重的鉄搬來搬去，搬了很長的時間。

“任何新生，在他的第一个工作日，必須在这里搬运这块鉄，”他安慰我說。

尖銳刺耳的汽笛声宣告工作日的結束。很多高年級学生急不可耐地站在工厂門口，等待我們这些新同学<sup>①</sup>。我剛剛跨过門坎，就有一个人抓住我，把我連人帶衣拋入海里。我的濕透了的鞋子馬上像灌了鉛水一样，水灌进了我的嘴和鼻孔，我几乎瀕于絕望，这时，我似乎覺得，誰的脚死命地在踩着我的肩头，使我不得不潛入很深的水中。那些坐船到城里去的工人看見我們的斗争情形，都哄然大笑起來。

打水里出來后，我很久目送着那只运送工人們回家去的船离岸。它在自己后面留下了一条長長的白痕。后来我远远望見，这些人像一羣綿羊似的沿着城里的曲折街道散去，一会儿就看不見了。

太陽落到那些圓錐形沙丘的后面去了（这些沙丘比起城里那

---

① 高年級学生作弄新学生的一种惡習。

許多紅白輝映的建築物來，確有居高臨下之勢)。黯然失色的最后的几抹紅霞不久也在地平綫上消失了。正当天色變得完全昏暗的時候，一種說不出的苦惱盤据了我的心头，一種深刻的愁恨緊扼住我的喉頭。孤寂的意識和思舊的心情使我惘然若失。

朦朧的夜色抹去了一切輪廓。遙遠城市的灯火忽而從這裡出現，忽而在那裡出現，它們都映在波平如鏡的海面上。碼頭附近顯現出無數靜悄悄地搖晃着的船隻的側影。在愈來愈濃的暮色中，遠遠的海岸不大看得清楚，只有電車像剛學會爬行的發光的大甲虫似的，慢騰騰地沿着海岸移動。

懷戀親愛的城市的愁苦佔据了我的心境：城市是那麼鄰近，同時又是那麼遙遠。過去，我時常像一隻喪家之犬似的在城市中徘徊，現在我徒然懷念着那種夜晚的流浪生涯。我記得，當我在黃昏時分躑躅街頭時，我總是滿足着內心的一種模糊不清的意願：總是想不住地流浪、流浪，千頭萬緒的思想在我的腦海里像是疾風似的盤旋着。

有時候，我甚至想從家裡跑到某些遙遠、遙遠的地方去，漫無目的地、毫不停歇地漫遊世界，把我的畢生消磨於旅途中，直到我的兩鬢發白、厭倦流浪生活的時候，再回到故鄉來。有時候，在靜悄悄的夏夜里，我曾逗留在海邊，一面欣賞着那彷彿沐浴在月亮的銀輝中的波浪，一面讚美地朗誦着：

海浪响起了低沉的、拍岸的聲音，

宛如我的愛人在這裡說話；

熱烈的愛情擾亂了我的心靈，

我想起了甜吻……

當然，這些詩句對我並無多大關係，我壓根兒就沒有過什麼“愛人”，同時也不嗜愛複雜的感情。雖則從表面上看起來，我似乎

有點兒浪漫氣質，可是在自己對待女性的關係上，卻不會流露過溫情。海便是我的真正的戀人，在這幾行詩句中，我無非想說明我从海的啓示中所得到的歡樂的感覺罷了。在風平浪靜的時候，海的莊嚴、明淨的景象，它的不動聲色的寧靜氣概——像人們向之叩拜的偶像所有的冷漠神情，都足以引起我的敬愛。歷史教師講到古代埃及時，曾經告訴我們一個獅身人面的怪物的故事，照我看來，海就是這類怪物之一，這個比喻時常在我的腦海里湧現。

可是當海上狂風怒號和波浪洶湧的時候，我對於海也是讚美不絕。海在其盛怒時，同樣是非常可愛的，因此我似乎覺得，一個詩人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歌頌海。在這些日子裡，我總是很久地、默然地欣賞着海，總是依依不捨地、目不轉睛地望着它。

我似乎聽到了種種秘密的聲音从海的深處傳來。富有魅力的音樂在我的耳際迴響着，彷彿有許多看不見的、音調宏亮的合唱隊在那裡歌唱，這歌声伴隨着古老的亞茲特克大鼓和貝殼制成的號角的喧嚷聲。風頑強地高歌着，波濤濺起的浪花向我無情地撲來，風聲和濤聲合奏在一起。

但是我沒有理睬着旁的什麼，我只是傾听着海的聲音，它彷彿像一座大風琴的許多和音或是像一個虛幻的弦樂隊的音調，巧妙地 and 風的歌唱融成了一片。

在這種歡樂的情況下，我呆了好幾個鐘頭，沉沒在一種模糊不清的思想裡。我回家時，大家都已經睡了。只有母親兀自睜目不眠，等待我回來。在她沒有為自己的每一個孩子祝福以前，她是不肯上床去睡的。照她看起來，這是一種宗教的儀式。即使孩子們中間有一個到黎明時才回家，她仍是沒有入睡，兴致勃勃地、親切地迎接着歸來的人，並用手畫個十字，像祈禱似的說，“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

現在，我望着遙遠的城市的燈火，過去不久的景象零亂地麇集在我的頭腦里……但是突然間，那個中士的又嚴厲又有威力的聲音使我的這些念頭烟消云散了。

可以這樣想：僅僅由於這個年青小伙子的袖子上佩着袖章，才使他有了一種特殊的本領，可以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向我們發號施令：“開步走！”“整隊！”“向右轉！”“立正！”等等。我們也就立即振奮起來，排成一列，馴服得像一羣綿羊，隨他的心意忽左忽右地扭轉着身軀。我們操練步伐時是極其靈活和步調一致的，因此看起來宛如一個人在邁步前進。只要誰破壞了這種步調，中士的魁梧的身軀馬上就在他面前出現，他的憤怒的叫喊“拉米烈士！齊步走！”也立刻可以聽到。

對於任何破壞紀律的人，中士總是猜測得絲毫不錯。即使那個人站在前排，而他自己居于末尾，他仍可立時發覺；正如一個優良的音樂指揮，他能夠察覺節奏上任何最細微的破壞。

中士對我們講話時，老是帶着傲慢的、威風凜凜的神氣，這使我非常討厭他。但他也有一種吸引着我並使我絕對服從他的地方。他有一雙聰明活潑的眼睛，我相信，他那寬闊的、被黑色鬚髮所覆蓋的額頭里一定蘊藏着許多有趣的思想。他說話時常常附帶做些富於表情的手勢，他那張慣於叫喊的嘴有時會露出親切友愛的微笑。

在隊伍里，我和叶弗連並排站着，我們的身長大致相等，正像值日官某一次所說的那樣，我倆湊巧是一對好伙伴。

“中國人”個子不高，因此被編在最後一排，離我們很遠，叶弗連素來喜歡開玩笑，他常常借此取笑他。

叶弗連有一種逗得我發笑的絕妙本領，他談到任何事情，都能夠說出各種富有幽默意味的諺語和俏皮話。有個工長瘦得非凡，

肩胛骨高高聳起，眼睛紅得像患了熱病似的，叶弗連就叫他做“連德捷伯伯的公山羊”。在一个著名的民間童話中，曾叙述过这样的事情：有些人想使一只公山羊养成吃得少的習慣，結果是，这只公山羊索性閉嘴不吃了，牠身上剩下來的只有羊毛和一条尾巴。

好几次發生了这样的事情：因为叶弗連嘲笑得有點过火，某些同学順手拿东西投擲他。叶弗連一边躲閃，一边快樂地喊道：“如果你不肯低头的話，你会像鸚鵡一样關到‘格林哥’<sup>①</sup>的籠子里去。”他在生活的任何場合里總是喜欢開这样的玩笑；他利用这种方法解除了自己的敌对者的武裝，並且結識了很多新朋友。在叶弗連的富于表情的臉上，時常浮現着調皮的笑容，好像他是在嘲笑现实生活一样。他的匀称的身材，他的走得很快而有着彈性的步伐（我和他并排走時聽得很清楚），都足以說明，他的体力是很強健的。

\* \* \*

晚餐很不錯：酸白菜湯，小塊肉片燒土豆和豆子——吃這道菜時，必須先用湯匙攪拌一會兒，然後才能放進嘴里去。第三道是咖啡煉乳。

在上自修課之前，我走到离堡壘垣牆不遠的一塊荒涼地方去散散步。叶弗連和“中國人”跟着我一進去。我們三個人坐在一隻舊的、半已坍塌的小汽艇的船底上，開始暢談心曲。“中國人”怀着驕傲的理想。他想做个水手。他希望在訓練班畢業后，能够在輪船上工作，做船上的機器匠，他并且希望遵照法規在海軍服役期滿后轉到商船上去。這就會使他得到在任何外國船上服務的機會。他將在所有的海洋上航行、訪問許多奇異的國家——他平常從書本

---

① 墨西哥人稱呼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為“格林哥”。——俄譯本注。

里所讀到的那些引人入勝的神秘的地方。

“中國人”談得很高興。從童年開始，他一直愛讀些關於旅行的書籍，很多作者的名字他都熟悉。但是最使他心向神往的要算神秘的、富有魅力的東方了！

“你讀過皮耶爾·洛蒂①的作品沒有？”他以揚揚得意的語調問我。

我因為自己學識淺陋而感覺慚愧。我所喜愛的書籍完全是另外一類。比方說，我很喜歡左拉的萌芽、雨果的海上勞工、伏爾奈的帝國的廢墟或關於帝國革命的回顧；馬拉托②、洛連左③和克魯泡特金的著作都曾給我以強烈的印象。

現在輪到“中國人”害臊了——關於這些書籍他一點也不知道。他注視着布滿了明星的夜晚的天空，似乎想打那里找出我的問題的答案來。經過我的簡短的解釋之後，他重又滔滔不絕地說下去，他對於東方簡直讚不絕口。他高興地給我們講些以異國的藝妓和美女為描寫對象的書籍的內容，如勇敢和浪漫的日本和菊子夫人之類。大概在這些藝妓和美女的懷抱里，他渴望着領略愛情的歡樂。從來不放棄任何開玩笑的機會的叶弗連打斷了“中國人”的話。

“听着，”他握住“中國人”的手說，“不久以前，城里到了幾個漂亮的日本女人。那末，你大概是很想知道她們的了……”他朝着

---

① 皮耶爾·洛蒂（一八五〇——一九二三年），宣揚殖民主義的法國小說家。——俄譯本注。

② 馬拉托（一八五七年——？），法國作家、社會學者、無政府主義者。——俄譯本注。

③ 洛連左（一八四一——一九一五年），西班牙作家、無政府主義理論家。——俄譯本注。

灯火輝煌的城市那方面點點頭，眼中閃出調皮的光芒，他那又白又細，像个純血種印第安人的牙齒，也在籠罩我們的暮色中晶晶發亮。我忍不住大笑起來，回声在这座舊堡壘的牆壁中鳴响着，很久還沒有停歇。“中國人”生了氣，因為他知道，這些來自異國的娼妓很受城里男人們的歡迎，可是怎能拿他那些富有詩意的藝妓和美女來与這幫庸俗的娼妓相比呢。

至于我所談到的那些人物，他們都是非常合乎人情的，都有着非常高尚的品格，就連喜歡嘲笑一切的叶弗連也對他們怀着敬愛的感情。當我講述萌芽那部書的簡短內容時，他十分認真地傾听，顯然很激動。他認為，我所說的很多故事都具有預言性的意義。他對悲慘世界里的主人公讓·瓦爾讓深表同情。他尤其喜歡海上勞工。克魯泡特金的一句話也特別中他的意，他要求我給他念了好幾遍：“比方說，把監獄中一個因為‘投机倒把’而被逮捕的‘犯人’叫來，你試試勸告他說，他干的這種勾當是不對的。他大概會回答你說：‘仁慈的先生，小偷確實是坐到監獄里來了，可是大偷呢，你們知道，仍然享受着自由，仍然獲得這些把我判罪的法官們的五體投地的尊敬。’”

叶弗連最喜歡這句話。他認為作者義正詞嚴地痛斥着我們社會制度中的弊病。他說：他自己也時常碰見過這樣的人，他們早應該嘗嘗鐵窗風味，可是他們不但逍遙法外，自由自在地在街上散步，並且大家還恭而敬之地向他們鞠躬問好。至于那些正直的、不肯做一點惡事的人則往往被周圍的人所輕視。

為着証實他的話，他給我們舉了幾個例子：住在他屋子對面的一個小店主，因為干些鬼鬼祟祟的欺騙顧客的勾當，居然變成個闊人；他自己的伯父也因為利用別人的資本發了財，而受到親戚們的恭維。“他是多么聰明啊！……”親戚們總是異口同聲地這樣說。



叶弗連憤慨地說：“看起來，人的聰明似乎是憑他口袋里的金錢的多少來衡量的！”但是剛好說到這里，中士打斷了我們的談話，他以尖銳的聲調命令我們去排隊。

因為“中國人”和叶弗連被編入右舷隊，我只好獨自學習。起初，我感到十分困難，但是慢慢地我也能應付那些理論和定理，甚至還掌握了戰鬥教範中的很多條例。

散隊後，我們上床去睡覺。當我們躺在床上的時候，我們繼續談話，但是聲音尽可能放得低些，以免引起值日官的注意。

我已經昏昏欲睡，可是，突然間，打從遠遠什么地方傳來了一陣歌聲，它使從模糊的夢境里驚醒過來。歌聲是那麼愁苦而淒郁，似乎是打從土地的內部發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歌唱者的聲音里含有一種魅力。當歌聲乍起時，我們寢室里的談話聲馬上靜息。一時萬籟俱寂，每個人都正在細聽着這支充滿着無限哀愁的歌曲中的詞句。

這個歌手想用他的歌曲來傳達什麼呢？有什麼悲哀在折磨他呢？唯有他自己才能夠回答我們。我知道，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有一個不知名的囚犯被關在地下監獄里，他往往以歌聲發洩自己的憂愁。他的歌聲使我深深感動：它打入我的內心深處，使我充滿着一種說不出的悲哀。

“這個唱歌的人是誰呢？”我低聲問一個睡在旁邊鋪位上的同學。

似乎怕打擾我們大家的心情似的，這位同學照樣用耳語回答我：

“是個穿條紋布衣服的人<sup>①</sup>，他被判了無期徒刑，關在監獄里，我不知道他犯了什麼罪。有些人說，他好像殺死了一個女人，可是另外一些人，”說到這里，我的對談者的聲音只隱約可聞了，“肯定

說，他是獨裁者的敵人……”

这个消息使我受到很大的感動。也許这个囚犯只是个普通犯人，但說不定他就屬於我平常在自己心爱的書籍里所碰到的那些英雄人物。如果真是这样，那豈不意味着，不僅書本里有這類人物；并且生活里也有這類人物嗎？那么，要會見他們的話，我就用不着到遙遠的國度里去旅行，用不着周遊世界，像“中國人”所幻想的那樣。活生生的證據不就在我身邊嗎！監獄、監獄里受盡磨折和死亡的人們——全都在这里，离我不过咫尺之遠。讓“中國人”到那些奇異的國家里去尋找自己的藝妓和美女吧，至于我呢，我已在这座監獄的陰暗地窖里找到了我的英雄人物，他的悲哀的聲音，正像咒詛的種子，已經突出到地面上來了。

哨兵們的吆喝和滾滾的濤聲，壓不倒这个囚犯的歌声。我默然無語地听着。打从那个堡壘的地窖里，又傳來了一支同樣聲調淒惻的新歌：

我在鐵窗后面受盡了磨折，  
在一座監獄的鐵窗后面……

### 三

清早，軍號的聲音驚醒了我。在集合號的聲音還沒有停息之前，我們必須穿好衣服，站到自己的隊伍里去。睡眼惺忪的值班官檢查我們的服裝，細瞧我們的臉。有時候，他站在我們中間的某一個人旁邊，用尖銳刺耳的聲調喊道：

---

① 墨西哥囚犯所穿的衣服均以條紋布做成。穿條紋布的人，即指囚犯。——俄譯本注。

“兩個星期日！”

這就是說，要在這裡禁閉兩個星期日，不許到城里去，除開那些必須到這裡來做工的人以外，見不到任何人。

剛剛點完名，學生們都四散跑開。叶弗連、“中國人”和我也離開了旁的同學們，鑽入這座堡壘的面臨着海的炮門里，從那裡觀看日出。

好美妙的景象啊！起初，遠遠的海水被塗上一片鮮紅的顏色。一條鮮紅的細帶子把整個青蒼的天宇和藍中帶綠的海從中隔斷，它好像一個巨大的算術符號——減法符號——把有窮和無窮的東西分隔開來。這條紅色細帶子漸漸擴大，變成一個從海水里湧出來的並且不斷上升的弧形。然後，在這弧形地帶出現了一把晶光閃閃的扇子。它逐漸張開，把扇面倒映在海水里，最後，它變為一個光輝四射的大圓球。

太陽就打那兒升起——一望無際的平靜的海水像一面鏡子似的閃爍着。空氣失掉了自己的透明性，天空里現出了輝煌奪目的光彩。

離我們不遠，在一座以“老騎士”的名稱為人所知的鐘樓里，一個從前當過水手長的年老的了望兵正在凝望着地平綫。他向我們提議，要我們和他一道了望那些駛近來的船隻。

我們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議，湊近望遠鏡輪流窺望。在離我們很遠的地方，有一個黑點從北方向停泊處移動。黑點上面升起一縷細小的、向着相反方向飄去的烟雲。經過不久的時間，年老的了望兵推開我們，他自己湊近望遠鏡，時而跟我們談話，時而自言自語，最後，他告訴我們，他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了。

“高高的船舷……這是世界航綫公司的船……從唐比科開來的……”

确定了船的標誌后，他沉默了一会兒，細心注視着那只駛近來的船。“这不就是摩洛·克斯尔嗎？”他这样問他自己，隨後，突然間大声喊道：

“喂，伯尼托！……船已在水平綫上了！一只外國船……”

伯尼托拿起几根粗索子，索子上牢系着一些鉛制的球和彩色小旗。立時响起了不均匀的，向四週远远散開的鐘声。

过了一会兒，那只船已可用肉眼辨識。年老的了望兵的猜測完全証實了。

我們都覺得非常驚奇，而我們的驚訝心情正搔着这个老年人的痒处。他開始告訴我們一些客船和貨船的噸數及其吃水量。他熟悉每只船的特點：如西班牙船和法國船的整齊輪廓，美國船的笨重船身。

然后，他開始議論駕駛這些船的人。他認為德國人是最優良的水手，但是他立時補充說：英國人有着無可倫比的紀律。他從來沒有忘記向我們提起：納爾遜<sup>①</sup>是英國人。

他驕傲地對我們說明這些情形，在他的驕傲神情中還帶着天真的意味。當他談論全世界的船和水手們的時候，他好像在談論那些和他自己接近的親愛的事物一樣。船是他的最好的朋友，對他說來，使他最感覺快樂的莫過於首先報告某只船在水平綫上出現的事情了。

“甚至於我自己的妻子，”他在地板上吐了一口由於抽煙而變成黑色的痰，然後說，“我也會懷着這樣焦急的心情等待她的。在這些從遠方駛來的船隻里總有許多怪有趣的東西。”

---

① 納爾遜(一七五八——一八〇五)——英國的海軍將領，曾屢次戰敗拿破崙的艦隊。

說到这里，他一边揮動他的手，一边淒然說：

“唉，同他們談談吧，問一問他們耳所聞目所見的种种事情吧。打听一下他們親眼看到的那些悲劇、那些想在舟子們中間尋求安慰的人的悲哀，听听人們的實現了的希望和滿足了的心願……”

他又激昂又嚴肅地說出了这几句話。我們都覺得，他那布滿了深深的皺紋、長着灰色硬鬚子的臉霎時間顯得完全年青了。

“船是我唯一熱愛的東西。當它們到達这里時，我老是覺得，我終於得到了期待已久的消息。可是船却是这么地無恆啊！”

他扭動肩頭，悲痛地叫喊起來：

“船，像女人一樣，是沒有恆性的；你等待它一天，等待它兩天，但是它忽然改變了自己平常的航程，駛向別的海洋，把它的快樂帶到旁的地方去了……”

他的話語變得愈來愈不相連貫了。我們立刻看出：他這種經常把船和女人打比的習慣已成了一種固定的觀念。只要一提到某只船的名稱，他總是流露出如許溫情、如許憐愛，似乎他真正在談論一個心愛的女人似的。

但是，一般說來，這個年老的瞭望兵確是個見多識廣的人，我們可能從他那里學習到很多有益的東西。雖則有時候他說得太離題，可是他的流利的語言總是使我喜愛。“老騎士”鐘樓上的這一個瞭望台成了我所最喜歡訪問的地方。我們——我和我的朋友們——時常到那里去，在那里坐上很久。

有一回，我們會見水手長，他的談鋒似乎比平常更健，他一邊迎接我們，一邊說出下面這些話：

“我很高興，你們來得真湊巧：你們可以開開眼界了。從北方吹來了強烈的風，可是在遠遠的地方出現了一只船。在它還沒有來得及駛進港口以前，風會使得它舞蹈起來。”

果然，經過幾分鐘之後，太陽藏匿到堆疊在水平綫上的烏雲層里去了。天空被塗上一層不祥的色調，城市被濃霧所吞沒。海沸騰起來，高浪忿怒地把遠方那只隱約可見的船隻從一個可怕的深坑里拋擲到另一個可怕的深坑里去。

老人坐在望遠鏡前面，當他瞧見那只船迂迴行駛時，他對於它的每一動作簡直讚不絕口。

“方向轉得真不錯！你迎着風把船頭掉轉過來，你嘲笑驚濤怒浪……嘻！嘻！……要得！但對付波浪還得加倍小心些！難道你不知道‘像波浪那麼狡猾’這句俗話嗎？對！好極了！一眼就看得出：是個老練的水手，但是你也絕不會否認，這隻船幫助你不少……”

他久久地注視着那只船的行動，沒有注意我們。他不知不覺地又轉到了自己最喜愛的那個主題上去：

“朋友，你有只頂好的船！完全像個幫助我們克服生活里的風險的漂亮女人。”

他一想起了這個心愛的主题之後，便接着說下去：

“這些船是多麼漂亮啊！跟忠實的女人真是一模一樣！但無論女人也好，船也好，都不是可以輕易信任的。當你滿懷信心的時候，突然間——會咕咚一下！……”

他重重地頓着自己的大腳板，同時，做了個不體面的手勢。

我們帶着微笑聽着他這種習以為常的獨白，但是我們猜得透，在這些古怪的言語後面，隱伏着一幕私人的悲劇。

有一次，為着想逗弄他，我試一試提出反駁：

“喂，水手長，你要知道，好的女人也有啊……”

平時，當他說話的時候，沒有人打斷過他的話，這一回我居然打破了這個慣例，因此，他對於我的意見感覺十分驚訝。他的眼睛離開了望遠鏡，久久地注視着我，似乎直到現在，才發覺我在

这里。

“不錯！”他回答說。“好的女人也有，但那只是因为她們沒有遇到学坏的机会罢了。歸根到底，善惡都是假定的概念……”

也許因为懊悔說了这几句話，他開始用嘶啞的声音叱責我們：

“你們懂得什么！首先打破你的硬殼，學習起飛吧……生活不是按照你从書本里所学到的那些死板公式和狹隘規則來安排的。”

我坦白承認：他这种不相連貫的、純粹是半吞半吐的話很使我發生兴趣。我明明知道，他之所以含糊其辭，並不是他不能够，而是他不願意按其他方式說出來。我明明知道，他是有意選擇这种把自己的語意弄得模糊不清的言辞的。有時候，我撇開同志們，獨自走到他那里去，听听他那習以为常的喃喃私語。我滿心指望：他会在得意忘形的当兒，把藏在他話背后的秘密公開告訴我。但是每一次，我總是失望而歸。

他經常談到女人，並以非常輕視的态度評論女人。听起來，似乎在他的毒辣語气里，含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復仇的渴望。

有一天，看出了我对于他的心情的關懷态度，他對我說：

“你大概認為我老是这个样子的吧？”說完這句話，他以熱情洋溢的眼光打量着我，然后用粗糙的手摸摸自己那滿布着皺紋的臉，並以輕蔑的手勢指了指自己穿舊了的工作服。

“不！我年青時也有自己的希望和理想。靠着我这兩只粗大的拳头，我順利地獲得了人們称之为很好的社会地位。当然，在我們的世界里，那些拳头更大的人爬得更高些。可是……，我們还是不要講这个吧！”他急躁地打斷了自己的話。顯然，他費了很大的勁才說出这么簡略的几句话。但后来，他还是决定吐露自己的心曲，接着說：

“不要認為，一切都是女人的罪过。並不是女人有意犯罪。她

是迫于不得已才出賣自己，她好比一宗物件，隨時可以拍賣。誰的錢付得多，誰便會把她弄到手。”

他帶着故意做作的、但背後分明隱伏着悲哀的冷笑問我道：

“你知道婚姻法嗎？不知道嗎？那末，聽一聽吧。男人必須养活女人，必須做女人的靠山，因為，即使人不是專靠麵包而生活的話，麵包對於人還是極需要的；至於其他的一切東西，都沒有這麼重要。可是，你還是摸不准我的意思！……”

的確，我沒有摸准他的意思。我無法了解他那滔滔不絕而不相連貫的談論，尤其是當他憤然攻擊他所稱為非正義的和無人性的社會制度的時候。

他這種固執地把女人——特別是某一個女人看作不忠實的思想使他感覺苦惱。當他談起這個主題時，他總是以滿腔怒火來猛烈攻擊他所說的那個迫使女人出賣自己的社會。

他有時以明顯的仇恨口吻說：“這個社會同時迫使某些女人違背良心，出賣自己。”

有一次，大概因為很相信我的緣故，他解釋道：

“在我們的時代里，女人是一宗物件。她的價格是以婚姻的契約規定的。只有女人的心是這種契約的唯一障礙。”

在盛怒之下，他惡狠狠地捏緊自己的兩隻拳頭。他的眼光變得如此可怕，使我不由己地後退一步。我這種動作使得他清醒過來，他拍拍我的肩頭，吩咐我走開。

“去吧，去吧……學習去啊，”他說，“你將生活在比我們今天美好的時代里，你的生活不會是這般悲慘和可恥。”

他的臉上又流露出惡毒的表情，我趕快走開，恐怕他會魯莽地打我。

伯尼托在下面鋪開幾面破舊的小信號旗子，想晒干它們——



他不久就要給一只預料即可抵達的船發信號。当我走过他身边的時候，他手里仍然拿着那几塊五顏六色的破布，挖苦地問我：

“怎么样？老头子又在嘮叨了嗎？”接着，彷彿想在水手長的憂郁的回憶中再灌注些愁恨似的，他引吭高歌起來：

还有什么比負心的毒液  
更折騰人的心灵！……

#### 四

一連串的日子过去了，我們日益習慣于我們的隱居生活。黃昏時分，我們——叶弗連、“中國人”和我——時常到淺水里去捕魚。

捕魚是我心愛的工作之一。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時候，我就在海濱的漁夫中間消磨过很多時間，这种机会在四旬齋的日子里最多。那時候，我把一枝神聖的棕櫚枝使勁插在船头，作为自己幸运的標誌。我帮助漁夫補網，舀出船里的水，在三月或四月里的灼人陽光下，把捕獲的魚分類，把味道最好的魚放在一边。

这些捕魚季節里的日子，照我看起來，特別富有魅力。我喜欢在春夜里仰面躺在船底上，望着被星星的金屬般的光輝所照耀的遙远的天空。我在漁夫們中間生活过得很好；他們的温和的妻子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么親熱地对待我，因此我也願意从早到晚为他們勞動。

天剛拂曉時，我們就起了床，匆匆准备出發，出發前先喝一盃熱气騰騰的咖啡。老实說，像这样富有高尚品質、勇敢精神和友愛感情的航海的人們是不可多見的。我不断觀察他們，我愈益讚美他們那种始終朴素、絕無任何做作的英勇气概，那种隨時准备犧牲自己的精神。遇到他們中間的某一个伙伴卷入驚濤駭浪之中或是

被鯊魚追逐而淪于險境的時候，其余的人不加什麼考慮，就準備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打救。

當我們航行在大海上的時候，這種堅強的友愛精神，表現得更為明顯。在離海岸很遠的地方，我們都被一種兄弟般的感情所聯系，似乎我們已結合為一個整體。為了捕獲大量的魚，我們須得時常和自然鬥爭：我們在大海上有時被突如其來的、無法預防的風浪所侵襲。鬥爭——非筆墨所能形容的猛烈的鬥爭便在那時開始。

在黑暗的天空之下，在驚濤怒浪之中，在與狂風搏鬥的當兒，人們是可以和古代的天神相比擬的。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這些天神化身的人們便認為自己與上帝是平等的，並往往斥責和詛咒上帝。

“該死的上帝！”我耳邊時常聽見這句話，它使我害怕起來。這些拚命與風浪搏鬥的人們總是接連不斷地謾罵着他們心目中的興風作浪的罪魁禍首。

但是當風浪平息下去或是當我們順利抵岸的時候，他們又以詛咒上帝時所流露的激動神情叫喊起來：

“讓我們讚美援救我們的上帝！”

他們就是這樣和上帝打交道，使上帝對他們所碰到的一切的好事和坏事負責。他們的世界觀，照我看起來，比很多人的見解要高明得多，因為：如果上帝由於降福于人而博得人們的祈禱和頌讚，那末，侵襲人們的災禍當然也要由他負責，這些災禍是按照他那種怪脾氣，按照他那種神的意志來進行的，至於其間進行之方式如何，我們都知道，是無法理解的。

有些人崇拜上帝，把今世的一切幸福都看作是上帝的恩賜，而認為只有人們自己應當對周圍的災禍負責，我始終反對這種人。照我的那些漁夫朋友們看起來，善與惡同樣是上帝的意志的表現。上

帝既然准許禍害出現，難道他認為禍害是正當的嗎？我真是摸不透，並且立時感覺到，在我的內心里，在我的心靈深處，產生了一種對那個可鄙的、居心不良的上帝深惡痛恨的心情……我時常問自己，難道真有這樣的上帝嗎？

\* \* \*

眼前，捕魚的游樂已經沒有像我童年時代那樣吸引人了。我們無非借此來點綴自己現在的單調的生活罷了。有時候，我們在堡壘的牆隙里找到一些可吃的小貝殼，立刻交給廚師，叫他給我們燒一份貝殼肉飯。

當那些在堡壘里服役的水兵和兵士們歡迎我們入伙的時候，我們真覺得十分滿意。水兵們別有風趣。這些遇事喜歡追根究底的水手們，都有着極其豐富的生活經驗。他們航行過許多次，高興地、津津有味地把自己的旅行生活告訴我們。兵士們，和我們一樣，張着嘴聽他們談論，貪饞地、一字不漏地听着，宛如一羣醉心於離奇的神話的孩子。

有一個水兵的臉從側面看來顯得又尖又長，大家因此給他取了個綽號“老獾”。“老獾”肯定說，他環遊過世界好幾次。當他開始講述他自詡為“最精彩的冒險故事”時，他的語調中頗有幾分自高自大和揚揚得意的味道，但因為醉心於他的故事的緣故，我們自願原諒他這種毛病。

“老獾”自己也講得悠然神往。叶弗連那雙被落日的光芒照耀得睜起來的眼睛總是盯着“老獾”，但是，突然間，他忍不住打斷“老獾”的話。

“那麼，‘老獾’，照你的見解，世界是怎麼樣的？”

這一個突如其來的問題使得講故事的人立時困惑起來，但是他馬上抑制了自己的急躁心情；他把釣竿插入石壁的縫隙里，把自

己的兩只光脚伸到那活潑地擁來的白色的浪花中間，然後帶着和他那張尖削臉孔十分相稱的嚴肅神情說：

“道地的廢物。”

這就是“老糴”的通常的結論。他瞅着聽眾，當他確信自己的話產生了適當的印象之後，才熱心地着手來證明自己見解的正確。

“為了理解世界實際上是個什麼東西，就須得有一雙銳利的眼睛。”

他帶着幾分自滿的情緒，說出最後這一句話。“老糴”遇到適當的機會總是喜歡這樣說，現在，他確信我們已經牢牢的記住了這一句話，他便繼續發揮自己的見解，並以意味深長的聲調和做得非常突兀的手勢來証實他的見解。他一邊說，一邊斟酌着自己所要說的話，同時還不斷注意，是否他的話起了相當的作用。他後來發覺，我們對他的故事深感興趣，於是他就開始抽起煙卷來。煙卷的火星在蒙朧的夜色中閃閃發光。

“每座城市，正像每個人一樣，首先有着惹人注目的裝飾門面的外表。這種外表在大多數人心目中產生了一些印象，至於那些傻子們，更不消說了，因為他們在這種打扮得富麗堂皇的外表後面，根本看不透那個千瘡百孔的軀體。”

我們馬上感覺到，“老糴”是一個聰明的、有着非凡觀察力的人。他的一雙眼睛靈活、銳利，活像外科醫師用的刺絡針。

“許多人，”他以他所素有的溫厚而莊肅的態度說，“作過我這樣的旅行，但是如果你問一問他們旅途的觀感，問一問他們看見些什麼特別驚心動魄的事情，他們會呆頭呆腦、含含糊糊地說：‘啊，多麼美麗的城市啊！’他們壓根兒不懂得，他們滿口稱讚的這種虛有其表的美麗是最不可靠的東西……但是有什麼辦法呢。人們就是這樣的。”

他緘默了一會兒，然後接着說下去，他把右手的指头像畫十字那樣地疊合起來，似乎想借此使他的話具有更大的說服力：

“請聽一聽吧。在哈瓦拉地方，我和一個黑人做朋友……他的命運真可怕，他是非洲的黑人奴隸的後裔。有一個酋長允許給他自由，把他帶到加勒比海的一個島上去。可是，不久，這個黑人就相信：他的膚色已經像烙印一樣註定他要一輩子做奴隸……”

“老獮”隨便說的這幾句話居然引起了聽眾們的密切注意。頭腦比較簡單、缺乏理智的兵士們目不轉睛地聽着他說話。“中國人”盡力保持緘默。從他一支接一支不斷地狂吸煙卷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內心的激動。不改素性的叶弗連時常打斷這個說故事者的話，想追問更詳細的情節。雖然“老獮”的故事本來就講得十分詳盡，似無補充之必要，可是叶弗連却總是嫌他講得太少。根據那映在牆上的動搖不定的影子，我明白，他是多么焦急和坐立不安，彷彿他被一種使人難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着似的。

可是，我也極想從“老獮”的某些見解上探索他的思想。我覺得，他還有什麼東西沒有說完。因為我和叶弗連不斷地向他提出問題，“老獮”只得同意給我們說明一些特別使我們激動的事情。

“不要認為，”他說，“黑人因為皮膚黑才淪為奴隸。千百萬白人也像黑人一樣正在過着痛苦的奴隸生活。中國人和印度人的皮膚是另一種顏色，但是在他們中間難道沒有發生同樣的情形嗎，不是皮膚的顏色，而是他們所處的那種可怕的生活環境使他們淪為奴隸。”

大家談論起來，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見解來解釋“老獮”所發表的意見。“老獮”默默地聽着，只是在他那富有表情的唇邊，浮現着稍帶譏諷的微笑。

至於我，我有那麼一種想法，我認為“老獮”見多識廣，如果他

願意的話，他可能給我們說明我們自己無論怎樣思索也難于了解的許多事情。

太陽差不多已經隱藏到那些沙丘的頂峯后面去了。白晝無影無踪地消逝了。當我們的話談得不大起勁時，“老獾”打破沉默，他提議用一種比較易于了解的方式為我們說明一切。

“你們知道嗎，世界上有兩等人：有些人是這一等人，有些人是那一等人。”他說完這句話，稍作停頓。微笑在他的臉上掠過，藏在深深的皺紋之間的眼睛閃出異乎尋常的光芒。

“但是”，他停頓不久後，接着說，“世界上還有許多使人看不上眼的事情，那就是，在同一時間內，有些人過着奢侈的生活，另外一些人却活活餓死。這種情形到處在發生：在墨西哥，在倫敦，在聖彼得堡，在巴黎……”

他把手搭在一個挨近他身邊坐着的兵士的肩頭上，慢條斯理地說，顯然想把自己考慮得很周到的話，清清楚楚地表達出來：

“你我就是這種不一幸一的一人一們，跟非洲的任何黑人或是秘魯的任何印第安人沒有什麼區別。同樣的赤貧生活使我們和他們接近，至于我們的皮膚顏色不同，那是無所謂的……但是，這一切現象徹底消滅的那個日子一定會到來。”

最後這句話是打從他胸中使勁擠出來的，像是消失在滾滾濤聲中的一聲嘆息。周圍是一片深深的靜寂，我們中間沒有誰敢于打破它。

在濃密的暮色中，許多急忙駛向碼頭的帆船，現出勻稱的白色輪廓；它們優美地在波面上搖晃着，宛如迴旋合拍的舞女們在搖曳她們的羽衣。

“老獾”突然打破了這一分鐘的富有魅力的沉默，他喊叫道：

“唉，能活到那一天，瞧一瞧新生活多好啊！……”

又是一片沉寂。他最后以激動声調所說的這句話在神秘的暮色中听起來特別顯得莊重，我深深地受了感動，很想發表一些意見，但是我的声音連自己听起來也感到陌生。

“不要絕望吧，‘老獾’！生活在前進，生活不会停止在原来的地方……”

我的话彷彿落入了一个深渊，打从那里傳來了短促而响亮的回声。一种奇特的感觉抓住了我的心：在此以前，这样的话从来也没有在我的脑子里出现过。

“老獾”用他那顯然充滿好奇心的目光凝視着我。他淒然地笑了笑，向兵士和水兵們那边做了个失望的姿勢，而兵士和水兵們則怀疑地聳聳他們的肩头。

天色暗下來了。我們收拾漁具，回到堡壘里去，心里怀着各式各样的思想。剛剛出現的蒼白的星星在天空里閃爍着。我和“老獾”落在別人的后面。当“老獾”确信，他們已經隔我們相当远，并且听不到他的话之后，他才帶着神秘的、甚至于使我驚駭的神情对我說：

“几天之內，我將給你介紹一个人，他能够說明很多事情……他会对你談論一切，比我說得更好，我今天不能够向你解釋的东西，他都能够解釋……”

說完这句话之后，他便加快脚步，赶上了其余的人。我也急急忙忙地跟在他后边，向前走去。

## 五

由于我自己在學習上的進步和工作上的努力，我很快就在許多学生中間成了个出色的人了。麥尔息耶工長已時常吩咐我独自

製造些不大複雜的零件。

我們的机床由三个人看管：麥尔息耶是机床的主人，我当他的学生和助手，另外一个人則是在堡壘里服刑的囚犯。这个穿着有条紋的舊衣服的犯人引起了我本能的厭惡心情。

但是，麥尔息耶工長对待他非常客气，甚至帶几分尊敬的态度。当这个囚犯出去完成某項任务的時候，麥尔息耶工長總是親切地目送着他。有一次，麥尔息耶察覺出我在注視他，他覺得不好意思，立時轉移視綫。我对于自己的好奇心也開始感到慚愧。

當我們默默無語地用目光示意的時候，我們周圍的渦輪机在鳴响，馬達在怒吼，開足了馬力的机器發出呼嘯的聲音。在車間深处，一只因为使用过久而变成黑色的風箱，把火焰煽得熊熊發光。汽鍋里的压力升高，响声愈來愈大，似乎我們堡壘的堅厚牆壁也由于这种响声而震動起來，並隨時可能像紙糊的屋子一样倒塌下去。这一种喧鬧不停、弄得人头昏目眩的交响樂使我非常兴奋。

和这个囚犯經常的接近使我感到拘束。我很想知道，他怎样并且为什么会落到这里來。我腦子里忽然掠过这样的念头——这是不是一个什么可怕的罪犯呢？麥尔息耶工長好像猜透了我的意思，他一边干活，一边說：

“絕對不要憑外貌來判断一个人！”接着，他遲疑了一会兒，似乎在考慮是否值得对我說出這句話，然后，保持着他平時臉上的嚴肅表情，嚴厲地对我說：

“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这一切都会結束的……”

我听见這句話之后，不禁激動起來，并且几乎驚懼起來。这样說來，講这种含有預言意味的話的人豈不是除了年老的水手長和“老獮”以外，还得加上一個麥尔息耶工長嗎？

有時候，看起來近乎瘋癲的年老的水手長，用滿含妒意的眼光



望着我說：“你將生活在比我們時代更美好的時代里，到那時，這種可恥的、絕無正義的生活便會結束。”“永遠結束這一切的日子定會到來，”“老獮”也曾激動地、並且怒目炯炯地這樣預言過。現在，麥爾息耶工長又彷彿發出遠遠的回聲似的，重複着這一句含有預言性的話：“在一個美好的日子里，這一切都會結束的。”於是，一種想徹底了解這些神秘言論的願望在我內心里滋生，並變得越來越堅決了。

但是，在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願意把話說得更明顯。正像年老的水手長和“老獮”一樣，麥爾息耶工長總是嚴格地考慮自己的每一句話，總是小心翼翼地把它說出來，否則他寧肯一言不發。可是，我卻不肯罷休。我經常思索這些人的話，並把它們加以比照，想親自來捉摸他們的內部聯繫。

一個呢，開口便談論女人，另一個呢，老是講述他自己漫遊世界的故事。現在，麥爾息耶工長又因為一個犯人在我們工廠里做活，以及我對這個犯人顯然流露的敵意，而直言不諱地說出了真心話。

我那企圖猜透此中秘密的強烈渴望，偏偏碰上了保守秘密者的謹持態度。在學習方面，我的進步依舊很快，可是我的思想老是繞着這三個人轉，因為他們經常用非常堅決的口气來談論人生的目的。

\*                     \*                     \*

有一天晚上，當我跟囚犯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對我坦白而直截地說道：

“我曾經殺死過一個人……”

不是他的自白本身，而是他說這句話時所表現的安詳態度，使我大吃一驚。當他說“我曾經殺死過一個人”這句話時，他的聲音

絲毫也沒有發抖，並且從他的表情上來看，似乎他心里還認為這是件得意之作。

這種明顯的、玩世不恭的態度使我很氣憤，在我們車床周圍是一片死一樣的沉寂，只有馬達的吼叫和機器的隆隆聲打破這一片沉寂。

麥爾息耶工長一走進來，空氣便顯得更緊張了。他對於我們的緘默似乎不感到驚奇，他輪流望望我們，淒然地搖搖頭。我覺得，當他望着這個被我看作是本性難移的殺人犯時，他眼中閃爍着含有無限溫情的光輝。相反地，當他望着我時，他臉上便浮現煩惱和責難的神色。後來，趁着我倆在一起的當兒，麥爾息耶嚴肅地對我說：

“外表有時是不可靠的。生活的真理並非一望可知的。為了尋找真理，你必須像一個良好的醫師那樣來辨識病症。”

麥爾息耶工長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他的話使我驚愕，同時也使我發愁。我覺得他的話有些刺我的心。這時，恰好皮帶從活動滑輪上脫落了下來，在我整理皮帶的瞬間，麥爾息耶保持緘默，恐怕轉移我的注意力，可是等到皮帶恢復了原狀，他立即談下去，他說得這麼急躁，以致車間里機器的吼叫和一切嘈雜的聲音都壓不倒他說話的聲音。

“可能殺了人，但是卻不算做凶手！”他用我以前從未聽見過的聲調說。

“比方說，這個你對他懷有極大成見的人，可能只是別人的犧牲品。他此刻在抵償罪過，可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却是別人。”

遲疑半晌後，他補充說：

“或許，有一天我會向你解釋你所非常關心的事情，那時候，你便會明白我話中的意思。但是目前……”他以比較友善的語氣總

結着他的談話，“如果你要學會怎樣認識生活，你須得盡量深入生活，須得離表面更遠一些。只有這樣，才可能成爲一個真正的人。”

他開始沉默，又專心干起他的活來，彷彿在我們中間並沒有發生過什么事情似的。他的手小心翼翼地摸撫着一塊金屬物。鋼制的切削器剛才在這塊金屬物上面滑動，從它上面削下一卷卷灼熱的切屑，這些切屑在地板上積成一個小堆。

我感到自己意志頹喪。我很惱恨自己鹵莽而輕率地對一個素昧平生的人遽下判斷。我想，人類的生活顯然比之我一直所想像的更爲複雜，我竭力要想恢復關於這個主題的談話。但是麥爾息耶工長似乎對於他所說的話不願再加補充，他繼續保持緘默。有時，他用金屬調節器來檢查某一零件是否旋得正確，當他發現這個零件不合規格的時候，他馬上扭動槓杆，重新旋過。我不知道，我們在這種難堪的沉默中捱過多久……可是，在我們周圍，機器仍在鳴響，馬達仍在吼叫，汽鍋仍在呼嘯。

囚犯回來了，這使我失掉恢復談話的最後希望。他對工長說了些我聽不清楚的話，然後急忙動手打掃堆在地板上的金屬切屑。

現在，我心里產生了另一種對他的感覺。他似乎已猜透了我的心事，抬眼望着我，親切地、善意地笑了笑。

## 六

在這一天的其餘時間內，我非常厭惡我自己。我不想同誰談話，事後的懊悔使我苦惱。我甚至躲開自己的朋友們。他們有些生氣，不來打擾我。叶弗連挽着“中國人”的手，裝做漠不關心的樣子說：

“隨他去吧；天曉得，他今天爲什麼這樣不高興……”

渴望独处的意念把我引向荒涼的海岸边去。

落日的余輝斜照着哨舍，站在哨舍前面的哨兵們冷淡地目送我过去。我走得更远一些，到了沒有誰打擾我的地方，躺在温暖的沙灘上，仰望着天空。

我極想知道，天的不可捉摸的美麗究竟在哪里。周圍的人們總說天是藍色，但当我仔細瞧它時，我才相信，情形不完全是这样。在某些地方，天确是藍色，可是在它的大部分地方，天的顏色与藍色毫無共同之點。灰色，灰白色，亞鉛色，最后还有紅色，它真像一片彩色斑斕、奇妙不可思議的玻璃鑲工。可是我不明白，人們怎么会断言天是藍色。

一大羣海鷗在我头上飛过，它們的白色羽毛在陽光下閃閃發亮，隨即像一片輕云似的消失在远远的某方。

“海鷗，照水手們看來，是幸运的預兆。”“老糴”有一次說过。当我想起了这一句話的時候，我彷彿从沉重的夢境里醒过来。我的思想又繞到“老糴”、年老的水手長和麥尔息耶工長的身上去了。

“一切会改变的。”这些人都帶着預言的意味說。虽則这三个人的言論不能完全吻合，可是我却清楚地感觉到，其中都含有同样熱烈的希望和堅強的意志。

\*                                 \*                                 \*

一羣女人——“兵士們的妻子”沿着海岸向我走來；她們像一羣母山羊似的高興地跳躍着。她們哈哈大笑，你推我撞，跌倒在地上。當她們中間有一个摔倒的時候，其余的人便把沙子撒到她身上，同時尖声叫嚷着，声音响徹郊野。她們走到我躺着的的地方，停下來，厚顏地細瞧着我，后來，居然一點兒也不害臊，當着我的面脫去衣服。

有几个女人嘲笑地端詳着我，看这一切行動对我会产生什么

印象，當她們察覺出我有些不好意思的時候，她們便無禮地、恬不知恥地大笑起來。有一個臉皮最厚的女人喊叫道：

“唉，小伙子！你好像覺得害怕吧？”

我想大胆地、從容自在地回答她。但是我的聲音不服從我。她們笑得更響了，其中有一個女人摸摸自己的肚皮，向我這邊招招手：

“可憐的人！他真是害怕啊！”

“噯，”另一個女人向那個背朝我站着的女人說，“也許，他喜歡你的肚皮吧？……”

那個女人扭轉身來；現在我也忍不住笑了，因為我看見了她那碩大的、鼓脹得像一只汽球的肚子。

“瞧一瞧他吧！”我聽見她們說，“他馬上一點也不害怕了。……”

又是一陣恬不知恥的、刺耳的笑聲。

這是一副使人厭惡的景象。這些女人的身體都是丑陋難看。干癟下垂的乳房，尖削的肩頭，膨脹的、滿是皺紋、好像分娩後不久的肚皮；瘦削如柴的兩條腿和長滿了雞眼的怪難看的腳板。這些“兵士們的妻子”大部分是印第安人，其餘的則是混血種。

她們見了我毫不害臊。對這些習慣於兵營生活的女人說來，我只是個普通的男人，只是她們時常向之賣弄風騷的那些男人中間的一個罷了……

時間不知不覺地過去了。太陽早已墜入地平綫下。天空上散布着黑色的浮雲，蒼白的星星時而閃閃發光，時而隱沒不見。許多船只在陰暗的水面上靜悄悄地搖晃着，船舷旁的浪花宛如白色的花環。我們的堡壘似乎酣睡在深沉的夢境里，但是遠遠地，在海岸的輪廓和海融成一片的地方，已經燃起了城市的萬家燈火；那些燈

火起初動搖不定地閃爍着，後來變得寂然不動，把自己的亮光投射到夜空里去。

\* \* \*

無論我怎樣跑，我還是遲到了，當我走進屋子的時候，同學們都已坐在位置上了。中士看見我遲到，便不動声色地對我說道：

“禁閉！”

接着，他帶着几分激怒的神情補充道：

“一個星期日！”

老實說，禁閉的情景，照我想起來，甚至是愜意的。我一次也不會體驗過這種感覺：禁閉在一個古老、黑暗的堡壘里。

中士剛剛發出了“解散”口令，我又獨個兒去尋找僻靜的地方了……

從堡壘的一個炮門里，傳來熟人的聲音。叶弗連和“中國人”仰面躺在那里。他們把手攔在自己頭下當枕頭。

“老繮”站在他們旁邊，用傳道者的聲調講着有趣的事情，他們兩人都屏息傾聽。

“老繮”把自己的彎曲得像一只爪子似的黝黑指頭指着星光閃閃的天空，他滿懷熱情地說：

“天是我們的指南。一個不善于辨識星星的水手可說是分文不值。這樣的水手無異於一個不能了解自己學生心理的教師。天空和海洋是互相輔助的。人們把它們稱為互相映照的鏡子，這不是沒有道理的。憑借偉大的智慧創造萬物的上帝就為着人類的幸福和快樂創造了天空和海洋。”

說到這里，“老繮”發現了我，他還是以傳道者的聲調向正在出神地傾聽着他說話的叶弗連和“中國人”說：

“你們瞧，一只迷路的綿羊走到我們跟前來了。”接着，他便改

变声調，用鼻音慢慢地說：

“溫順的人們有福了，因為他們承繼了土地……”

叶弗連和“中國人”笑了起來。他們坐緊一些，讓給我一點地方，我就伸直腰和他們并排坐着。“老籬”仍然站在那里，口若懸河地接着講下去：

“天是不常常像今天这个样子的……讓我們看一看天空吧。我們在那里看見什么呢？那里是双女星座、双子星座。稍高一點，在一般詩人称之为“蒼穹”的地方，是牡牛星座……更高一點是光輝燦爛的巨蟹星座……”

“現在瞧一瞧这里吧，”他急剧地扭轉身，用手指着天空的另一部分說，“仔細瞧瞧这个正方形，那一顆晶光閃閃的星便是著名的北極星：它是小熊星座之一。在北極星右边，在另一个正方形里面，是大熊星座。帝王星座就在大熊星座旁边，稍低一點是獅子星座。在那里，更远一點，有个三角形，三角形附近是金牛星座，对面是射手星座……”

“但是一个水手，”他打断了自己的說明，“不僅應該善于找尋星座，同時還應該清楚地知道：每一个星座在一年的那个季節里出現。天空看起來不是永远一个样兒的。正像颶風扫蕩着田野間的小徑那樣，每一个新季節的到來會改變星座在天空中原來的方位。比方說，三月的天空，看起來和十二月的天空完全不一樣。此刻在我們头上閃耀的這些星座中間，有許多不久就要消失，把地位讓給現在還看不見的另外一些星座。”

“不錯，天空就是这样，”“老籬”結束他的話，“一个記不清楚天空的語言的水手，最好是呆在家里，照着自己的孩子，切莫從事于凶險的航海事業！”

他的話像不可遏止的流泉一樣湧出來，我們三个人都保持緘

默，不敢打斷他的話。他接着說：

“現在可以看得見七聯星了。”他指着一羣時而閃閃發光，時而變得黯淡的星星說：

“來吧，數一數它們有多少。七顆明亮的星星。多么神秘的數字。那個教我學會認識星座的老水手看見了一定會說：‘這些星星屬於十二宮的金牛宮。’”

但是，他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但由於暢談星空而忘却的事情。他彎着腰，向我低聲說：

“明天我到你那裏來……等着我！”他開始沉默，傾听着打從堡壘的地窖里傳來的哀歌。歌聲徐徐地飄過海面，消失在遠遠的地方。那淒慘的聲音分明在訴說着苦難和死亡：

風帶來了煩惱，  
雪悄悄地飄落……

## 七

天亮了。當晨號響起來的時候，繁星還在天空里閃爍。

打從大海湧現的旭日與打從陸地升起的朝陽絕不相同。在海面上，一切都平靜，幾乎感覺不出一點騷動。航行在海灣上的帆船似乎是唯一的生物；甚至於海鷗也酷似散布在天空中的無數白點。在這種靜寂之中，海顯得壯麗而寧靜，它神秘地變換着自己的顏色。

在陸地上，不會有如此肅穆的靜寂。天一亮，飛鳥就開始快樂地、嘖嘖喳喳地叫起來，拍擊着牠們的翅膀，同時用顫抖的聲音啼囀着，彷彿要以此來擾亂我們的聽覺似的。甚至，陸地上的太陽也似乎遠不及大海上的太陽這麼壯麗，那裏的空氣也不及人們在這



里所感到的那么明淨；至于大陸上的人們，則活像關在獸欄里的一羣不斷互相搔咬的貓。

在海洋上，情形就不同了。在壯闊的大海面前，我們感覺到自己的人性多于獸性。在陸地上，人只能同人說話；在某些場合下，當人們選擇上帝做比鄰的時候，他們便躲在黑暗的廟宇里去和上帝聊天。但是在这里，人和海談話，和天談話，並且用一種獨特的語言來進行這種談話。

“中國人”和叶弗連走到我跟前。他們和我并排坐在一座起重機的圓形平台上，大家沉默不久之後，“中國人”故意用冷淡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們和你在一起度過星期日……”

\*                         \*                         \*

一只舊拖船沖開了波浪，駛近堡壘；它從城里裝載一些工人到這里來。傳來刺耳的汽笛聲。拖船靠攏碼頭，好幾百人從船里跳到堡壘的圍牆上。他們急忙忙地把白色的號牌掛在緊貼着牆壁的一塊黑板上。

這些工人們都帶着粗魯而近乎戲謔的神情向我們打招呼。他們說道：

“唉，你們這些傻瓜！”但是，為了緩和這種含有侮辱性的腔調，他們又露出善意的微笑。

我們裝做受了委屈的樣子，望着他們一個個地打我們身邊走過。我們故意皺起眉頭，嘴里嘖嘖咕咕地埋怨着，同時以嚴厲的眼光目送他們。但是我們心里知道，如果他們默默無言地走過我們身邊的話，我們倒真的會感到難過。

但是他們不僅和我們開玩笑，其中還有些工人把我們親友帶來的包裹交給我們。那些家住在城里的學生都利用這種機會托他

們帶東西，且則按照我們的校規來說，這是被嚴格禁止的。我的母親差不多每天都給我送來各種好吃的東西，我常常把它們分給同學們。

拖船的到達常常使我快樂。可是今天我深感悔恨，因為我由於犯了過失而被剝奪了星期日的例假，我的母親必將十分苦惱，她會白白等候我一整天。

“老獮”走到我跟前。他帶着神祕的樣子訥訥地說：

“晌午等候你……在我們的小鋪子里……”

時間拖延得無限長。功課似乎枯燥得使人難以忍受。最后一堂課剛剛結束，我趁着值日軍官不注意，就動身到約好的地方去。“老獮”已在那里等着我。他站在鋪子里，靠着櫃台；有一個和我素不相識的人和他並排站着。店員問我要什麼。我裝着失望的樣子在衣袋里翻尋，好像突然記起我身邊忘記帶錢似的，我以悶悶不樂的聲音回答他：

“對不起。我想買奶油麵包，可是，顯然我把錢放在另一條褲子里了。”

店員笑我不小心，他揚揚得意地指着一張條子，那上面分明寫着：“賒賬不售。”

“老獮”裝作不認識我，對這件事情採取不理會的態度。但是和他並排站着的那個人趕忙上前幫助我：

“把這位年青人所需要的東西拿給他，這裡，把它收起吧。”他拋出一塊銀幣，銀幣在櫃台上滾動，倒下來時有老鷹的那一面朝上翻着。

店員願意再做一次買賣，但是這個陌生人的同情使我有些難為情，我謝絕了他。

就在這時候，“老獮”插進我們的談話里來，他仍然裝作不認

識我的样子：

“人家給你就拿着，”他對我說，“過分的驕傲是毫無價值的。”說完這句話以後，他就急忙從鋪子裏走出去。

我不知不覺地跟在他後面。陌生人也和我們一同走出來。直到“老獮”相信，除了我和陌生人以外沒有誰能夠聽見他的話的時候，他才對陌生人說：

“這就是我時常對你提起的那個年青人。”

當“老獮”說這句話時，他沒有向我這方面做什麼手勢，因此，旁人絕不會懷疑他是在說我。陌生人把手伸給我：

“我已經知道，”他說，“您是個聰明的年青人，有一種高尚的熱情在鼓舞着您。但是他有沒有對您講過，”說到這里，陌生人望了“老獮”一眼，“我是個什麼樣的人，並且為什麼呆在這里？”

他沒有等待回答，就像個急于想發表意見的人那樣接着說：

“我是一個被愚蠢的人們稱為瘋子，被比較儒怯的人們稱為夢想家的人。在我們的時代里，我看見過許多深重的苦難，看見過種種悲慘的場面……當我想起了我親眼所見的那些苦難時，我心驚胆戰地問我自己：人類怎麼能夠禁受得住這一切呢？如果不是現實生活証實了到處有這種苦難的話，我真會認為，這只是一場噩夢。”

“你知道我們的現實生活嗎？”他問我，出乎意外地改用“你”這個稱呼。“你是否全面地認識這種現實？是否認識到它的最壞的、最黑暗的所在？你仔細觀察過那些似乎專為了一天一天地、逐漸喪失自己的人格而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們嗎？看見過他們背向着生活（因為他們老是面向着死亡），慢騰騰地在生活的道路上徘徊嗎？沒有看見過嗎？噢，你的生活是多麼貧乏和空洞啊！”

沉默不久，他接着說：

“至于我呢，那么，我是揭發一切惡行的、良心的呼声。在人們还没有重新獲得他們失去了的人格以前，我將不断地提出証据和揭發。假使人喪失了他的人格的話，他能算是个名符其实的人嗎？我看見过被赶到太陽猛射的金坦—洛奧<sup>①</sup>沙漠上去的印第安人，我看見过被強迫訂約給別人做活的瓦利耶·納西奧納里的農民，……当我眼見到这种獸行的時候，我不禁驚心動魄地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人究竟在什麼時候失去了人性，而開始變得跟野獸一樣？今天在我們國家里，一切事物都帶上了仇恨人類的獸性……然而，”他以昂然自負的態度結束他的話，“我們已經揭發了這一切，我們終有一天會徹底消滅這一切！這就是為什麼我到这里來的緣故。正如我剛才對你說過的那樣，在這一片死氣沉沉的墓地上，我是揭發一切惡行的、良心的呼声。”

他停頓了片刻，臉色忽然變得陰郁起來。

“当我有可能受到陽光——人類永久的朋友——的慰借時，我就利用了這短暫的時間，和一些高興聽我說話的正直人士談談心。我同他們講的不是關於某些抽象的、虛偽的東西，而是關於我們的可恥的現實，關於我們的生活……我明白，你是這些正直人士中間的一個；你的年紀還很青，你的心却滿懷着對人類的熱愛。可是，為了要生活在我們的時代里，”他沉思地說，“還需要有一種比善良的心更偉大的東西。單是善良還不夠，還得要勇敢的精神。時候已經到了，每一個人應該證明，他無愧於‘人’這個名字。他必須反抗那些使他變成畜牲的人們。難道這只是荒誕的理想或是空洞的希望嗎？……”他忽然打斷自己的話，向我問道：

“你曾經聽見過這樣的詩句嗎？”于是他便激動地、熱情洋溢

---

① 金坦—洛奧，墨西哥的行政單位，在於加丹半島之東部。

地開始朗誦起來：

有錢的人們像豺狼一樣，  
在無恥的筵席上喧嚷呼喝：  
笑声、祝杯声、玻璃杯的叮当声——  
他們支配着今日的世界。  
可是，工人們却日夜不停地  
為他們艱苦地勞動！

“你喜歡這首詩嗎？”他又問我。“你喜愛什麼樣的書？至於我呢，我

痛恨一個只知呻吟的詩人，  
在這全國被暴君統治的時候！”

他隨即陷入沉思之中。後來，他大概感覺到在我身邊呆得太久了，於是便趕忙和我告別：

“今天很滿意。哨兵可能會注意到我們，那時候，他們就要剝奪我見一見陽光的唯一幸福的机会。”

他向那些像個黑色圖案排列在堡壘的厚牆上的鐵格子望了一眼，淒然說：

“我住在这里，在這些墓穴之中的一個墓穴里。很少的人能夠從這裡走出去。”

他伸手給我。我熱烈地和他握手，隨即趕快走開。當我走過哨棚時，我看見，兵士們正在吃午飯。他們的“妻子”——面貌像妖精那樣丑怪的女人——坐在他們身邊。我嗅到烟葉和酒精的氣味。

\* \* \*

“老羅”結束了他的工作日之後，就到我这里來看我。他想知道我對他的朋友的想法，並想知道，他的朋友的談話對我產生了什

么印象。但是当他看见“中國人”和叶弗連走近我們時，他馬上就不做声了。我裝作沒有覺察出这种情形的样子，接着談下去。

起初，“中國人”和叶弗連一點也不懂。他們感到我們所談的話有些古怪。他們聽見我們講到自由、奴役，講到印第安人的雅基和瑪亞部落以及在瓦利耶·納西奧納里地方的強迫勞動。他們簡直摸不着頭腦。但是当我對他們解釋了我們所談的事情之后，他們才舒適地坐下來，開始興高采烈地听着。

問題轉到獨裁者<sup>①</sup>身上了。在談話中間，叶弗連時常插嘴，顯然流露着他对獨裁者的毫不妥協的仇恨心情，“中國人”表現出冷淡的样子，我則非常慎重地談論。

原來叶弗連曾經看見過獨裁者，那是在首都，在國慶節那天。在獨裁者寬闊的胸前掛滿了鮮艷奪目的五彩綵帶和勳章。

叶弗連說，“他活像個開設在鄉村集市里的五光十色的小攤子。他想用這種漂亮的外表來博得人們的尊敬，但是實際上，他的兩只手塗滿了鮮血。他坐在一部華麗的四輪馬車里，馬車前面套着一對悍馬，牠們的皮毛在陽光下發亮。馬車打从我身邊走過，當時我不禁想起了一个剛从浴室里走出來的擁有財富的商人……”

關於獨裁者的事情，“中國人”一點也不知道。消息最靈通的要算是“老獾”，這是可想而知的。大概，我們所不知道的很多事情，他都能够從他的新朋友那里打聽得到。每逢談到獨裁者，他總是叫他做“血光星”。我們從未聽見過這樣奇怪的綽號。但是對於“老獾”說來，這個綽號已經不足為奇了。他確實知道，獨裁者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曾在某時某地干了些殺人的罪行。

“他的全部政權是建立在鮮血上面的。”“老獾”肯定地說。

---

① 獨裁者指波爾斐利奧·迪亞斯。——俄譯本注。

我們的談話拖得很久，“老羅”把自己一只弯曲的指頭放在嘴唇上，對我們說道：

“現在，睡覺去吧！可是絕對不要忘記，你們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在冒險呢。”

在蒙朧的夜色中，傳來了他的腳步聲，但是我們仍舊站在原地不動。由於受了他的談話的影響，大家都在沉思默想着。

我首先打破沉寂：

“多麼美麗的景象啊！”我叫喊起來，同時快樂地注視着在高空飛逝的明亮的流星。

“對，的確是美麗的景象，”“中國人”回答我，停頓片刻之後，他連忙補充說：

“在天上，那里的景象是多麼壯麗，可是在地上，这里的精神世界是多麼丑惡！……”

但是叶弗連打斷了他的話：“不要說：精神世界的丑惡是大地上無可避免的現象。人們的精神方面也還有不少崇高处，只是我們必須善于認識它，為了認識它，又必須像你的工長勸告你那樣，”講到這里，他把臉轉向我，“學習做一個善于辨別病症的好醫生。”

“對，對……”“中國人”表示同意。

於是我們又默然無語，深奧和神秘之夜的天空的景色使我們心曠神怡了。

## 八

在星期日——我受禁閉這一天，我們醒得很遲。一片沉寂籠罩着整個堡壘。沒有一點兒聲音。周圍是悶人的寂靜和緘默。

“中國人”掀開自己身上的被頭，用非常快樂的聲調問我：

“現在大概是什麼時候了？”

太陽射進了我們的房間，我們憑着地板上的陽光確定了時間。

叶弗連提議到海里去洗澡，他馬上提醒“中國人”：

“不要忘記，今天你有客人。”

他隨即向我解釋：

“有一個消息，在今天以前，我們一直瞞着你。那就是，‘中國人’的愛人和她的女朋友們今天會來看我們。”

他容光煥發，高興地搓着手：他同“中國人”居然布置得這樣好，讓大家快樂地度過我的禁閉日。叶弗連簡直是樂不可支了。

吃早飯時，我們才弄清楚：由於扣假而留下來的並不不少。

在一個窗口里，我看到一個熟悉的臉孔。這一雙眼睛里含蓄着多么熱烈的感情和多么慈祥的光芒啊！當我的同學們看見我從桌旁一躍而起，跑向窗口，把手穿過窗格子伸給我的新朋友時，他們都感到奇怪。這位新朋友就是幾天以前“老羅”介紹給我的那個人。他握着我的手說：

“每逢星期日，這裡差不多沒有什麼人，我常常在這一天的享受相當的自由。我的行動都比較隨便，顯然，在這一天的，他們用不着擔心，我的有毒的言論會煽惑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們的心……”

他的話在我的心裡產生了像鎂光似的印象。我讚美他的諷刺的語調，他那充滿熱情和說服力的言辭征服了我。

同學們喧笑戲謔，鬧成一團，這使得我們能夠高聲談話，不怕旁人聽見。哨兵們忍不住昏昏欲睡，連眼睛都睜不開。他們之中只偶爾有人深深地吸一口煙，接着吐出一陣濃煙來。

我的新朋友一邊細瞧着堡壘門邊的每個角落，一邊回答我的問題。

“你問我，我的名字叫什麼？當然，我應該有一個名字。在生



活里面,是不可能有无名之人的。在这方面,我們人類和動物頗有相似之处:因为人們給兩者都取了名字,以免混淆。”

他抖動了一下彷彿一頂黑帽似的微帶斑白的頭髮,沉思了一會兒,然後補充說:

“我已經有了很多的名字,再添上一個名字對於我也不算累贅。”

察覺了我的驚異神情,他從窗格子裡伸出手來,親熱地拍拍我的肩頭:

“對,對,不要驚奇吧! 人們繼承着自己的名字;人們的職責就是要愛護自己的名字,甚至還要頌揚自己的名字。”

他似乎在思索什麼事情,然後半開玩笑半嚴肅地問我:

“你知道聖經上那條戒律‘尊敬你的父母’嗎?……但是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生活的全部藝術不外乎善於顧全面子,那就是:做了賊而要在社會上享受正人君子的名聲,殺了人而不要被認作是兇手……尽管道德上墮落到極點,但仍受我們社會制度的法律的保護。只有這樣,善良的名字才能夠保全‘清白’,那怕是用最卑鄙的欺騙手段做代價。你看見過富人的墳墓沒有? 這些人和富人的墳墓簡直是一模一樣: 外面看起來,它們是潔白無瑕的大理石,但裡面盡是些蛆蟲和腐朽的東西。”

他用雙手抱著鐵窗格子,低聲地、彷彿自言自語地問道:

“果子到什麼時候才會成熟呢?……” 接着,他提高聲音,用帶有預言性的語調說:“這一切不久就會改變的……”

重又聽到了這類話之後,我驚愕地睜大眼睛望着他。但是他不要我打斷他的話,馬上就接着說道:

“我們談下去吧……生活究竟是怎樣建立的? 我們的生活是怎樣的呢? 從生活內部發出來的臭氣毒害了周圍的一切。”

我仍然坚持要他坦白地把他的名字告訴我。他笑了笑，帶着几分輕蔑的神情回答我：

“啊哈……你想知道我的名字……在我出世后的最初几年里，我也不知道是叫做張三或是李四——我現在已經記不大清楚了。那時，因为我善于爬樹，大家又叫我‘松鼠’。我在学校里學習得很好。但是现实生活就是我的教師，它向我揭開了自己的秘密。它使我的心灵充滿着煩惱，在我面前提出了很多痛苦的問題。在你这样年紀的時候，我已經使我父母的清白名字‘蒙上了恥辱’，他們素來是不和警察或者牢獄打交道的。可憐的人們，我感到他們是多么可憐啊！我的父親在警察面前像水銀一樣發抖。而我的母親根本就是恭順的化身。她毫無怨言地忍受着一切，甚至自己丈夫無理的侮辱。她是——常言道得好——服从上帝的意志的！……而这一个卑鄙的上帝完全是人們捏造出來以便奴役自己同類的！”

“怎么！”我驚愕地叫道，“可是你要知道，万物是上帝創造出來的，只有肯定上帝的存在才能解釋生活本身。”

当我說这几句話的時候，我的声音缺乏信心地颤抖着。我的反駁引起了我的交談者的嚴厲申斥。

“牢牢地記住這一點：上帝是人捏造出來的。这是捏造和惡毒的欺騙。当蒙昧主义者捏造上帝的時候，他們也就承認了自己的愚昧無知……”

他口若懸河地講下去。他的眼睛發出閃电般的光芒。他的手指似乎想抓住什么东西似的握得緊緊的，但隨即又迅速松開，在他的这些姿勢和談吐之間，有一种不可捉摸的联系。我覺得，他的話是大胆不遜的。但是，听了他的話之后，我感覺到，在我的腦子里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思想。我開始明白了我从前所不懂的很多事情。我恍然大悟了。在此以前，我对于許多东西只有些模糊的

見解，可是現在却看得很清楚了。

“上帝嗎？”他的声音像巨雷般鳴响。“上帝是什么？只是空洞的声音！在人類丰富的辞彙中，这只是两个多余的字！”

他凝視着我，向我提出一个突如其來的問題：

“你能給我說明上帝是什么嗎？”

他開始沉默，朝我凝視着，似乎想在这一剎那間看透我意識中所發生的心理变化。

我茫然不知所措。這個問題來得很突然，我默默無語，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我因为提不出反駁意見而感覺慚愧，从小時候起，我就一直認為上帝的存在是無可爭辯的、絲毫不容怀疑的真理，这使得我現在举不出任何理由來証实这个真理。照我看起來，上帝是万能的。当我的理智对日常生活或自然現象中的某种事实难以解釋的時候，我便馬上肯定，这顯然是上帝的意志。我的母親時常教導我从一切現象中看出上帝的意志之所在，在我自己的愚昧無知的情況下，上帝也就成了我的避難所。

我找不到任何合理的回答，我尽力向自己的交談者說明感情对我所提示的东西。我在他面前發揮了關於上帝的理論，但这种理論是以感情为基础的。理智和科学跟这种理論是絲毫沒有關係的。

我的窘境顯然使他感到很高兴，他極其殘忍地讓我徹底明白我的立場之不利，然后用他的右手撫摸着自己的青筋畢露的下巴，得意地說：

“上帝是沒有知識的人們为了拭干自己的眼淚而發明的一條手帕。上帝所以拥有这么多的信徒，理由就在这里！……虽則我們現在还不能說明某些問題，但是不应当就此作出結論，以为人根本就沒有說明这种問題的能力。不錯，科学是有限的：因为人類知識

在一定時間內是有限的。然而，不要把這兩者混為一談。假定古代人能夠目睹我們現代人的成就的話，他們一定會驚奇得張口結舌。假使過去的鍊金術者能夠參觀現代的化學實驗室，他們一定會像瘋子一樣在那里徘徊好幾個鐘頭，那時候，他們也許會明白，他們曾經走了多少錯誤的道路，多少偏見被科學上的成就所推翻……但是要知道，照大多數的人看來，生活是由信仰、成見和積習組成的。就拿你做個例子，”他握住我的手說，“你相信上帝，因為人們從你小時候起就教你信仰上帝。從幼年時代起，你已經把上帝的名字看作是神聖的了。但是，乞靈于上帝的名字意味着承認自己的愚昧。當人的腦筋不能夠理解任何事情的時候，他往往在上帝這個觀念里去找尋避難所，這個觀念久而久之就成為人類生活中懦弱、畏縮和自卑的象徵。各種宗教都是從這種觀念中產生出來的，每一種宗教都自命為人們所崇拜的上帝的真正化身，因為上帝證明人們爭權奪利的思想和奴役別人的野心是正當的。”

“多麼崇高的拯救靈魂的言論啊！……那些想一手掌握大地上財富的人尤其喜歡談論這種事情，因為他們急于想製造一只紙老虎來恐嚇那些生活於飢餓和貧困之中的窮人。耶穌，穆罕默德，孔夫子！他們都利用同樣的言論來達到這個目的。”

“並且窮人的上帝跟富人的上帝不同。窮人的上帝對自己信徒們提出的要求更嚴格、更惡毒。懲罰來得更快……富人的上帝比較寬容，並且不大吹毛求疵。這兩個上帝的談吐甚至也完全兩樣！一個常常談到罪孽和懲罰，另一個只談些還可以糾正的缺陷……”

“但是要知道，”我大胆反駁道，“這不是上帝的罪過，而是人們自己的罪過。你斥責上帝面目可憎，但是這應該歸咎於人們。”

“哦，不是這樣！”他也急忙反駁道，“我從來不譴責现实生活里所不存在的東西，我只否認人們根據自己的想像所臆造出來的

东西的真实性……他們之所以臆造这种东西，無非是想借此來掩飾自己的愚昧無知罢了。大部分人的情形都是如此。有些人就利用上帝作为掩飾他們謀財犯罪的假面具。在我們的時代里，只有傻子……或者是坏蛋才相信上帝！”

“对！”不知哪一个人的声音肯定道。原來我的同學們走攏來了，他們剛吃完早飯，現在津津有味地在听我們談話。叶弗連提出反駁。他臉上照例露出几分嘲笑的表情。

我的新朋友分明討厭这种插嘴，这从他臉色上可以看出來，虽則我馬上給他介紹叶弗連和“中國人”，他依然沉默，只勉強點頭向他們問好。談話不起勁了，变得乏味了。这些孩子們想繼續已經打断了的談話，開始暢談上帝，但是他們的談話方式是这么幼稚，連我也有些為他們害臊。有个孩子認為上帝是派來監視人們的工頭，另一个則認為上帝是經常改变自己面貌的惡魔。我的朋友細听他們的談話，臉上沒有一絲笑容。他那周圍長滿了短而硬的黑鬍鬚的嘴唇緊閉着，他的臉似乎突然戴上了一个神秘的假面具。不一会他就開始跟我們告別：

“我希望，我們還能相見。”他和我親熱地握手，這使我明白，他待我与众不同。我十分感謝他。他的最后一句話虽是向我們大家說的，但实在是為我而發：

“我是你們的朋友，列昂·卡尔德利……”他以緩慢而堅定的脚步从窗口走開。人們可以感覺到：在他那有青色長條紋的灰色工作外衣下面，有着鋼鐵般的肌肉。

\*                     \*                     \*

一羣在堡壘中服役的水兵們加入了我們這一伙。當列昂·卡尔德利離開窗口的時候，叶弗連跑到別處去了，現在，他又喘着氣高興地跑回來。他向我和“中國人”使了个眼色，同時通知我們：

客人到了。

我們成羣地向碼頭走去。值日軍官正在那里和一羣興高采烈、有講有笑的姑娘們打招呼。

軍官看見我們來了，便裝出威風凜凜的樣子，提高聲調命令道：“同學們！歡迎我們的客人！”

姑娘們偷偷地望我們，而我們則裝出發窘的樣子，可是實際上，我們心里都有如魚得水之感。這使得軍官不能不重複自己的命令。我們的行動使他生了氣，他怒沖沖地帶着規勸的聲調說：

“同學們！想一想你們學校的榮譽……”

於是，我們便裝出冷淡的樣子走到客人跟前，彬彬有禮地向她們問好。她們也為了顧全大家的體面，停止嬉笑，客客氣氣地把手伸給我們。值日軍官微笑着，透過自己的厚玻璃眼鏡目送着我們。因為我們執行了他的命令，他感到非常滿意。

叶弗連的造化真不小：一個皮膚黝黑、烏溜溜的眼睛上長着濃密的睫毛的姑娘，倚着他那只粗大而有力的手臂。平常顯得很沉着的“中國人”也和他的女朋友手挽着手，似乎想使得我們羨慕他的幸福。

“中國人”頗有幾分理想家氣派。他在寫給愛人的第一封信里搜羅了自己全部表達愛情的字彙。可是，在那封信里，他還是用了不少陌生的詞句。我現在記起了一句不知道他從哪兒抄來的一句話：“我喜愛純朴、自然之美。”他後來接到了一封冗長的回信，信里面充滿了文法上的錯誤和庸俗的見解。

現在，他記不起這一回事了。他的姿態和眼光都說明他是個勝利者。他滿意於自己的成功，並且裝模作樣地望着我們，似乎說，他已經達到我們永遠休想攀登的頂峯了。當他走近我身邊的時候，他慷慨地說：

“怎么样？同我們一道走，好嗎？”他同時得意地微笑着。

其他的同學馬上學他的樣子，他們起先表現的那副窘態很快就消失了。

我們在大廳里舉行了一個有着留聲機伴奏的舞會。“小宴會”提議邀請卡魯佐——一個擁有美麗的男高音的火夫——來參加，因為他可以在舞蹈的間歇中間唱唱歌。

卡魯佐欣然允諾，馬上拿了那只裝飾着紅蝴蝶結的六絃琴來了。

卡魯佐是一個外貌和藹可親、面色蒼白、頭髮鬚曲的人。有一個夏天的晚上，我在堡壘的一個面向着海的炮門旁邊認識了他，那時候，他大概受了夜空的美麗景色的影響，把自己生活中的秘密告訴了我。一切航海的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神秘的歷史，卡魯佐也不例外。但是在他的歷史中，沒有像列昂·卡爾德利的生活道路上所存在的那些荊棘。他是有錢的父母的兒子。由於他的愛人對他變了心，卡魯佐才落到現在這個樣子。他常常用酒來壓抑自己心頭悲痛的回憶，可是在面對着碧綠的大海的時候，這種回憶常常在他的內心里湧現。在那低懸在海面上的夜晚的天空里，他彷彿看見了他愛人的形象。每當卡魯佐講完自己的故事之後，他老是陰郁地默不作聲，他顯然有一種憎恨生活的感覺，似乎他的遭遇之所以不幸，完全是生活的罪過。

有時候，他走到我們跟前，撫弄着六絃琴的琴絃，想借歌聲來發洩自己的哀愁。他所唱的歌曲的主題都是相同的：心愛的女人的變心。

他的歌詞深深地感動了我的同學們。戀愛的激情對於我說來是陌生的，我所最喜歡的倒是演奏者本人的姿態。

卡魯佐的聲音柔和悅耳。其中流露着感人至深的無限纏綿的

情緒。今天他唱得特別好，特別有熱情。這種奔放的感情以巨大的力量吸引著我們。卡魯佐唱道：

你今天來了，  
跟你從前和我同行時一樣。  
不過，如今是另外一個人  
挽著你那可愛的手。  
叫我这可憐蟲怎麼經受得住  
這難堪的痛苦？  
親愛的，你要知道，  
我还是這麼愛你……

這支歌以疑問的語氣結束。歌唱者以充滿愁恨的、感動心弦的聲調問道：

唉，說吧，難道  
我再也不能挽回  
這麼溫柔的愛撫  
這麼可愛的眼波？……

這個疑問是多麼淒楚、悲痛，因而使我覺得，彷彿我自己在體驗這種淒楚和悲痛似的。我望著引吭高歌、忘記了周圍一切的卡魯佐的面孔。他臉上現出無限悲哀的痕跡。他那淚眼模糊的目光注視著遠方，他那撥動著琴絃的指頭微微戰抖著。這一個還富有力量、還能夠用這般響亮的聲調來歌唱的人的姿態，引起了我的深切的同情，我真不解，為什麼一個負心的女人居然把他磨折成這個樣子！由於一種不可理解的聯想，列昂·卡爾德利的形象又在我的意境中出現。

可是，在這兩個人中間有著很大的區別。卡魯佐時常悲嘆訴苦，列昂·卡爾德利則總是向全世界挑戰，並勇于揭發罪惡。他的



坚决的声音和海的愤怒的涛声没有两样。一种比失恋的悲痛更深刻、更高尚的痛苦经常使他激动。他的话里也许没有那种迷惑人心的柔情，但仍能激动和鼓舞人们。现在，我多么想和他再会会面，注视着他的动作，倾听着他的谈论，久久地望着他那双富有吸引力的眼睛，体会一下他的目光怎么样激發和振奋人的心灵。

卡魯佐停止了歌唱，我們很久还保持緘默，不敢破坏他的歌詞所帶來的魅力。我的同學們都深受感動，傾心于这位歌手的姑娘們都打算向他的負心人大興問罪之師。假使这个真誠的火夫想和这些姑娘們中間的某一个來續完他那纏綿悱惻的罗曼史的話，他大概也不会遭到拒絕的。但是卡魯佐沒有起这种念头。他毫不關心周圍發生的事情，又从头唱起來。他就这么样唱下去，与其說为着別人唱，不如說为着他自己唱，一直唱到那个循規蹈矩的嚴肅的值班軍官吩咐我們結束晚会为止。

臨別時，大家流露了依依不舍的感情，人們匆匆地交換着目光，緊緊地握着手。大家嘴里重複說着的“再会”这两个字，在暮色中消失了。

把我們的女朋友們运走的船很快地离了岸。姑娘們在甲板上揮動着她們的手帕。远远看去，这些手帕好像無數在落日的光輝中伸開翅膀的傳書鴿。

卡魯佐走了。叶弗連的眼睛黯然失神。“中國人”依依不舍。落日的余暉在地平綫上消失了。被蒙朧的夜色所籠罩的堡壘沒入了無边的靜寂。

## 九

夏季到來后，我的生活上起了变化。机械学教師把我調到一

个工作繁重的小組里。麥尔息耶工長在工厂門口碰見我，他滿意地說：

“今天你要獨立干活了。我有旁的事情要做。”

我真是非常高兴。但是我極力不現出高兴的样子，免得同學們認為我举止傲慢。麥尔息耶工長覺察了这种情形，愈益鼓勵我，我馬上站到車床旁边去，轉動槓杆，把車床開動。其他的工人們远远向我打招呼。他們都慶賀我。其中有一个用指头在空中划了几个字母。我能够猜想出“成功”這兩個字。他們都希望我成功哩。从我身旁傳來一个人的声音：

“我也慶賀您。”

說這話的是拉亞多，他現在是我的助手。从他的眼光中，我看出真摯的好感。我把手伸給他，他熱烈地握着我的手，一連說了好几遍：

“慶賀您，慶賀您……”

工作不很难：旋一些鉄軸，用兩脚規測量它們，以免磨得过多，注意觀察那些出烟的、像灰色螺旋綫似的切屑，使鉄軸冷却，最后，給机台、心軸和聯動机塗油并擦洗它們。

拉亞多注意地看我做活，他讚許地說：

“所有您的同学都赶不上您。他們还没有做这种工作所必要的精神品質……”

我覺得，这个批評对別人說來是不大公平的，但是它使我的自尊心得到滿足，我以不大相信的口吻回答他：

“大概您把他們估計得太低了。”

“可能是这样，”拉亞多勉強同意，“但我所指的不只是他們的專業技能，而是他們的精神品質。責任感和完成自己職責的高尚意志是人人所不可少的……您就有这种精神品質。”

我力求了解他的語意，然后回答說：

“也許是這樣……在一切場合下，我總是感覺到，似乎我的生活是在重新開始。”

這幾句話真有破冰的力量，消滅了以前存在于我們之間的種種隔閡。我把自己在放蕩的青春時代所走過的那一條曲折的道路，詳詳細細、老老實實地告訴了他。

他注意傾聽，時而閉上眼睛，時而凝望着我，他尽力不漏掉我的每句話或每個姿勢，似乎想牢牢記住我所說的一切。当我開始沉默的時候，他才重複說道：

“說得對，說得對！這就叫做責任感，如果您沒有這種感覺的話，那末，您就不会為了自己的生活 and 別人（跟您相似的人們）的生活之間的關係這一個問題而耽憂了。我說的話您不要認為奇怪，”他解釋道，“我和列昂·卡尔德利曾經談論過您。我們兩個人很了解您。我們知道，在您的童年時代，黑夜比有陽光的日子要來得多。”

“列昂·卡尔德利是個頂好的人！”我叫喊道，“他善于說一些感動人心的話……”

“對，這些看得透我們周圍的黑暗的人就是這樣的。他們以穩定的脚步向前邁進，同時給那些在深不可測的黑夜中迷了路的人指出一條道路……”

停頓不久，他接着說：“對於我來說，列昂·卡尔德利不是個萍水相逢的朋友。從最早的少年時代起，我和他就曾并肩鬥爭過。我之所以對新的生活具有信念，還應當歸功于他。他使我深信：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人類的前進，能夠使人類的努力成為白費。人類所散播的一切種子總有一天會結出果實來……”

我非常驚愕：我當初那麼輕視過的人原來是這樣的！我十分

悔恨。我想对他坦白承認我的罪过。我惶惑不安地咕囁說：

“我曾經認為，殺人是可怕的罪行……”

“对，基督教的道德觀點是：‘不要殺人！不要偷竊！’”他冷酷地放声大笑，隨即接着說：“最純潔的博愛啊！可是当殺人行為是出于神聖的復仇的動机的時候，這種行為就是最合乎正義的事業了。”

拉亞多的眼睛閃出明亮的光輝，他的顫抖的聲音壓倒了整個車間的喧响。

“您現在還年青，您的未來還得由您自己來掌握。可是拿我來說，將來註定要在世界上建立偉大的正義事業的不是我這種人。只有那些受過更大的苦難並且能夠為着未來的日子——偉大的解放日子——保持堅忍精神和勇敢性格的人，或許做得到這一步。他們會同心協力地把新的生活建立起來。那時，人們也許能夠自由地歡笑歌唱，他們那種歡天喜地的情景將是我們所想像不到的。

“我就缺乏這種堅忍不拔的精神。有些人只顧想到自己，他們認為最簡單的办法就是親自和劊子手算賬，我自己便屬於這種人。我把這種清算幾乎看作是我私人的事，和其他與我同病相憐的人們毫不相干，可是在這些人中間，大概有不少比我更有力量的人，有朝一日，他們定會用更好的办法來懲罰那幫劊子手！”

後來，他對我講述他自己過去的歷史、他的飽受磨折的生活以及大地上到處出現的種種不公平的現象。

“您可以看出，我就是這種不公平現象之下的一個犧牲者。但是世界上滿是像我這樣的人。當所有這些人團結起來，並且用共同的語言來說話的時候，什麼東西也不能抵抗他們。那時候，生活才真正的成為‘生活’，人才真正的成為‘人’。‘人’和‘生活’是永久的、不可戰勝的。我希望您懂得我的意思。”

\* \* \*

从这一天起，沒有誰能够破坏我們之間的友好關係。列昂·卡尔德利、“老攏”、拉亞多和我都被那比普通友誼更偉大的某种东西联系了起來。这几个人的精神世界的隱秘角落——他們的思想 and 理想、他們的意志和希望，慢慢地在我的面前展露了。

時光过得真快，快要举行考試了。

晚上，我常常不睡覺。在同學們上床入睡之后，我燃起我母親送給我煮咖啡的小酒精灯。它所發出的吱吱声对我起着安慰的作用。当咖啡沸騰時，我便開始温習功課。

在深夜里，我有時听到打从堡壘的地窖里傳來的声音。这种声音已不像从前那样使我耽心，但仍然使人產生憂郁之感。有時候，打那里發出鉄門的嘎吱嘎吱的声响，还可以听到憤怒的喊叫声、压低的呻吟声。然后，那充滿着可怕的神秘性的、死一样的靜寂又開始了。在昏暗的夜色里，我彷彿看見某些不祥的物体的輪廓，它們到黎明時便隱匿不見。

守衛堡壘的水兵和兵士們每晚必須在离墓地不远的地方站上几个鐘头，他們肯定說，他們在那里看見过幽靈。我拒絕和他們談論这个題目。我怕他們会把我当作是迷信的胆小鬼。但是我堅決相信，这个堡壘在黑夜里充滿着黑暗的勾当和可怕的事件。

有時候，我晚上並不孤寂。当“老攏”在堡壘里值日的時候，他常來訪問我，于是我們便談論我們的朋友們。我們怀着深摯的感情談到列昂·卡尔德利、拉亞多和麥尔息耶工長。我們談到未來幸福的日子以及造成我們現在这种毫無樂趣的生活的原因。的确，对于这些原因，我們自己也还不大了解。

某夜，“老攏”簡略地通知我。

“星期日，你必須完成一項任务。”

第二天，列昂·卡尔德利指示我：我必須進城一趟，在那里找一个人，对他說几句暗語，听他的回答，並把他的話記在心里。

“没有什么字条！”列昂·卡尔德利指示我說，“嘴里說过的話就跟海上的浪花一样！……”他額头上現出了深深的皺紋，这証明他在緊張地思索着。他接着說：

“如果畏怯的心情制服了你，並且你的舌头想洩漏秘密的話，那么，把你的舌头咬得出血，但切莫洩露这一件与別人——相信你的人——的安全和生命有關的事情。”

在城里，我一下子就找到了那个神秘的陌生人。他住在郊外一間簡陋的茅舍里。当我走到这个陌生人的身边時，我在他耳边低声地說了那句暗語。他馬上明白了一切，並且用逼人的眼光注視着我。他那双藏在黑眼鏡后面的眼睛也立時閃出光芒。我只注意到他的大大的鷹鼻子和垂到唇边的、使他顯得怪模怪样的鬍鬚。他請我坐在他对面，他自己則坐在光綫不大好的角落里，这样一來，我所看到的只有他那旋轉着一串表鍊子的粗大手指。他以親切的声調慢騰騰地說道：

“轉告你的朋友(他沒有指出名字)說，生活就是活動。在我們花園里，樹上的果子快成熟了，从目前的雨水看來，收成必定很好……”

說完了这几句話，他就叫我走，沒有作任何補充說明。我帶着失望的心情打他那里走出來。照我看來，列昂·卡尔德利的小心叮嚀可說是過分的了。

在城里，我覺得一切都顯得乏味、單調。甚至于和母親会面也不使我快樂。她为此非常耽心。

“你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事情？”她問我，“對我說，親愛的，你出了什么事？”

但是我沒有說什麼。為了保持緘默，我讓我的舌头試了試列昂·卡尔德利介紹給我的考驗自己的方法。我沒有在家里过夜，当晚就搭官長的汽艇回到了堡壘。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噩夢。很多奇形怪狀的矮人在我面前跳着怪難看的舞蹈。跳舞以後，這些丑陋的、手中拿着燃得通紅的火炬的矮人——都變成了巨人。他們在我不認識的某個地方放火焚燒着不能通行的山林。巨大的火舌發出噼啪的響聲，升入黑暗的天空。忽然這些巨人又不是巨人了，他們變成了一大羣女人——尖聲怪叫的、蓬鬆的亂髮隨風飄舞的女人。她們踏着雄赳赳的步伐。在她們瘦癯的臉上和瘦削的身體上都印着死亡的痕跡。其中有些女人手里拿着閃閃發光的劍，其餘的人則拿着生鏽的槍。她們口吐涎沫，嘴角歪斜，同時發出凶惡的號叫聲。看見我以後，她們怪叫一聲，向我身上撲來。我慌忙奔跑，一邊想掙脫她們的無形的手。但是她們用比野獸的爪子更尖的指甲攔住我的喉管，我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怪叫。

雖則我的眼睛已經張開，並且看見叶弗連站在我面前，我還是聽見她們的可怕的喊叫聲。叶弗連生氣地問我：

“活見鬼！你夢見什麼？為什麼你像着了魔似的大喊大叫？”

我已經清醒過來，但是使我心驚肉跳的夢中的號叫聲彷彿仍在我耳邊響着：這原來是我們工場的汽笛聲。同學們都笑我，叶弗連說：

“你活像在宗教裁判所受拷問的人那樣大喊大叫！”



考試結束，假期到來了，全體同學差不多都已分散到不同的方

向去，叶弗連也是其中之一，他動身到首都看他的父母去了。城里只留下“中國人”和我。在離開這一座已有很多東西值得回憶的古老的堡壘以前，我們輪流地和每一個朋友：列昂·卡尔德利、拉亞多和“老猶”等人話別。然後，我們走遍了我們心愛的角落，跟它們也說了一聲“再會”。

在老騎士的鐘塔上，我們找到了我們的朋友——水手長。他正在了望遠方的海洋，嘴里像平常一樣喃喃不休地談論女人。他一看見我們走來，便皺起眉頭，用平淡的目光向我們這一邊迅速地望了望，隨即又把他自己的一雙眼睛挨近望遠鏡。可是，最後，他終於跟我們道了別。

“好吧，孩子們！像法國人那樣說一聲‘Au revoir’<sup>①</sup>吧。你們就要動身了，但是你們還是要回來的。海正像愛情一樣：它越是不幸，它就越使人傷心。今天，你們就要離開自己的窩，沒有你們在這裡，這只窩就會像孤獨的老人的心境那麼冷漠。但是，你們會用自己的青春的熱情來溫暖這些等待着你們的人的心……生活是多麼簡單，同時又是多麼複雜啊！唉，噫，噫……”

他的聲音由於內心的激動而顫抖。他的眼眶里充滿了淚水。但是他沒有離開他的望遠鏡接着說：

“好，你們就要動身了，我們仍留在这里……留在自己常住的地方，繼續度着這種毫無樂趣的生活，這種生活是永遠下降，不會上升的……我們是命里注定了要等待的，要白白地指望的。但是終有一天，我們會忍無可忍，你們這些年青人也會盡量使自己的力氣來……我的眼睛已經感到疲勞了，可是它們仍舊會望着遠方的海洋。有時候，我將把自己的眼光從海洋轉移到陸地上來望望，

---

① “Au revoir”，法語，意即“再會”。



是不是从陸地上吹來了清新的風，这些今天从牢籠里掙脫出去的青年們会不会回來……或許，終会有那么一天，那時候，我会感到陸地上吹來的風比海洋上吹來的風更愜意些……總之，一路平安，我的小鸟們，可是你們要当心女人！”

大家沒有握手，也沒有做告別的手勢……但是在我們的心灵里，留下了他这种使人費解的話語的回声，腦子里很久还記起那一双被突然湧出的淚水所潤濕的眼睛。

“老羅”在臨別時比这个年老的人更加緘默。他差不多一句話也沒有說。他那高談闊論的習气全都消失了，像鹽一样消融在別離的苦海里了。只有他的粗糙的、起繭的手緊握着我們伸給他的手。他臨別時擁抱我，同時在我耳边咕囔地說：

“我会到城里來找你的。假日里我还可以和你在街上溜躑。”

他帶着苦笑轉过头去向其余的人說：

“不要忘記我……”

拉亞多對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說了些親切的話。我們知道，我們離開这里以后，沉重的負擔会压在他的肩头上，因为这些被判决在碉堡里做苦役的人須得完成我們的全部工作。但是拉亞多只帶着他所素有的和藹态度嘻笑地說：

“这又是个急于等待你們回來的原因。”

为了和列昂·卡尔德利話別，不得不耍些巧妙的手段。近來，我們看出了，他非常耽心，因为他受到了嚴格的監視。

“小心行動，”拉亞多預先囑咐我們，“他和外面的联系受到了限制……長官們已經怀疑他……”

在最后一个晚上，我們終于獲得了和他話別的机会，虽則有哨兵長在一旁監視。

列昂·卡尔德利还是像平常一样沉着。我們和他談到許多事

情，談到我們每個人現在準備出發前去的城市和地區。這使得他對墨西哥的地理，對國內各省區的气候狀況以及全國寒帶、溫帶、熱帶的生活環境和自然財富，發表了不少意見。他像不大重視自己的談話似的順便說道：

“我們國家擁有大量的物質財富，無窮的生活資源……假使這些財富不是分配得這樣不公平的話，那該多好！”

“你們在這裡，在這個苗圃里，學習過墨西哥的歷史沒有？”他問我們，在得到否定的回答之後，他大聲說道：

“不懂得嗎！學習、學習……為了什麼？為了做一個空頭的博學多能之士嗎？可是連最重要的東西都不學習。真是荒謬已極！老是學習，老是想了解機械學的發展規律，但是關於我們生活的關鍵問題却一點兒也不知道……哈——哈——哈！……”他的肩頭隨着他的苦笑而抖動。

“這些青年們，”哨兵長插嘴說，“完全不需要這種知識——要知道，他們將來不過是一些普通工人罷了。”他的話里透露出輕視的意思。

列昂·卡爾德利發覺了這一點，於是他便照舊用從容不迫的音調反駁道：

“正因為他們將來不過是些普通工人，他們才需要這種知識，也許，他們在學習自己祖國的歷史的同時，會充分了解到自己生存的意義。”

官長皺起眉頭注視着他。我們恐怕無意中成為一場風波的肇禍者，便急忙和我們的朋友告別，懷着和這個官長的見解相抵觸的心情，憤然走開。

晚上，舉行了正式的餞別會。水兵們也走來和我們話別。在吹過晚號不久之後，就聽見唱片的聲音。卡魯佐這一次唱得比平

常更好。他最后唱的一支歌特别使大家感动。歌词叙述着别离的情怀，虽则唱歌的人故意为我们选择了这支歌，可是我们大家都觉得，他仍然在追慕着那一个使得他感到痛苦的女人：

不要为别离伤心，  
不必为别离流淚！  
要知道，我们后会有期，  
我的朋友！等待重逢吧……



我回到了家里，这使母亲感到非常快乐。她像迎接节日一样把房子收拾好，到处陈列了鲜花。她在我那张穿海軍制服的画像前面放了一大个由白玫瑰、红郁金香、茉莉花和盛开着花的橘树枝扎成的花球——这些花都是从我们的花园里摘来的。这个花园是我父亲经常喜欢休息的地方。它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去，在夏天的高高的天空下面，在静悄悄的夜里，在香气袭人的檸檬树中间，我曾经在这里体验过自己精神上最初的激动。当时，父亲照例为母亲朗诵着他所喜爱的书。他时常走遍所有的小书店去寻找一些能够满足他的需要——一个工人所需要的书籍。我一边听父亲朗诵，一边开始幻想。书教我热爱海洋，有时教我像讚美新娘似的讚美海，快乐地倾听着波涛击岸的音乐。但是我的思想总是萦绕着海的深暗所在，竭力想猜透藏在那儿的秘密。

现在，一切都起了变化。因为逐日不断地看海，我已经觉得它没有从前那样的魅力了。如果我仍然像往时那样向往着海的话，那只是因为它能够把朝气注入我的身心的缘故。现在，我幻想着另外一些事情。我体验到另外一种心灵的激动。生活引导我和许

多現實的、活生生的人物接觸，這些人物沒有我讀過的書中的主人公那麼浪漫、那麼理想化，然而他們却具有一種希有的精神力量。如果我所喜愛的書中人物只傾慕某些崇高的理想的話，那末，我在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人物在我內心中喚起了至今還不曾有過的感覺。當我聽到他們的言論的時候，我的心便像春天里的鳥那樣在我的胸膛里歌唱起來。

可是我仍舊像以前那樣喜愛海。海永遠是我的朋友。我往往在鋪滿砂石的海岸上接連盤桓幾個小時。砂石被陽光晒得熱不可當，以致燙壞了我的腳。現在，在暴風驟雨的日子里，我尤其喜歡海。海狂怒時所現出的那一幅壯麗的圖景以及波浪的猛不可當的洶湧姿態都使我讚賞不置。海的波浪很像神話中的巨人，他們從自己的道路上掃除一切，他們剎那間消失了，隨即又像一支所向無敵的大軍中的戰士們似的千百萬次地沖回來。

在假期里，我訪問了我的老朋友——漁夫們；他們親切地歡迎我。可是我還是看出了他們對我的態度有些疏遠，這使我很傷心。照他們看來，我成了另外一個人。過去，我曾在他們中間消磨了一段很長的、值得回憶的時間，現在呢，我的制服，我的軍人的儀表，我臉上由於經歷了新的精神體驗而流露出來的嚴肅的男子氣概——這一切都使得他們和我疏遠，好像在我們中間築起來了一堵牆似的……有一天，皮膚黝黑的米格勒（一個結實的有着公牛般身軀的年青小伙子）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我說道：

“紙糊的小水兵！”

這句戲言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但繼之而來的友好的笑聲尤其加深了侮辱的感覺。漁夫們望望我那穿着軍靴的雙足，隨即無意地把視線轉移到自己那雙好像深深地插在泥土之中的多節樹根似的粗大的腳上去。

我的兩只軍靴使得我不好意思。照漁夫們看來，我的制服也玷辱了我，因為他們記得清清楚楚，我曾經和他們并排坐在一起，袒着背接受陽光和帶有咸味的海風的撫愛。當時我也有像他們這般粗大的腳：我靈活地用它們鈎住船纜或是把它們插入岸邊松軟的泥沙里。

現在，朋友們突然間所表現的那種冷淡的態度使我深感痛苦：這可說是我在自己甜美的新生活中所嘗到的一點苦味。可是在這些人中間，仍有一種使我熱愛他們并想和他們緊密聯系的東西。這就是他們在生活中所表現的偉大、英勇的行為以及他們那經常準備鬥爭、準備犧牲的精神。由於不斷地和自然鬥爭，他們過着極其危險的生活，同時被一種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情團結了起來。至於這種深篤的友情，我往時也曾感染過。

有一次，皮膚黝黑的米格勒，大概懊悔不久以前說了那句輕薄話，向我說道：

“噯，親愛的人（漁夫們往往這樣親暱地叫喚我），丟掉你的軍用品，跟我們一起到海里去吧。”

我的心快樂得卜通卜通地跳起來。我欣然向那些迴旋于清晨的明朗天宇之中的白色海鷗揮一揮手，跑回家里，把衣服換掉，立時變得和我的漁夫朋友們一模一樣。

恰巧遇到了好天氣。拉加爾托伯伯——一個牙齒脫光了的、面孔像手風琴那麼皺縮起來的老年人（在這些漁夫們中間，他似乎被當作一個頭目）肯定說：我給他們帶來了好運氣，因為我們不僅捕獲了大批魚，還鈎到了一條鯊魚。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我把自己的鈎拋入海里，突然間，我感覺到有什麼東西把我猛然一拉，使我幾乎跌到水里去。

我設法放鬆鈎絲，但是我只能勉勉強強地掌握住它……拉加

尔托伯伯看見我处境困难，赶忙走上前來幫助我。

“活見鬼！”他喊道。“我忘記了你！把釣絲放鬆些……現在拉緊，拉緊！……又放鬆，活見鬼！現在快些拉；捉住了，我的親人兒！”

我執行着他的這種難以咒詛和謾罵的命令，用全力拉，把那條鯊魚拖到船舷邊。它猛烈地跳動着，激起很大的浪，我們的小船似乎馬上就要被它弄翻了。恰好在這時，米格勒的黝黑身軀在我身邊出現，他手里拿只魚叉。他肌肉發達，體格強健，活像尊銅像。他把手向前一揚——魚叉發着尖銳的嘯聲破空飛出。

“投中了！”大家同聲喊叫起來。“正好射中肚皮！米格勒，你投中了它的肚皮。”

的確，魚叉投中了目標。飛濺的噴泉證明了，皮膚黝黑的米格勒的手法真不錯，他站在船舷上，揚揚得意地微笑着。

我們回到了岸上。大家跑來看我們捕獲的大批魚。漁夫們懷着他們素有的高尚友情，指着我說：

“是他捕獲了一條鯊魚。”

他們好意地說說笑笑，讓我獨享勝利者的光榮，其實，沒有他們的幫助，我是完成不了這項任務的。

\* \* \*

“老羅”時常來看我，我向他打聽列昂·卡尔德利的消息。每逢“老羅”到我家里來，把手伸給我的時候，他就說：

“‘那邊’問候你……”

“那邊”，這是指我的朋友們：年老的水手長、拉亞多、列昂·卡尔德利以及我們所喜愛的一切地方。在那里，我們曾經無數次地坐在堡壘的一個炮門里面，觀看着夜晚怎樣在大海的上空鋪展開自己那黑色的帳幕。我們仰望着無邊無際的高空，學習認識星星；我

們知道，有些星星的顏色是紅的，還有些則是白色或綠色，這是跟它們的變冷過程有關的。當時，我們就是這樣來理解宇宙的秘密的。

“科學和詩歌對人世的體會照例是不一致的，”列昂·卡爾德利曾經對我們說過。“可是，我們時常能夠碰到有些詩人，他們的世界觀比科學家的更合乎科學，反之，我們也能夠碰到有些科學家，他們的詩的靈感比詩人的更為豐富。這些人都沒有正確了解，他們究竟適合做什麼工作！”

“中國人”沒有忘記我。正像我一樣，他總是懷念着那種使我們的舊巢顯得親切的溫情。在這座城市里，一切東西都顯得冷漠寡情，使人有離羣索居之感。晚上，我倆在城里信步漫遊，白天，我們到近郊的鄉村里去旅行。“中國人”的母親把我當作自己的親眷一樣看待，有一次，她帶着悲哀的聲調對我說道：

“真的，我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家里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引起他的興趣。他老是留戀學校生活，一心一意只想回到籠子裏去……我真不明白，那裡有什麼東西使得他這樣喜歡。”

聽見了他母親的埋怨話，“中國人”只聳聳他的肩頭：他知道，她不會諒解他。

有一天晚上，我和“中國人”信步走到一條靜悄悄的、偏僻的胡同里。我們在巷角里看見一羣人，他們似乎在為什麼人守望，一面焦灼不安地向四面顧盼。在不遠的地方，有一個人正在牆上貼標語。我們覺察到他們正以警惕的眼光注視着我們，於是我們便急忙走開。過了一會兒，我們又折回來，這兒已經一個人都沒有了，只看見淡綠色的牆壁上貼着白色的標語。標語上的彩色油墨還沒有干。這就是號召起義的標語，其中說到人民的飢餓和貧困，還說到某些使我和“中國人”大吃一驚的事情。

幾天以後，“老籬”進了城。他帶着神秘的样子通知我們說：

“列昂·卡尔德利高兴到了極點：神聖的火焰快要在全國燃燒起來了……”

号召起义的地下宣傳工作不斷地進行着。警察想設法拘捕那些鼓動者，但是一點結果也沒有。有時候，他們肯定，他們已發現鼓動者的踪跡，可是革命者無論何時都能夠把他們哄騙過去。

父親有一次規勸我說：

“晚上不要离家，全城正在進行搜查。”

在這些日子里，街上很早就沒有人了。居民都現出驚慌的樣子。大家小心翼翼地談話。很多人家的大門不等天黑就落了鎖。黑夜在月光下面以寂然無聲的步調走過這個城市。可是天一亮，牆壁上就出現新的号召起义的標語。

我和“中國人”偷偷地看這些標語。为了不引起警察的注意，我們在不同的地方看：在這裡看一行，在那裡看一行。其中有好些話深深地感動了我們：“自由是用血換來的……”、“他們不能夠把未來攔阻在過去的廢墟中間！”

## — 二 —

假期結束了。我的同學們像春天里的燕子似的一個一個地回到了古老的堡壘里。這些年青人的腳步聲使得堡壘里的石板重又發出低鈍單調的声响。在所有的角落里，響起了叫喊和喧笑聲。叶弗連高兴地回來了，他跪在寬大的院子中間，吻着地上的石板，並且朗誦道：

“向你致敬！我的祖先們的土地！”

大家快樂地向他鼓掌，我們別後重逢，覺得非常高兴。

新的學習和勞動的一年就是這樣開始了。現在，叶弗連、“中



國人”和我已不必互相尋找。我們經常在相同的地方會面：在堡壘的炮門里、在海岸邊或是在“老騎士”的鐘樓上。我們剛回來，就急忙去看年老的水手長。他非常親熱地迎接我們。

“你們好，小伙子們！你們又回到這裡來了嗎？”自從我們認識他以來，他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在我們面前笑了笑。“你們又要做苦工了嗎？好吧，歡迎你們！這兒總有些很好的地方供你們遊玩！”

拉亞多遠遠看見我們就揮起手來。從他那閃閃發光的眼睛和流露在臉上的愉快的笑容看來，我們的回來顯然使他十分高興。

列昂·卡尔德利笑嘻嘻地對我們說：

“我像時鐘的指針一樣，總是繞着距離相同的圈子跑，每逢我走完了一個圈子，在我的心裡便產生某種新的理想來代替慢慢消失的舊的願望。”

現在我們的功課更加緊張，工場里的工作也變得更加複雜。我們頭上又奏起摩托和渦輪機的交響樂。

\* \* \*

陰森的秋季像幽靈似的到來了。在最初几陣寒風的侵襲之下，樹木都變得赤裸裸的，海岸顯得比平常更荒涼。父親在信里講到一些可能發生的神秘的事件。母親的來信則露出焦急的情緒：她耽心我會發生什麼意外。

列昂·卡尔德利帶着憂慮的面色勸我說：“應該隨時戒備。”

有一天晚上，“老獾”說：“我們像住在一隻火藥箱子上面似的……”

我們學校里的教員們比任何時候來得沉着和緘默。為了預防不測起見，他們經常躲藏在官長們的房子裡，囚犯們受到更嚴格的管制。防衛加強了。生活變得惶惶不安了。

我們和列昂·卡尔德利也很少会面。他又被鎖在牢房里，失掉了在陽光下面行動的机会。拉亞多不大和我們談話，只有臉孔尖削的“老獯”到处奔走着，打听消息。有一天晚上，当海上風浪大作的時候，他偷偷地走進我們的屋子，低声通知我們：

“革命在北方爆發了……”

那晚上，我們睡不着覺。堡壘里常常發出武器的声响。甚至衛兵們的吆喝声也使人心驚肉跳。但是从地下室里，透过鏈索的叮当声和門門的嘎吱声，仍然傳來囚犯們的歌声。

翌日，我接到双親的信。母親寫道：“我的心肝，愛護自己，当心些，不要多說話。”父親補充这么一句：“不要信賴任何人，甚至于自己的影子。”

在工厂里，大家沒精打采地做活。沒有人像从前那样專心于自己的工作了。在一个美麗的早晨，麥尔息耶工長从城里回來，他站在嘉里齐昂納号的船舷上，向我們做了很多神秘的手勢。他滿臉笑容、喜形于色地告訴我們：

“革命勝利了。”

不久以后，“老獯”也出現了。他露出喜出望外的神色，揮着手向我們喊道：

“独裁者下台了！”

我們停止工作，成羣地集合起來，兴高采烈地討論这一事件。官長們不敢驅散我們。他們走过我們身边，側目望着我們，只提醒我們說：

“孩子們，做活去吧。”

沒有絲毫長官的声調了。

父親在給我的家信中寫道：“使墨西哥人民遭受了嚴重災難的那个人會到我們城里來。”

\* \* \*

过了几天，我們動身到城里去。独裁者帶了他的親信部隊到達了城里。居民都跑來瞧瞧他，像是來看一只希奇的野獸似的。母親帶着非常激動的心情說：

“我的心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这个人还有點天良的話，他連一分鐘也不能呆在这座城里。受难的人的哼叫声，会像陰間里發出來的咒罵声似的，不断傳到他耳边來。但是世界上有着一些窮凶極惡的人，我的心肝！他們凶惡的程度你連想也想不到的。”

父親也來看看独裁者。

“人民是寬大的，”他說，他的响亮的声音像鋼鉄般堅強。“一切美好和高尚的东西都是从人民中間產生出來的。人民是民族光榮的、取之不竭的源泉。我真想知道，这个人現在有什么感觉？”他問他自己，他的眉毛高高地豎起來。

“你們瞧瞧这个殺人犯，”他苦笑了一下，接着說道，“他低着头走路，怕看見人民的面孔，因为人民都望着他，都沉默地挨着他身边走过，而这些默默無言的人就是他那些擻髮難數的罪行的見証人……”

“中國人”、叶弗連和我同去看这个已在外國殖民地地上找好了藏身之所的独裁者。夜色在無边的靜寂中緩緩地降落到大地上。很多人在我們前后移動。他們像我們一樣，都在独裁者旁边站上一會兒。這時，独裁者弯着肩背，他的蒼白的头垂向胸际，兩只手擱在背后，他在面向着海的木头造的涼台上踱來踱去。

羣众以冷酷的、警覺的眼光盯着他。他們的眼光里也含蓄着沉痛和責難的表情。人們沒有辱罵，沒有叫喊，沒有控訴，只是保持緘默。但是當他們走过他身边的時候，都憤憤然舉起手，而独裁

者看見了这个動作，便像一個受驚的小孩子似的戰抖起來。

叶弗連咕嚕說：

“偽善者……豺狼……”

“中國人”忽生同情之感。他喊道：

“不幸的人！”

“為什麼不幸呢？”

“你瞧，一種冰冷的沉寂包圍了他。這種沉寂比那些控訴他罪行的受難者的响亮聲音更是可怕。”

“人民是強大的！”叶弗連叫喊道。“他們的緘默正像一把懲治罪犯的寶劍！”

“對，人民是強大的，”我興奮地重複說，“他們是一切偉大的事物的根源……”

人們仍然默然地在獨裁者的身邊走過，簡直像看一具死屍一般。有兩三個婦女，臉上帶着憐憫的表情低聲說：

“可憐的人！……”

但是沒有忘記獨裁者的罪行的男人厲聲反駁她們：

“噯，可憐的人？可是那些數不清的、被他一手破壞的家庭又將怎樣說呢？”

\* \* \*

翌日，獨裁者坐船出國。沿着海岸的馬路上擠滿了始終是默默無言的人。彷彿在惡夢里似的，許多男人、女人和孩子們的臉在獨裁者的眼前閃現着。本地貴族的代表們在甲板上表演了一幕錢行的丑劇。太太們向老頭子獻花。這些貴族們臨別時向他歡呼。老頭子哭起來了。在他那張凶惡表情還不曾失掉的臉上流着眼淚。一個站在人民羣眾中間的、鼻子又寬又扁的人忿忿地說：

“鱷魚的眼淚！”

另外一个人隨声附和道：“他在伊卡莫尔①也是这样哭的！”

“不錯，”第三个人說，“他哭泣，因为眼淚和受难的人的血同样是咸的。”

羣众你一言，我一語，大家怨声載道。最后，甲板上的送行儀式結束了，这时，一个有着醉鬼的眼睛和硬鬚子的兵士大声怪叫，向独裁者保証說：

“軍隊永远拥護你！……”他的話向海上飄去，而这个老豺狼的眼睛里，剎那間發出了兴奋的光芒。

傳來了汽笛声。机器開動了。螺旋槳開始旋轉。海水被它激動得湧起浪花來。本地的貴族們向独裁者致敬，他毅然決然地點头和他們告別。人民仍然站着，保持着冷淡的沉默，像一羣在这个舞台上看不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的观众。

### 一三

我們商量好了在碼頭上会面。叶弗連挽着我的手，他帶着愁悶的声調問道：

“他們今天会不会出來？”

“大概会出來的。”我不完全有信心地回答。

恰好在这時候，“中國人”气喘吁吁地跑來，他大声向我們喊叫：

“來了！他們來了！”

被釋放的政治犯慢慢地向我們走近，他們臉上現出了喜悅的光彩。他們中間有几个人入獄時还很年青，到現在出獄時已經头

---

① 指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日迪亞斯的軍隊在伊卡莫尔被墨西哥總統 雪巴斯吉雅諾·特哈塔的軍隊戰敗。——俄譯本注。

髮斑白、心神衰頹了。列昂·卡尔德利離開了其余的人，走到我們跟前，擁抱我們。他分明非常激動，但是臉上仍保持平時的嚴肅神情。

“喜悅是一種複雜的感情，”他激動得聲音變得斷斷續續的向我們說道，“一個面對着幸福的人，頭腦最不容易保持清醒。”

列昂·卡尔德利顯然滿懷着喜悅的心情，但是這種心情只是沉着地表現在他那與眾不同的眼光里。他和我們在堡壘里度過了她的最後一晚。他仰望著無邊無際的、只有那被秋風卷來的烏雲浮游其間的天宇，用瘖啞的聲音說：

“人們的語言是多麼簡單和貧乏啊！人們今天對我說，‘你是自由了！’我問我自己，‘我真是自由了嗎？’現在，我望着這片有無數奇形怪狀的烏雲在上面飄浮的遙遠的天空，我就想到自由。我是真的自由了嗎？”

他停頓了片刻。剎那間，萬籟俱寂，只聽到波濤擊岸的聲音；隨後，他用那在黑暗的夜色里聽來特別動人的聲音說道：

“你瞧這些烏雲，我時時問我自己，是不是它們自願到這里來的呢，或者是有旁的理由使它們飄浮在夜晚的天空里呢？……要回答這個問題當然是容易的……但是，在人們的生活中，情形就要複雜得多了……‘你是自由了’，他們這樣對我說……但是我想知道，自由究竟是什麼？看起來，自由似乎是實現我們嚮往美好與和平生活的意願的可能性……但是我們的意願被那壓迫着我們的生命的可恥現實壓倒了……我是自由了！打哪裏得到自由呢？我甚至沒有自由可以到自己所喜歡的地方去。我希望，”他把手伸向那已經發亮的天空，叫喊道，“把世界擁在自己的懷抱里，擁在偉大的愛的懷抱里。我希望團結一切人，使他們和平地、幸福地生活，使他們和我們一道爭取美好的未來……但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的生活

是嚴酷的。而我們这里的自由不过是一个經常不断地、無情地欺騙我們的假定的術語罷了。”

他稍稍鎮靜了一些，接着說道：

“我以后会把自已的消息通知你們的。虽則很多人認為，一切都結束了，可是实际上，这只是个長期、激烈的斗争的開端。它的結局决不是我們大家都能看到的。我們要相信歷史。它教我們在瀏覽过去的史实的時候，同時能够認識到未來。”

臨別時，我們一直把他送上那只在初漲的潮水中搖晃着的汽船。最后，他和我們握手，站在甲板上，久久地凝視着我們。他的眼睛里時時閃爍着星火般的光芒。

响起了汽笛声，船离了岸。我們向他揮手。列昂·卡尔德利掏出手帕，在空中揮着它。手帕被狂風吹得飄舞起來。

\* \* \*

我們回到了工場里，今天，我們感到工場里好像空無一人。麥尔息耶工長安慰我們說：

“人的智慧就是打生活的这种矛盾里成長起來的。生活里充滿了各种教訓……”

我們和麥尔息耶工長也可以交換些思想和印象。但是他的話沒有列昂·卡尔德利的言論那么富有鼓舞力量。拉亞多是我們的經常的交談者，但是他不久也對我們說道：

“我也快要離開这里了……出發到天職在召喚我的地方去。”

过了几天，他穿着一套和他的身材十分相称的黑衣服走到我們跟前。他的衣服的黑顏色顯明地襯托出他臉色的蒼白。他用微帶悲傷的声調對我們說道：

“赦免我的命令已經到了。我將搭下一班的嘉里齐昂納号動身。”

悲哀的沉寂籠罩着一切，打破沉寂的照例只有機器的轟隆聲和波浪的喧囂聲。那麼說來，拉亞多也要離開我們了，這使我們的心里留下了空虛的感覺。

\*                                 \*                                 \*

很多事情在我們生活里起了變化。我們不知怎的無形地變得沉默起來。孤寂越使我們苦惱，我們便變得越是沉着。列昂·卡爾德利寫給我們一封信，他在信里寫道：“我出發到北方去，敵人正向那里集結兵力。”

“老獾”帶來了使人驚惶的消息。

“新政府恐怕不能長久掌握政權。”他顯然怀着激動的心情說。

有一天早晨，摩托的響聲打靜悄悄的海灣上傳來。哨兵高聲呼喊。回聲慢慢消失了，接着，傳來一個人的驚慌的回答聲。汽船獲准靠岸，堡壘的司令官從船里急忙跳出來。他召集官長們，帶着顫抖的聲音向他們宣布：城里的軍隊譁變了。

“中國人”和叶弗連惶惑不安地望着我。“老獾”大罵道：

“狗崽子……讓鯊魚吃掉他們！”

\*                                 \*                                 \*

我們搬到一只先頭的船隻上去。晚上，我們——水兵們和學生們——集合在船尾上。繁星發出特別明亮的閃光。城市酣眠在遠遠的地方。

我感覺到死的喘息，寒流在我背上掠過……天亮了……這是一個愉快的早晨。太陽越升越高，壓在我們心上的冰塊在溫暖的陽光下融化着……突然間，傳來了槍聲。官長大聲下命令：

“上汽艇！”

我們跳上了汽艇；摩托發出轟隆的響聲，汽艇在海灣的平靜的



水面上微微搖晃着。

“開火！”官長下命令。

叛变的兵士在連結着城市和要塞的垣牆上奔竄逃命。他們還企圖抗拒，開槍射擊。船上的大炮向他們轟擊着。牆垣的碎片在空中飛舞。我們開槍追擊逃跑的人們，他們一邊前進，一邊連續還擊……我的腦子里又浮起死的觀念。我縮成一團，恨不得鑽進這只在水面上滑行的汽艇的木头船舷里。我把槍口擱在船舷上，沒有目標地胡亂射擊一頓。

事後，官長報告：

“學生們的任務執行得很好……”

我就是這樣接受了戰鬥的洗禮。但是，那天晚上，我向“老獾”自白：

“假如大家都像我這樣射擊的話，我們只有向敵人拜下風了。”“老獾”對我肯定說，其餘的學生表現得不見得比我好，他們自己也承認這一點。

“你是不是害怕得想鑽到褲子里去呢？”“老獾”笑着問我。他回到自己值班的崗位上去，我注視着他的側影在明亮的夜色里移動。

列昂·卡尔德利曾經說過：“的確，生活是一件複雜的事情。”現在，他在哪兒呢？而我的母親呢？她一定在為我耽心……

我一個人躺在甲板上，等待陽光普照的清晨。

一陣其响無比的喧嚷聲驚醒了我。敵人的大炮遠遠發出轟隆的聲音，槍聲也在响着。許多沒人騎坐的馬在海岸上奔馳。地上躺着一些馬的屍體。我們也開炮轟擊。“老獾”走到我跟前，擠眉弄眼地叫喊道：

“不壞，我還以為，我們已經完了……”



少回憶啊！悲哀充塞了我們的心胸，同時也顯露在我們的臉上。留校的同学都集合起來，歡送我們這一羣畢業生。他們引吭高歌，裝出高興的樣子，但別恨離愁沉重地壓在大家的心坎上。卡魯佐也參加了歡送會，他用自己的高嗓音唱了一支傷心的歌曲，歌詞大概說，我們再不會回到这个小天地里來了。海也在歌唱着，它的歌聲里含蓄着無限的悲愁。

## 一四

我的母親滿怀着激動的快樂心情。當她每天早晨送我出去時，她嘴里總是唱着歌。她很久還站在門口，像個鍾情的女郎似的從背後久久地望着我。她差不多摘盡了園里的花，廚房里的水壺都被她插滿了白色的玫瑰花和紅色的郁金香，擺在房間里。

父親還是我平常看見他的那副老樣子。除了他那嚴肅的臉上新添了幾條皺紋外，年齡不會使他有所改變。當我們在一起吃午飯的時候，他常常怀着前所未有的熱情談論他所謂“墨西哥的覺醒”。他的聲音像平常那樣平穩、充滿着一種說不出的感人力量，有時候，聽起來几乎是無限溫柔。他一邊把自己那興奮的眼光從母親身上轉移到我身上，一邊富有信心地預言道：現存的制度必然會趨于毀滅。

“船已沉到水底，”他堅決地說，在他的聲音里可以感覺到強自抑制的喜悅。“沒有任何力量能夠使它浮在水面上，因為人們的咒詛壓得它抬不起頭來。”說到這里，他的眼睛閃閃發光，隨後，他望着我，高興地說道：

“當一切舊的東西快要毀滅的時候，未來幸福的輪廓便會顯得更清楚。我們的心灵將為了迎接自由而開放。我們的呼吸將變得

輕鬆些，好像我們已經擺脫了身上的枷鎖。”

\* \* \*

今天，我頭一次把薪金交給母親。她臉上浮着喜悅的光彩，我們的眼光里同樣充滿着快樂的感覺。隨後，她用自己纖細而神經質的指頭撫摸着我的亂髮，同時帶着無限的溫情說道：

“我的心肝！你現在已是個成年人，一個真正的男子了。對，男子……男子……”她接連地說道。

似乎想起了她因為過度高興而忘記了的一樁事情，她突然推開我，從懷里拿出一封信給我。這是列昂·卡爾德利寄來的。在信里，他說到人民反抗他們的劊子手的鬥爭，說到勝利和失敗，說到一個人為了恢復自己的橫遭蹂躪的人格而應當做的種種事情……最後，他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可是你呢，你怎麼能夠這樣生活下去？難道我把你認錯了？”

我整天考慮列昂·卡爾德利的話。我越是考慮，越是難過，因為我意識到，我對於這一個我應該參加的鬥爭，確實採取了袖手旁觀的態度。當別人為我們共同的事業進行鬥爭的時候，我怎能無所貢獻和漠然視之呢？這簡直是恥辱！我記起了不久以前列昂·卡爾德利對我說過的一句話，它現在似乎依然有力地在我耳邊響着。“我究竟是什麼——是人，還是動物？”我這樣問我自己。

那天晚上，我和母親談到這樁事情；她注意聽我說，極力表現鎮靜。她仰望着夜晚的天空，在一張舊沙發椅里輕輕搖晃着自己的身子。從窗口流進來的月光照在她臉上，擺在小桌子上的一束紅色郁金香也被月色所浸洗，在花色映襯之下，她的臉色現得更蒼白。夜幕落下來了，它以花香、月色和無邊的靜寂籠罩着我們。

我對母親說，我決定去參加戰鬥，她以溫柔的、但同時又是堅定的聲音說出了臨別贈言：

“到你的义务——人的义务召喚你的地方去吧。但是我將留在这里，等待着你，我会因为生了一个真正的男子而感覺驕傲。我們这些母親們的命运就是这样的。种子使土地肥沃，但是从古以來，它的幼芽一直被我們的孩子們的血汗所灌溉。沒有我們，沒有母親們，土地將变成什么样子呢？变成一片荒涼的空地罢了！”

她把手放到自己那連一条皺紋也沒有的額頭上去，隨即把手伸給我：

“快些動身走吧，無論你到什么地方，我的心終會和你在一起的……”她以平靜的、但使我的內心深受感動的聲音說。

父親知道我打定了主意，他只給我一些忠告，他對於生活的遠見卓識，使我非常驚異。

“不要忘記，謹慎的態度和堅毅的精神是一個真正的男子所應有的……”

在我動身前的最後幾天里，父親沒有再談起這樁事情。

“老獮”幫助我上船，為我辦好了一切旅行手續，沒有用什麼必要的文件。“中國人”也決定和我一道出發，臨別時，父親只和我握握手，母親吻了吻我，外表上保持鎮靜。

\* \* \*

我們沿着海岸航行。在拂曉以前的烟霧中，海岸的輪廓顯得很離奇。一羣海鷗——我們的忠實旅伴——在我們頭上迴旋着。牠們在桅杆頂上停憩了一會兒，又開始飛起來，不住地追隨我們。它們敏銳地觀察我們的行動，從喉間發出叫聲，在清晨的無雲的天空里伸開自己的翅膀，向高空疾飛而去。

當我站在右邊船舷上欣賞海鷗，並觀望海岸從我身邊掠過的時候，“中國人”走到我跟前，帶着不安的神情咕噥說：

“難道只能認為這是一條走向死亡的道路嗎？難道這一切——

太陽、飛鳥、土地、天空、空氣、海岸——不同時給我們一種希望的力量嗎？我說得對嗎？”當他說到這幾句話的時候，他的聲音微微地戰抖着。

“為什麼現在就想到死亡呢？”我同樣低聲問他，“你自己不是曾經說過，這一切——也就是說，現實生活本身——在我們的內心激起了希望。為什麼就想到死亡呢？”

轟隆的炮聲打斷了我們的話。經過一分鐘後，接着響第二炮，隨即又響第三炮，此後還響了好幾炮。風從遠方把炮聲傳到我們的耳邊。

迅雷般的轟隆聲整天不斷地響着。人們的臉上現出陰郁、凝神的表情。我和“中國人”緊張地望着遠方。到晚上，轟隆的聲音變得更加清晰，在我們的船朝前駛進的那個方向，還可以望見炮彈爆發時的閃光。

突然，我們聽見一個半截身子倚着船舷的水手說：

“這是革命黨人放的炮。”

我和“中國人”向船舷奔去。在昏暗的夜色中，幾千個明亮的火光在顫抖着，似乎故意地弄得我們的心情更加急不可耐。

我們久久地注視着這些火光，千頭萬緒的思想激動着我們。夜就是這樣過去了。遙遠的火光漸漸變得暗淡，在開始到來的明朗的晨熹中消失了。

太陽壯麗地在東方升起，把自己的光輝像金沙似的傾瀉在海面上。現在，海岸的輪廓顯然可以辨識，為新生活而戰鬥的人們的聲音從聳立在海岸邊的小丘上飛到我們這裡來。這些聲音飄到我們的耳邊，像是走向鬥爭的號召，也像是諾言。

## 第二部

### 一五

我們稱呼一個已經陣亡的指揮官的寡婦叫老大娘。她正在教訓康德亞多大尉。她穿着寬大的外衣，在她行動迅速的時候，她的外衣時常飄揚起來，使得篝火殘焰發出噼啪的响声：

“听我說，我的先生！你要愛護我的孩子們。好好照顧他們，不要讓他們碰到什麼災難。不要在艱苦時分拋棄他們，我怎樣把他們交給你，你就要照樣把他們給我帶回來。”

當她確信大尉會執行自己的命令之後，她才躺到一張堅硬的、墊着干樹葉的床上去，她用一個馬鞍子做枕頭。在我們眼中看起來，她的又寬又粗的面孔像是石頭雕成的。她睡在床上轉過來，又翻過去，顯然是因為我們即將出發而焦灼不安了。黎明時，她眼睛睜得圓圓的凝望着康德亞多的臉（康德亞多也帶着微笑注視她的動作），又重複說一遍：

“康德亞多，珍愛我的孩子們！如果你不把他們給我帶回來，你就會倒楣！……”

大尉沒有回答她。他坐在馬上，下了出發前的最後一道命令，同時鼓舞那些睡夢惺忪的兵士們。

遠遠傳來有一定間歇的炮聲。

我和“中國人”費了很大氣力才制伏坐馬，我們整理馬鞍上的肚帶，配好馬勒。在我們的一切動作上，可以看得出生手的笨拙樣子。老大娘溫柔地在一旁觀察我們，她看見這種情形，就勸大尉說：

“康德亞多，給他們換匹馬吧——這些馬性子太烈了，他們有些吃不消。”

大尉生氣地向我們這邊瞥了一眼，催我們趕快出發。“中國人”尤其受到責難，因為他怎么也爬不上馬。隆隆的大炮聲和嗒嗒的機槍聲響得更厲害了。但是最後，騎兵連畢竟整好了隊。康德亞多和上校告別，他把我和“中國人”帶在自己的身邊做傳令兵。

太陽的光輝斜射到我們背后的遠遠的海灣里，海水發出閃光。敵人打那些在海面上搖晃着的兵艦上向我們陣地射擊。炮彈在我們周圍炸裂，地上滿布着彈片。康德亞多說了几句開玩笑的話壯我們的胆：

“小事情。沒有什麼可怕，這正像嘎啦嘎啦响的玩具一樣，响声來得大，危險倒沒啥……”

兵士們都笑起來，一邊策馬疾馳。強烈的陽光把我們的頭晒得煖烘烘的。敵人的炮聲愈來愈响了。康德亞多用低音唱起歌來，他的隊伍像合唱隊似的應和着他。

“四十天過去了，活見鬼！一點事情都沒有做出來。”他彷彿自言自語地說。

“中國人”默默地在想什麼，我則回想起我們最初來到革命隊伍里的情形。我記得，當我們站在長官面前的時候，他向我們提出一些傷腦筋的問題。他死命地盤問我們：我們是什麼人，究竟是朋友還是敵人派來的間諜？我們用什麼方法通過了敵人的包圍圈？我們只好再三再四地向他講述我們的長詩“奧德賽”<sup>①</sup>。我們說，我們白天里怎樣焦躁不安地躲在灌木叢里等候，受盡了烈日猛射之苦，



晚上又怎样冒着生命的危險，涉过水深及頸的沼澤；我們又叙述着，我們怎样被大羣蚊子吮咬，被腐尸的臭味弄得窒息，怎样把自己的身体緊貼着發燙的、坚硬的地面，拚命地匍匐前進。

長官把我們說的話都記了下來，交給司令部。司令部的長官馬上叫我們去。他考慮到我們年齡太青，想把我們留在他身邊。但是我和“中國人”提出抗議。我們聽說，康德亞多大尉接受了一項作戰鬥性偵察的任務，我們便請求長官准許我們跟隨康德亞多；我們希望體驗一個真正的兵士的生活。

大尉當時親切地接受了我們，由于我們決心參加他的隊伍，他感到非常高興。現在，瞧吧，我們和他在这里并肩行進，和他的龍騎兵在這塊被烈日晒得燙人的土地上策馬飛馳，同時熱情奮發地引吭高歌。

歌声飛越小丘和平原，落入山谷和峽口，又向上升起來，最后消失在灼熱的空氣之中。在我們后面，大炮仍在吼叫，轟隆的聲音虽較前稍低，但越來越密。

康德亞多故意裝做毫不在意的樣子問我們：

“你們打過仗嗎？”

我們倆都不想讓大尉小看自己，便支吾其詞地回答道：

“什么事情都干過。”

“要得，那倒不錯。”大尉笑着說，接着，又用他的宏大有力的、喚起远远回聲的低音和大家合唱起來。

當我們這樣一里戛<sup>①</sup>二里戛地奮勇前進時，我們愈覺得行軍

---

① 奧德賽——古希臘著名史詩，作者為荷馬。長詩中的主人公遊歷各地，碰到很多危險的事情。

② 一里戛約等于五·五公里。

之苦不易忍受。我用兩只腳緊緊地挾住我的坐馬。其他的騎兵都怪模怪樣地把兩腳朝前伸得筆直。只有康德亞多一個人似乎並不因溽暑的蒸人和烈馬的騰躍而感到苦惱。他同他的馬彷彿融成了一體，使我想起神話中那個克服了中途一切危險的半人半馬的怪物。有時候，他彎身向前，親切地撫摸着馬鬃，對牠說些鼓勵的話。那個畜生也懂得他的意思，長嘶一聲，飛躍而進。兵士們和我們這兩個傳令兵勉勉強強趕上了大尉。

到天黑時，我們騎兵連走了十八個里夏的路程。我和“中國人”一點氣力也沒有了，其餘的人也有同樣的感覺。康德亞多下令休息，並着手分配勤務。他採取了必要的警戒措施之後，便勸我們趕快去睡覺，他自己也躺下來。過了一會兒，我們就聽見他的平勻的呼吸聲，彷彿他是睡在一隻柔軟的臥榻上似的。

康德亞多真是個卓越不凡的人：高高的個子、寬寬的肩膀，全身好像用整塊合金鑄造出來似的。正像熱心於戀愛那樣，他對於行軍毫不感覺厭倦。他曾親口說過：他一坐上馬，便覺得自己是所向無敵了。他似乎能夠騎着自己的栗色馬橫行全世界，同時向四面八方盡情謾罵，誰也不能像他那樣罵得凶。

雖則如此，他對待老大娘卻顯然流露出真摯的溫情。過去，老大娘也曾以她現在迎接我們的這種態度迎接過康德亞多，也曾囑咐她的亡夫小心照顧他。“愛護我的小兒子，”她當時這樣說。但是時間過去了，她的“小兒子”回來時只贖下一個人，他用自己的坐馬馱着老头兒的被槍彈洞穿了頭顱的屍體。做了寡婦以後，老大娘留在我們團隊里，給士兵們燒飯。她充當“中國人”和我以及其他許多人的母親。我們在她面前顯得這麼年青，因此，她決心照顧我們，並且親切地叫我們做她自己的兒子……

噼啪的槍聲把我們驚醒了。聽見了子彈在我們頭上呼嘯之後，康德亞多像一只躍躍欲試的猛虎似的跳了起來，他用非常尖細的聲音催促我們：

“一分鐘也不要錯過！备好馬鞍！趕快！”他手里拿着手槍急急的跑到黑暗中去了。

我們默然跟在他後面。我們十分耽心，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在这危險時分，我們不願意讓康德亞多獨個兒身臨險地。

康德亞多向左右兩邊謾罵，尽力集合那些吓得胆戰心驚的兵士們，他們在驚慌之中急忙向四面八方奔跑，他們奔跑得飛快，彷彿身上長出了翅膀似的。康德亞多看見我們緊緊跟隨他，气得全身發抖，同時命令我們：

“上馬，活見鬼！上馬！”

有些奔跑的兵士不服從他的命令，他們大聲回答：

“逃命吧，大尉！這裡已經有‘光額人’<sup>①</sup>了……”

的確，敵兵發現了我們的駐紮地點以後，已經從四面八方出現了。在昏暗的夜色里，他們好像從地下鑽出來似的，吼叫着向我們撲來，同時對準我們射擊。他們用尖利的刺刀刺入那些倒下來的兵士們的身體。雖在黑暗中，我們還是能夠清清楚楚地認出他們的制服。敵人用無情的火力殺害我們，一分鐘也不放鬆。

康德亞多和一隊兵士把陣地堅守了一個時候，然後慢慢地撤退到那些戰馬已經裝備好了的地方去。我們飛躍上馬，一霎時便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烏雲密布的天空掩護我們退却。

遠遠傳來了槍聲，沉醉在酒和血中間的、獲得勝利的敵人正在

---

① 當時政府軍隊里的兵士都把頭剃得光光的，因此游擊隊員們把他們叫做“光額人”——俄譯本注。

他們佔領的兵營里槍殺俘虜。

康德亞多大聲咒罵起來，隨後，向我們這邊望一眼說：

“他們真該死！”

在這以後，除了我們的馬因踏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而發出的零亂的蹄聲外，沒有什麼声响打破這深夜的靜寂。

## 一六

我和“中國人”已經是老兵了。現在，我們習慣了長期在馬上行軍的勞苦，並能在敵人射擊之下，異常鎮靜地睡覺。炮彈在周圍爆裂，但是我們都不大在意。在革命陣營中，康德亞多經常是我們的教師和領導者。他把我們介紹給他的同志們，滿口稱讚我們，他指出，當他處境困難的時候，我們不會離開過他。

“一個有經驗的人抵得上兩個沒有經驗的人！”他和老大娘談話時得意地再三說，“和這種人在一起不會有什麼閃失！……”

老大娘十分重視康德亞多的意見。過去，從戰場上把她的丈夫的屍體運回來的不就是他嗎！她把自己行軍灶里的最好吃的東西拿出來款待我們，她像只孵卵雞似的在我們身邊咯咯地叫着。

“康德亞多，要知道，我的眼光是很厲害的。這是我從亡人那里學來的。”她利用這個機會，再一次讚美自己的丈夫——那一個在康德亞多懷抱中死去的老戰士的勇敢和英明。

“誰也不及他那樣善於辨別人！他常常說：某人是個廢物！結果怎麼樣呢？這個人原來真是個廢物。就是條毒蛇，被他望一眼，也就要麻醉了……沒有人受得了他的眼光……”

我和“中國人”很快就結交了一些新同志。在休息時，這些新人物自願把篝火旁邊的座位讓給我們，他們津津有味地聽我們講

一些不十分文雅的故事。我們喝着燒酒，當作抵抗沼地熱病的藥劑，我們吸着烟來驅散蚊子，我們勇敢地經受着一切：炎暑、風雨和敌人的不停的射擊。

有一次，上校把我們叫他那里去，說：他委任我們充當機槍手。領到了機槍之後，我和“中國人”便興高采烈地來執行我們所接受的任务。

“試一試吧，叫你的‘雄鷄’唱支歌吧！”康德亞多對我說，一邊命令我射擊。於是，我的“雄鷄”就跟着步槍的噼啪聲和大炮的吼叫聲唱起來、笑起來。

黎明是最可怕的時分。晨光一出現，敌人就集中火力向我們的火車射擊。炮彈的閃光掃開了黑夜的濃密的陰影，它在後面留下了可怕的痕跡：死傷者的遺骸、脫離了軀體的头顱、斷了的手和腳——這一切殘肢斷體的主人都在列車的輪子下面與世長辭了。

可是每一個新的日子的到來仍然使我們想到：我們必須盡力從敌人手里把港口和石油地區奪過來。

\*                     \*                     \*

我們的攻擊越來越頻繁了。隨着每一次的攻擊，我們和城市更加接近了。我們清清楚楚地看見了城里的建築物，屋頂上已經架好了機槍。黑色的槍口從窗口和炮眼里伸出來。我的“雄鷄”唱得聲音嘶啞了，它變得那樣灼熱，連我的手都被它燙壞了。“中國人”的指頭也由於不住地旋轉槍柄而發腫了。只有康德亞多自覺精神很好，他準備等第一道命令下來時便率領自己的騎兵連進攻。

新的部隊開來了。北方馳援我們，東北也馳援我們。激烈的戰鬥在北方和東北進行着。我們的軍隊孱弱無力，可是，無論怎樣，我們必須衝到石油地區去。

我們迫切需要石油。石油是我們的海軍和空軍、我們的鐵路

和工業所必不可少的。然而石油還在陣綫的那一邊，在刺刀像柵欄般聳立着的那一邊，它們阻擋了我們向石油區的進路。石油就是惠得曼·皮爾遜和愛得瓦爾德·多戈尼的公司，就是西諦<sup>①</sup>和華爾街的公司。這些公司是我們所必須擊破的！但是……面對着我們的是刺刀排成的柵欄，是霰彈織成的帘幕……皮爾遜和多戈尼素來是與威克斯和馬克辛<sup>②</sup>勾結在一起的。

康德亞多眼里閃着光，憤怒地預言道：

“這種情況快要結束了！必須再加一把勁！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須得用我們的肉體來鋪砌全部路程！”

他還用開玩笑的口吻補充說道：

“只有在這以後，我才能給自己弄到一頂新帽子！……”

上校咬着鬚鬚的尖端，安慰我們說：

“我們在等待援兵，援兵一到，大家的帽子便會綽綽有餘了。”

在這時候，我們一寸一寸地奪回我們的土地，我們深藏在戰壕里，和土地打成一片，我們從沒有這麼尖銳地感覺過，這就是我們的土地。土地是屬於我們的。我們不顧死活，總是為自己要求一塊土地。在北方，人們為了土地而戰鬥。在南方，人們也為了土地而戰鬥。怎能說這些土地不是我們的呢？

我們慢慢地接近了敵人的工事地帶，我們的鮮血洒滿了土地。今後誰能夠奪去我們的土地呢？到處躺着我們的戰士們的屍體：黯然無光的眼睛，被霰彈炸碎、被鷺鳥吞食的身體以及血污的臉，但是手呢……他們的手憤怒地、死命地抓住土地。

---

① 西諦，英國倫敦中心商業區，也是英國的金融、商業中心。

② 威克斯，英國的一個大軍火廠萊恩的創辦人；馬克辛，英國的一個工程師，機關槍的發明者。

在这些木然不動的尸体中間，在这些黯然無光的眼睛、血淋淋的头顱、痙攣地緊緊抓住土地的手的旁邊，我們匍匐前進。我們進展得非常緩慢，但已清清楚楚地聽見了可恨的敵人的無恥喊叫。

“喂！你們這些盜馬賊！我們正在等待你們哩！”

我們馬上報復，用猛烈的火力回答他們口头上的挑釁。我的“雄鷄”不倦地啼叫着。

石油就在陣地的那一邊。無數黑色的石油塔，高聳在被槍聲震得隆隆响的土地之上，它們的次序布置得非常奇怪——宛如孩子們繪的小棍子一般的樹林。這座城市像一塊“神聖的、火光永不熄滅的土地”在我們面前出現。我們必須奪回這黃金的火焰，因為它是我們的輪船、我們的飛機、我們的工廠和工場所必不可少的。

印度和波斯的拜火教徒曾經竭盡全力，企圖進入火神的禁廟，但是他們所作的努力，比起我們現在拚命地沖向這座石油城的情形來，却大為遜色。他們陷入絕望，失掉了信心，可是在我們中間，却絕不會發生這種情形，我們日夜不息地在這塊黑色的土地上戰鬥，企圖沖向那巍然聳立在陣綫那一邊的石油塔之林。

\* \* \*

最後，我們準備進行決定性的戰鬥。增援部隊開到了。我們整個陣綫上聚集着人。我們的大炮吼鳴得愈益猛烈，機槍的噠噠聲响得更厲害了。

從戰壕里，傳來了戰士們的响亮歌聲，原來是康德亞多在那裡唱歌。他一支又一支地唱下去，其他的人則隨聲和應。他的深沉、有力的低音壓倒了射擊的聲音，土地也似乎被他的聲音震得發抖。老大娘閉上眼睛听着，一邊合拍地搖著頭。她非常激動，淒然說道：

“不！連我的亡人也不能唱得這麼好……”

康德亞多因為受到稱讚非常高興，他打算唱到聲嘶力竭。他的

高大的身材被通紅的篝火照映得清清楚楚，投射到地面上的黑影子顯得比他原來的身材更長了。他尽情歡唱之後，和我并排坐在火旁，默想着什麼心事。隨後，說道：

“早晨的頭腦比晚上要清醒得多，現在，必須睡覺去！”

我們都贊成他的意見，但是沒有人睡得着。老大娘把康德亞多的頭攔在自己膝上。她用她的短指頭撫摸着他的亂髮，同時在他耳邊不知咕噥些什麼，她的話我們一點也聽不清楚。

“中國人”走到我跟前。他大聲說出自己懷戀愛人的心情。

“如果我和她還有一次會面的機會，”他激動地說，“她便是我的人了，那怕是在這樣的臥榻上面。唉，我多麼希望和她在這裡，在這崇高而神秘的天空下面會會面啊！……”

上校巡視前綫的陣地。他站在我們身邊，問我們是否準備好了戰鬥。康德亞多回答說，一切都準備好了。夜晚的空氣非常溫暖，敵人的探照燈的顫抖光芒在我們頭上交錯着。黃黃的月亮高掛在天空，微雲在它周圍現出奇形怪狀的輪廓。時辰在緊張的靜夜里難堪地拖延着……

\* \* \*

我們圍城的圈子越縮越緊，現在只等待開始攻城的命令了。“中國人”和我告別，並祝我成功。康德亞多用他那結實的大手拍拍我的肩頭，他盡量裝作鎮定的樣子說：

“記着，一個真正的人不只是心里想做個真正的人，而是要用事實來表現自己的理想。勇敢的行为並不意味着輕率的行動。你老遠就能看出一個傻瓜，正像你老遠就能看出一匹雜色的馬一樣……”

大炮又轟鳴起來，康德亞多急忙和我握手：

“時候到了！我馬上會有一頂新帽子……”

他對我望了望，看到我這頂寒酸得可憐的帽子，他一邊笑，一



边和我告别：

“当然，不会是像你那样的帽子！我需要一顶比较好的，至少比这件废物要好得多……”

五光十色的火箭在天空里閃耀。馬上，整个陣地燃起了明亮的火焰。

我們的大炮發出可怕的吼声，敌人的大炮也接着响起來。冲锋号吹起來了。我拿起自己的“雄鷄”。當我們的隊伍向前冲锋時，它便拚命地啼叫起來。在这种驚天動地的喧囂中，我聽見了康德亞多的巨雷般的声音：

“前進！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不要回头看！只有死亡了的、埋在泥土里的人才留在后边！”

我們的進攻是所向無敌的。沒有东西能够阻止我們：無論是我們在中途遇到的天然障礙或者是敌人的瘋狂射擊都阻擋不住我們。我們中間沒有誰想到自己，沒有誰尋找掩蔽的地方。我們挺直身体，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在明朗的陽光照耀下，大胆地循着燃燒的土地向前挺進。

敌人無情地屠殺我們。他們的凶猛的炮口噴出死亡的烈火，使周圍一切都燃燒起來。我的同志們接連不斷地倒下去，只留下我一个人在机槍旁边。他們躺在塵土里，臉上表現出臨死時那种眼斜口歪的怪难看的样子。

“中國人”远远地向我揮手。他帶着天真的快樂心情向我打招呼，一面繼續前進。上校騎在馬上出現了。在这样的喧鬧中，他保持鎮定，用从容不迫的声音下命令。当他看見我处境困難的時候，他立刻派人來援助我。我聽見康德亞多的嘶啞的声音，接着，看見他伏在馬頸上，率領他的騎兵連打我身边走过。土地被馬蹄的得得声震得發抖。远远的，在一片平原上，好几千个騎兵在策馬躍

進。我看見他們怎樣突破敵人的防綫，怎樣擊潰和消滅敵人。還有幾千個人影狼狽奔跑，向四面八方逃竄。石油塔近在咫尺了，現在，它們顯得非常巨大。

有一個人抓住我，馬上又倒下去，鮮血直冒。

上校的富有鼓舞力量的聲音在耳邊鳴響着：

“還要加一把勁！最後的力量！”他向前奔去，以身作則地領導我們前進。

現在，我們清清楚楚看見城里的街道。我們的先頭部隊已經到達那里。他們追趕並粉碎敵人的後衛部隊。有一個敵兵從教堂鐘樓上跳下來。其餘的幾個也跟着跳下。他們的屍體躺在大街中心：眼睛大大地睜開，恐怖凝結在他們臉上。

敵人的兵艦急忙從海面開走。疲乏的敵兵奔竄逃命。城市已經是我们的了。教堂的鐘在響着。火車頭的汽笛發出勝利的鳴聲。軍號吹起戰鬥終止的信號。

我們的騎兵追逐殘余的敵人，勝利的呼聲響徹全城。石油地區已在我們掌握之中了。我們是歡喜欲狂了。

我在躺滿屍體的大街上碰到“中國人”，他把自己那頂被子彈打穿了許多孔的帽子指給我看。

“可以保證，這頂帽子是不合康德亞多的口味。”他在頭上高高地揮動這頂帽子說，一邊哈哈大笑。在他的笑聲中，可以体会到神經的興奮和生活的愉快。站在他附近的人們看見他這樣大笑，也跟着笑起來。一種打從內心里突然流露出來的狂歡籠罩着我們。

## 一七

開設在城中一家旅社涼台上的飯店，容納不下所有的長官和

軍官們。在挨次等待的時候，我們這些飢餓了的人像是個鬧哄哄的蜜蜂窩似的圍擠在桌子旁邊。

昨天晚上，我們睡得像死人一樣。現在，我們的樣子比較彬彬有禮了。我們的短制服——綠色、灰色、黃色和褐色的短制服——都洗得干干淨淨，熨得平平的。帽子和袜套——這是我們能從敵人的屍體上脫下來的全部東西。几根小表鍊也列為我們的戰利品。

在康德亞多的亂髮蓬鬆的頭上，歪戴着一頂樣式極好的寬邊帽子。他肯定說，這是敵方一個垂死的上校慷慨地作為遺物送給他的。康德亞多用低低的、由於喝了白蘭地酒而發啞的聲音說道：

“那個上校使人吃驚地在空中跳了一跳，隨即就倒下來了。起初，我認為他是裝死，後來因為他好久沒有動，我才明白，他確是死了。他手里就抓住這頂帽子。他的失神的眼睛注視着我，他嘴邊留下了顯明的笑容，這笑容似乎在召喚什麼。我走到他跟前，我馬上斷定：他在臨死前一定想把這頂帽子贈給我，但沒有來得及。”  
康德亞多突然改變談話的主題，問道：

“現在誰能阻擋住我們的攻勢呢？如果南方的兵士能夠完成他們的任務的話，我們不久就要進入首都了。”

他一躍而起，跳上椅子，在自己頭上揮舞着白蘭地酒瓶，提議為那些留在“那里”的人們（指那些陣亡者——譯者）祝杯。

這一個提議使得大家都沉默起來，狂歡的情緒馬上被打斷了。

“為着那些留在‘那里’的人們，同時也為着明天將留在‘那里’的我們干杯……”

康德亞多用我們全體的名義作出這種視死如歸的決定，結果又引起一陣呼喊和喧鬧。有人唱起歌來，旁的人齊聲應和。歌聲從照滿陽光的涼台上飄到下面大街上，過路的人都停住腳步，來听

我們的進軍曲。康德亞多用自己的低音唱着，並且像着了魔一樣，帶着憂郁的神情呼喊道：

“如果明天將被殺死的話，  
讓敵人一開始就殺死我吧……”

其餘的人也特別使勁地把這句話吐出來，我們像是真想立時和死亡會晤似的，雖則就目前的情形來說，死亡離我們還很遠。

唱完了歌，康德亞多又開始飲酒。他把酒像灌進大桶里去似的灌進了自己的肚里，同時像地獄里的罪人那樣說些罵人的話，可是他并沒醉倒。只是他的臉微微發紅，眼睛里閃着光。他顯得非常高兴，雖則他說話的時候有些口齒不清，他的理智還沒有失掉。他沉默了一會兒，額上聚攏了深深的皺紋，突然間狂怒地喊叫起來：

“活見鬼，死了多少人啊！多得幾乎連黑色的土地也看不見了！多少的血啊，都是年青人的血！看樣子，我們——所有墨西哥的青人——命里注定了要接受這個偉大的任務，要把自己的血來染紅這一片養活着我們的黑色土地。”

“你有多大年紀？”他厲聲問我，可是沒有等待回答，他又怒冲冲地叫喊道：

“讓我們咒詛那個千刀萬剮的叛徒！”他用拳頭猛擊桌子，并以淚水晶瑩的眼睛環視我們一周，隨即鄭重而嚴肅地問道：

“我說得對嗎？他是不是應該千刀萬剮？”

“對，對！應該千刀萬剮！”發出了回答的聲音。我和“中國人”，因為想起了那些躺在被鮮血染紅的土地上的屍體，也感覺頹喪和激動。

碼頭上傳來了輪船的汽笛聲，尖銳刺耳的聲音引起了我不長時間的注意。

涼台上的人漸漸走空了，悶人的沉寂代替了不久以前的喧鬧。

留在涼台上的我們几个人默坐很久。康德亞多突然面向“中國人”，怀着顯明的好奇心問道：

“喂，‘那个人’（指某个陣亡的同志——譯者）究竟对你說过什么？”

“中國人”顫抖起來，他指着帶在自己手指上的寶石戒指，用斷斷續續的聲音回答道：

“他托我把這個寶石戒指交給他母親……沒有說旁的什么。”

他使勁從自己手指上取下戒指，激動地說：“可是叫我到哪兒去尋找他的母親呢？”

康德亞多抱住他，并極力安慰他，虽則他說話的聲調并不十分平穩：

“朋友，你要知道，我們每个人的母親就是大家的母親。为什么不把这个垂死的同志交給你的戒指獻給你自己的母親呢？”他閉了一會兒眼睛，不讓含在眼眶里的淚水滾出來。然后，又睜開眼睛，轉向我說：

“你对這一點有什么意見？”

“中國人”陷入了沉思。他凝視着戒指的赤金的邊緣，嘴里念着雕刻在戒指內面的日期。他忽然拿起被康德亞多留下來的那只白蘭地酒瓶，湊到自己唇邊，把余酒一飲而盡。然后，他把戒指藏在皮夾子里，唱起歌來。我們同聲和唱，大伙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動。

不知不覺地到來的暮色包圍着我們。

## 一八

我和“中國人”被帶到軍官面前。我們作戰時所表現的行動受

到了表揚和獎賞。康德亞多顯得非常驕傲，似乎升了級的不是我們，而是他自己；老大娘也有些自高自大的神氣。正如平常一樣，她不能不有所回憶：

“嗚，我不是對你們說過嗎？亡人說的話是不錯的：一個真正的人像一匹良種的馬，遠遠就看得出來。”

她按照慣常的動作，搖擺着自己寬大的裙子，一邊得意地說：“我還沒有過膽小的孩子哩。”

大尉和顏悅色地聽她說，但也提出了反駁：

“可是他們的性格還不夠堅定。有時候，他們有些像沒有石灰的灰泥。一個軟心腸的人不是真正有價值的人，因為他缺乏鍛鍊，他在最需要表現得堅定的時候就示弱了。”

康德亞多有時生我們的气，我們須得常常聽他的責備。有一件事他不能原諒我們，因為我們在公安委員會庭審時，曾贊成把俘虜送去強迫勞動而反對處以死刑。康德亞多認為我們辜負了他的信任。照他看來，我們是在嘲弄他的最高尚的感情。難道我們沒有同他在一起宣過誓，要永不背叛自己同志們流血爭取的事業嗎？難道我們不曾提出諾言，要不折不撓地奮鬥到底嗎？為什麼碰到這樣的事情就表現出自己的軟弱呢？我們怎麼樣來解釋這種犯罪的行為呢？我們怎麼能夠因為一時動了孩子們的惻隱之心便挺身袒護那些真正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呢？

當康德亞多說到這一點的時候，他激動得全身發抖，他那充血的眼睛閃着光，彷彿想把我們燒成灰燼似的。

至于我和“中國人”呢，我們自己都鬧不清楚這樁事情是怎樣發生的。我們只覺得非常羞愧。由於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是懦弱的表現，同時又受到同志們的怒責，我們感到意志沮喪。當我們出席公安委員會的庭審時，我們原是滿懷着仇恨敵人的心理，滿懷着為

我們陣亡的同志們和他們那被毀滅了的希望復仇的決心。他們的黯淡無光的眼睛、臨死時最后的抽搐，在我們記憶中留下了永遠難忘的印象。但是當我們看到那些被解除了武裝、恐怖萬分、好像被追逐的野獸似的拚命求生的人們時，我們就贊成流放，反對死刑了。

現在，這一切發生的事情，連我們自己也感到很難理解。當然，我們不夠堅強：正如康德亞多所說的，我們是沒有石灰的灰泥。

當我們出席庭審時，“中國人”首先表示疑惑，我也同樣向自己提出了這麼一個問題：我有沒有權利把這些人處以死刑呢？要知道，他們的命運現在系于我們的感情的作用。難道我們不能作出公道的判決，不使判決變成一種普通的復仇行動嗎？我們為什麼在這裡集合呢？為了執行公正的裁判呢還是為了發洩報復的心情？難道滿足報復的心情就是公正的裁判嗎？

“但是我們的陣亡同志們呢？”康德亞多像一條咬人的蛇似的大聲叫起來，“難道這幫家伙對那些被子彈洞穿而長眠地下的人，對那些現在讓自己的屍體受野獸踐踏的人，曾有过絲毫憐憫之心嗎？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值得懷疑呢？為什麼要高談闊論呢？為什麼呢？”他像着了魔似的重複說。“有什麼可怕的呢？常常有這樣的情形：裁判是在報仇雪恨的沖動中執行的。難道為全體人民復仇雪恨不正是表現了隱藏在心頭的、對正義的嚮往嗎？既然如此，你們說這些話有什麼意思呢？”

“你的指頭不是因為射擊過久而腫起來的嗎？”他轉向“中國人”說，“但是當問題涉及處死那一幫挑撥兄弟們互相殘殺的戰犯時，你就戰抖起來。”康德亞多惡毒地笑着，然後，他又咬牙切齒地說：

“你有什麼臉去見那個向你交代過遺言的年青小伙子的母親

呢？你就是殺害他的从犯！”

我和“中國人”仍然不完全相信康德亞多的道理的正确性。深深的怀疑在磨折我們。我們究竟有沒有犯錯誤呢？

我們已經認為自己的行動是应受責难的，但是，如果我們須得再作一次表決的話，毫無疑义，我們还是会贊成放逐的。

老大娘沒有指責我們。对其他同志們責难我們的言論，她也不大信服。她為我們熱烈辯護，爭論很久，不肯讓步。她會讓步嗎？那是不可能的事。

“在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一个真正的人，”她固執地重複說。“只有胆小鬼才会打落水狗。如果我的亡人碰到这种情形，他定会採取跟我的孩子們一样的行動的。但是他并不是个胆小鬼。康德亞多，你是知道的，他一想出了什么主意，就誰也休想說服他。”

但是大尉也不甘示弱。他說：“难道，当一只落到陷阱里去的猛獸重新站起來的時候，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凶猛嗎？难道老大娘認為康德亞多是个胆小鬼嗎？这种念头怎么会跑進她的腦子里去的呢？她是打哪兒学得这种想法而糊里糊塗地运用到生活上來呢？說不定，她从廚房里得來的吧？难道康德亞多沒有从馬鞍上運回她的亡夫的尸体嗎？或許是老大娘忘記了這回事情！不管亡人怎样行動，他總是按照自己良心的声音行動的。难道老大娘敢于說他是個胆小鬼？她不是太自負了嗎？”

“在所有我們這些贊成死刑的人們中間，過去沒有過胆小鬼，現在也仍然沒有胆小鬼，”康德亞多急躁地證明着。“呸，你們中間誰會叫我們胆小鬼呢？生活是不容情的。對我們說來，生活永遠浸染着死亡的感覺。我們絕對不會忘記被槍彈打壞了的臉，被霰彈洞穿了的尸体，以及那些插入干燥的黑色土地里的指頭。”

他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好半晌沒有做聲。然後接着說，但不是



專对某一个人說的：

“如果自衛的本能是無形地遵循着理智的指導的話，那末，为什么要这許多的怀疑和顧慮呢？难道，照你們的見解，人的健全的本能也不應該考慮到嗎？”

老大娘已失掉立脚之地，她虽然沒有表示讓步，但为了和解起見，嘴里咕囔地說些听不清楚的話。她想逃避爭論，想用最好的方法来擺脫这种糾纏不清的爭辯。

我和“中國人”也不再固执己見。我們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同時对我们这一次行動所引起的流言，不大感到兴趣。虽則康德亞多和我们之間發生了小爭執，可是他仍然愛護我們，仍然非常熱情地对待我們。

不久，我和“中國人”被調到炮兵里去了，但是我們時常有机会和康德亞多会面。当他教導我們了解我們斗争的目的的時候，比旁人說得更透徹。

“我們的斗争是什么？”他說，“难道只有一种想改朝換代的願望在推動我們嗎？不，活見鬼！照我們这些莊稼人看起來，这个斗争是一种更偉大的东西。我們要得到土地。我們为土地而斗争。我們是土地的孩子，我們已經和土地打成了一片。如果我們沒有一塊土地，我們算得了什么呢？我們用自己的血汗把土地施得肥肥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墨西哥的土地上，沒有哪个角落不是被我們的血染透了的。”

他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些，接着，沉思地說道：

“你們瞧，这一切会結束的。大炮的吼声会平靜下去，和平会籠罩一切——土地又会繁荣起來。但是，那時候，人——土地上的勞動者——將成为土地的主人。新的人們將在土地上行走，將踏在我們自己的已化为泥土的骸骨上前進，在土地的怀抱里，人

們將獲得希望，這種希望的種子就是我們用自己的血肉所播下的……”

他搖動他的肩頭，用溫存的聲調低聲說道：

“難道人和土地不是同一的東西嗎？一顆農民的心在我們任何人的襯衫下面跳動着。”接着，他向我問道：“你認為，所有這些人是為了什麼而鬥爭呢？他們為什麼要倒在土地上，在死亡之前遭受瘰癧的痛苦呢？他們是懷着多么強烈的感情拼命地抓住土地啊！他們倒下來了，永遠不會起來，但是他們臨死時還是深信，有朝一日，人們終會成為土地的全權的主人……”

康德亞多口若懸河地談論着這個問題。兵士們都津津有味地在一旁傾聽。這些來自北方的農民，都以和他們大尉相同的見解來看待這個鬥爭。他們是在土地上成長起來的。土地是他們的父親和孩子們、他們的祖父和孫子們的命根子。當他們看到自己的希望能夠在革命中實現時，他們怎麼能夠漠然置之呢？革命永遠是這些人的希望，因為革命便是土地的體現者。如果人們不懷着獲得土地的希望，難道革命能夠進行嗎？照他們看起來，沒有什麼事業比革命更為高尚的了。

正因為這個緣故，這些人才為着土地而鬥爭……他們的敵人——土地的全權的主人——都站在與他們對立的方面。兵士們的粗糙的、滿是傷痕和老繭的腳，已經踩着這些聲勢煥赫的老爺們的豪華宮殿了。

兵士們懷着多么喜悅的心情來諦聽康德亞多的話啊！他用他們所能了解、所感到親切的語言說話，而這種語言的基礎就是他們朝思夕慕的“土地”那兩個字！

現在，我和“中國人”都明白：我們為什麼而戰鬥。我們理解了這個鬥爭的真正意義並且忘我地、奮勇地把自己的青春獻給這

个斗争。正如我们的同志们——土地的真正儿子们一样，我们感觉无限的快乐，因为我们意识到，摆在面前的任务是长时期的，是和生活本身同样庄严伟大的。

老大娘以激动而带着讚美的眼光望着康德亞多。她的往事又照例涌上了心头：

“我的亡人正好是这样想的。现在好像他又在借着康德亞多的嘴说话了。如果这些话不是他说的，又能是谁说的呢！”自从我们认识老大娘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她的眼睛蒙上了泪水。

“有一次，亡人对我說，”她以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講下去：“你瞧，老太婆，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结束，我們也將得到一塊土地！”她激动得講不下去了。我和“中國人”都觉得，老大娘說的这几句話，正如现在还活着的战士们所說的話以及过去那些陣亡者垂死時所說的話一样，和康德亞多那种似乎从土地的深处發出來的言論是互相呼应的。只要是土地，不論它是黑色或者是紅色、白色或者是黄色、肥沃或者是貧瘠，總是和我們的思想分不開的。

## 一九

有一天，我們面对面地碰到了列昂·卡尔德利。他稍微晒黑了一點。在他的上嘴唇上，蓄着剪得很整齐的黑鬍鬚。他的眼睛像从前一样，閃爍着奇異的光芒。只是在他的黑髮之中，添上了一些白髮。他風采如舊，只是他的動作和姿勢变得愈益嚴肅和沉着了。他看見我們之后，馬上改变态度，变成了往時的列昂·卡尔德利，变成了他在監獄里的時候我們所看到的那副老样子了。

“我相信，我們能够会面的，”他快樂地叫喊起來，同時帶着明顯的激動心情把我們攬在怀里。“現在，我們是战友了……我知

道，你們已經是老兵了……你們經歷過許多困難，嘗過許多痛苦，參加過許多次激烈的戰鬥。這顯然可以從你們的臉上看得出！考驗鍛鍊着人，用鐵甲掩護着人的心。而這恰好是我們所必須經歷的。要知道，鬥爭還沒有結束。我們今天的勝利只是明天戰鬥的前奏。一個未經過鍛鍊的人，是不能經受新的烈火的。”

他把我們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接着說道：

“敵人根本不打算放棄鬥爭。他們還會抗拒。他們也還有力量。老樹是不易連根拔掉的——要拔根就得用斧頭！毫無疑義，敵人仍想奪回他們所失去的土地，可是他們的力量將是白費的。無論怎樣，沒有什麼東西能阻擋我們！隨便什麼障礙我們都能克服！”

列昂·卡尔德利雖然抱着樂觀的精神，但他有時也發愁。有許多事情使他激動，我們對這些事情常常不大了解，但它們却能引起我們的好奇心。雖則我們每天跟他在一起度過全部空閒的時間，但是我們卻沒有向他提出任何問題。我們敬佩着他的謹持態度。

由於我們被調到炮兵和其他部隊里去的緣故，我們的交遊日益廣闊，我們的眼界也隨着日益擴大。我們結識了許多軍事專家、幹部和指揮員，他們的心理和到現在為止我們所接觸的那些人的心理大有區別。

現在，軍紀變得更加嚴格，指揮員也越來越要求嚴格了。他們做任何事情都像計時表那般準確。他們從來不抱着僥倖的心理辦事，他們隨時隨地都遵守戰鬥條例。由於戰鬥條例是需要抱着非常冷靜的態度來執行的，這就使我和“中國人”想起了過去的日子。守衛和拘禁。急行軍和禁閉所……康德亞多總是低聲咒詛這一切。

“干么要这么多操練呢？就是打个招呼，也得筆直站着，挺起胸膛，收緊下巴。做这些表面工夫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条例、嚴格的紀律、不断的操練。可是赶到正式作战時，結果是一無所用。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一切……”

我們把大尉介紹給列昂·卡尔德利。当他和列昂·卡尔德利交談時，康德亞多还在为着这一切事情生气，他的性格真有公牛般执拗，他始終坚持自己的主張。

“請相信我，学士。这一切表面工夫可說是毫無用处。作战好比講恋爱，对于每个人說來，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尽量達到自己的目的。至于其他的事情，那都是無謂的事。”

列昂·卡尔德利由衷地笑起來，但是他仍然努力使康德亞多相信：沒有紀律便不可能組織一支良好的軍隊。

“战术有它自己的規律和法則，”他說，“並且，任何軍隊都有自己的作战方式。沒有这是行不通的。”

康德亞多並不讓步。他以令人難信的倔強和自信心來坚持自己的觀點。

“听我說，学士（他認為，像列昂·卡尔德利这样的人过去必定是一个学士），我敢說，假定我是在敌人那边的話，那末，只消一小股兵士，我就馬上能够赶跑这一幫老爺們。”

在这一点上，別人是爭辯不过他的。但是当他談到其他許許多多重要的問題時，康德亞多却同意列昂·卡尔德利的見解。

他倆都深信：斗争是不会馬上結束的。

列昂·卡尔德利用充滿信心的声調說道：

“当全体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那是很难阻擋住他們的。在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以前，他們断不会放下武器。他們战胜了今天的敌人，他們还要繼續斗争。他們所反对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哪些

人呢？他們將與一切阻擋他們前進的東西作鬥爭，將與每一個企圖阻礙他們、企圖攔住好像汎濫的洪水似的羣衆的人作鬥爭。當洪水汎濫時，沒有誰阻得住它，也不可能使它退回去。在任何地方，無論是在我們這裡，或是在北方和南方的革命隊伍里，或是在東方和西方的革命隊伍里，生活總是在邁步前進。生活在我們步槍的射擊中，在我們機槍的噠噠聲中活躍着。不了解這種情況的人就會倒楣。他將被排山倒海的巨浪所吞滅。”

列昂·卡爾德利的話正合康德亞多的心意。他甚至高興得鼓起掌來：

“我就同意這一點！”他說，並以娓娓動聽的聲調補充道：

“誰能阻撓我們呢？現在誰敢輕視我們呢？我們正在我們的道路上邁着最初的步伐，我們永遠也不會從這條道路上折回去……”他忽然停止了說話，沉思了一會兒，接着，用不及以前那末有信心的聲調說道：

“可是我仍然懷疑。為什麼我們直到現在還沒有達到目的呢？要知道，我們並沒有吝惜我們的生命。在墨西哥，到處是鮮血和廢墟，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還是原來那些人在掌握土地。土地全被我們同志們的軀體掩蓋了，可是土地仍不屬於我們。我真無法理解，這究竟是怎么搞的？”

列昂·卡爾德利開始緘默。他的緘默，照我看來，似乎是故意做作的，正像他在監獄里認識我們的時候那樣。但是有一次，在照例的激烈爭辯之後，他用自己靈活的黑眼睛注視着我們，說道：

“這便是新的鬥爭的原因。人民將跟着誰走呢？我們將跟誰在一起呢？問題的本質就在這裡！至於我呢，那末，我將跟那些最懂得我們世世代代的要求的人們在一起。這才是我們的鬥爭的意義！篝火燃燒起來了，它的猛烈的火焰將籠罩整個空間。到那時，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得掉它的嚴重的考驗。”

沉默了一會兒之后，他繼續發揮他的思想，他的話充滿着鼓舞我們心靈的信念。

“为了这样的將來，我們須得活下去……無論我們出現在什么地方，我們總能找到朋友的。我們的思想和言論是不会改变的。戰爭又開始了，勝利將屬於堅持真理的那些人。”

有一次，他和我單獨在一起，他對我說：

“必須尽量保全實力。这一次，敌人一定会被我們打垮。他們的威脅大半是虛張聲勢。他們的權威已經動搖。在即將到來的斗争中，他們將耗費自己的最后力量。但是我們还不能怀抱幻想。当这一斗争还没有結束的時候，我們須得隨時戒备着。我們必須准备未來的战斗。這場战斗將是可怕的战斗，將是可怕和流血的战斗，因为在这个战斗里，我們將付出巨大的代价。不要忘記，黄金的權威是奇妙不可思議的，我們的國外敌人是不会憐憫我們的。我們將站在哪一边呢？我們將站在人民所号召的持久力量的那一边！你同意這一點嗎？”

我和“中國人”的意志都十分堅決。但是我們懷疑，在我們的新朋友中間，是不是有人能够了解我們。康德亞多認為我們懷疑得不錯。他時常訪問我們，並且審慎地勸告我們：

“不要信托這一幫披着制服的人。他們永遠不會了解我們。在他們和我們之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照他們看來，全部生活是由一些嚴格的規則——軍事法規和战斗條例、測量器和測遠器所組成的……這一切就是他們的世界。只要讓他們脫離這個習慣了的环境，他們便茫無所措了。他們的世界是多么狹隘啊！在這樣的世界里，我們真會悶死。今天他們能够和我們在一起，明天他們也能够和那些反對我們的人們在一起！”为了具体說明他瞧不

起这些軍事專家的理由，他想起了自己某一次簡直令人難以相信的輝煌戰果。

“你記不記得，我拿那些‘光額人’尋開心的那回事嗎？我帶三百個好漢襲擊他們，拖走了他們一座炮。但是我用些什麼東西來完成這個任務呢？只不過是我們的套索和瘦馬……”

康德亞多並沒有誇大其詞。我們全體戰士都知道他的機智。有一回，他率領三百個騎兵進攻敵人的炮兵陣地，當他們回來的時候，後面還拖着一座炮。

可是，列昂·卡爾德利却用恰好相反的言論勸導我們：

“必須設法把他們吸引到我們自己這邊來，必須為着我們的事業爭取他們。要使他們懂得，我們為什麼鬥爭，什麼在鼓舞着我們……這完全是必要的。他們的幫助的價值是無可估計的！……”

這次談話之後，過了幾天，列昂·卡爾德利忽然失蹤了。聽說，他出發到一個不知道的什麼地方去了。

“我們在首都相會吧，”有一次，他曾經跟我們約定，“在決定性的戰鬥之後。”

\*                     \*                     \*

新的戰鬥接近了。我們大家都期待着這個戰鬥。儘管我們不免有些害怕，但仍是期待着。敵人挖好戰壕，不動聲色。這是他們最後的賭注，他們打算拿它來作最後的一擲。他們的大炮和機槍在這一塊死寂的、被陽光猛射的土地上等待我們。

在我們的陣地上，也在加緊備戰。沒有誰想到休息。在港口里，一切工作都在熱烈地進行着。增援部隊從全國所有的角落里開來。我們的隊伍在進攻的時候無疑地會有一番莊嚴雄偉的氣象。我們的士氣一天一天地旺盛。到處有各色各樣的人和牲口混在一起；到處聽得見火車、汽車的不斷的嘈雜聲和大炮移動時所發



出的隆隆声。

拉亞多帶着他的新的補充部隊來了。他指揮一個團。他把我們介紹給他的軍官們，現在我們時常和他會面。他親切如舊，只是變得愈加謙遜了。我們把我們未來的計劃告訴了他。他沒有表露什麼驚奇的神色，只稱讚我們的決心。

“我們盡量保持聯繫，”拉亞多說，“我們將怀着最後一定會達到目的的堅決信心來進行鬥爭。如果我們喪失了對自己的信心，我們將一無所得。”

拉亞多的部下都愛戴他。他們每逢談到他的勇敢，談到他在危險時分所表現的冷靜和鎮定，談到他對於他自己所捍衛的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時，總是讚美他。

有一天，他到我們這裡來，用他素有的嚴肅的聲調說道：

“日內我們就要進攻了。不能給敵人喘息的機會。並且，在城裡呆得過久，我們部隊的戰鬥熱情會冷淡下去……”

過了幾天，我們準備去偵察敵情。剛要出發，我們碰到“老鱷”，他現在在一只沿海航行的輪船上工作。

“我好比一條魚，沒有水就會干死！”他說。“所以我不得不留在这里。唉，要是海能夠伸展到你們正出發前往的地方去，那就好了……”

他告訴我們，他怎樣乘敵人不備的時候，順利地駛進海港。他沒有和我們告別，便向碼頭走去，不久就消失在昏暗的暮色里了。

我和“中國人”現在有了一個新的長官，有一次，他用刺人的聲調對我們說道：

“關於你們的好評我都听到了。我知道，你們又勇敢，又守紀律。可是，我得預先告訴你們，對於任何貽誤軍機的行為，我是不會充耳不聞的，對於任何缺點，我是不會原諒的。”

“中國人”連忙走到我跟前，在我耳邊低語：

“如果你這樣對待我們，我們也會這樣對待你！”

“中國人”整個晚上不知在什麼地方。當他回來時，他覺得有點難為情。

“人是為愛情而創造的。晚上，我過了幾小時幸福的時光……”  
後來，在我們進攻敵人的路上，“中國人”向我擔保說，他還是忠實於自己以往的感情。

“我還是愛着那個遠在天涯海角的親人。我雖然和死亡接近，可是我多么希望和她一道在這裡……”

## 二〇

戰鬥結束了。陣亡者的遺骸在紅色的粘土上燃燒着。整個戰場上散布着幾千個焚毀屍体的火堆，活像一條擁有洶湧的黃色波浪的河流。從這些滾滾波濤的內部，騰起一股股觸鼻的、使人欲嘔的屍体的焦臭氣味，响起了一陣陣可怖的劈劈拍拍的声响。火焰的洪流愈益擴大，濃烟密霧布滿着淒慘的夜空。我和康德亞多，像幻影一樣在這片原野上徘徊。我們的幾千個同志都躺在這里，他們像成熟的谷粒一樣埋在紅色的粘土里。拉亞多在這里長眠了。他的冷冰冰的眼光凝視着土地。一梭機槍的子彈洞穿了他的身體，但是他的兩隻手還是緊緊地抓住敵人的戰壕的邊緣，他就是這樣仆倒在那里，木然不動。看樣子，他似乎想死命抓住這一小塊已被他奪回來的、但旁人還打算從他手里搶過去的土地。

“中國人”也躺在這里，這個眼睛微微斜視的青年永遠瞑目了……當敵人的炮兵發現了我們的陣地之後，雨點般落下來的炮彈便把“中國人”埋葬在鋼鐵的碎片下面，埋葬在那由松散的泥土

堆集而成的小丘下面……

就在我們身邊——在很近的地方——這條火焰之河用它的黃色波浪掃蕩着成堆的屍體；這些屍體像滾滾波濤中的溺死者一樣，從我們眼前消逝，留下來的只有使人難以忍受的焦臭氣味。老大娘望着這驚濤怒浪似的強烈的火焰，心情非常激動，不住地為着亡靈的安息祈禱。在森嚴的靜夜里，從幽暗的羣山間，吹來了暖烘烘的風。遠遠地，可以望得見凶猛的野獸的輪廓；牠們在那里徘徊，等待這一餐盛筵。熊熊的火焰暫時使它們不敢走近。

康德亞多真是坐立不安。他東奔西跑，時時向漆黑的空間發出咒詛的話語，黑夜似乎展開了它的法衣，把這些咒詛的話一齊收在里面。康德亞多的粗糙的手拿着一張女人的照片，他用像一只負傷的野獸的嗥叫般的聲音對我說道：

“你瞧，這就是‘她’。你記得嗎？就是那個應當屬於他的女人。他不斷地想念着這個女人。她佔據了他的心靈，她像明朗的太陽似的溫暖着他的心。”康德亞多望一望周圍的黑暗的空間，以他所不常有的柔和的聲調慢慢地說道：

“你要知道，我有時覺得，在他那大無畏的性格後面隱藏着一種急想回到那個女人身邊去的強烈願望。他想要在死亡還沒有趕上自己以前，把她擁為己有……”

“可咒詛的死亡！”康德亞多狂怒地叫喊道，“你以為我怕你嗎？沒有誰會像我這樣輕視你……”

他的話語在包圍我們的這一片靜寂中堅決而嚴厲地鳴響着。老大娘一邊听着，一邊畫着十字。她的這種行動，更使康德亞多生氣。他像火藥似的爆炸起來了。

“你禱告什麼？”他憤然攻擊她。“為什麼要禱告，向誰禱告？你認為，死人要靠你的禱告才能進入天堂嗎？我要咒罵你的禱告

和天國里的一切人。如果天國里真有个上帝，并且他真的禁止死人走進天堂的話，那只是因为上帝自己就……”

老大娘聽見了他这种瀆神的言論，吃了一驚，她不等他說完，就以非常敏捷的動作跑到他跟前，用她那寬大而黝黑的手掌掩住他的口，不讓他說話。康德亞多輕輕地把她从自己身边推開，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老大娘不能够妨碍我們談話的地方。他稍稍鎮定一點以后，似乎对于自己的話有些懊悔，他說：

“这些老太婆都是活見鬼！連自己的影子都害怕……”

东方現出一抹淡紅色的朝霞。黃色的、波浪似的火焰開始變得微弱了。从灰色的羣山間吹來的風漸漸地變得清新。突然間，响起了尖銳刺耳的軍号的声音。黎明在寬闊的原野上出現了，旭日的光芒驅散了黑夜的陰影。

\*                     \*                     \*

这一場战斗的結果是：我們徹底擊潰了敌人，扫清了通向首都的道路。沒有什么东西阻擋着我們——似乎一切障碍都被扫除了……然而沒有誰相信战争会結束。大家都知道，新的战斗正在部署着。就是在空气里，也使人可以感觸到某种战争的气息，这种不可捉摸的感觸像电流一样通过我們全身。

我感到自己孤独得难以忍受。沒有誰能与我暢談心曲。“中國人”死了。他的音容不断地追隨着我。在我的眼前，浮現出以往的情景：我們怎样在搬進学校的第一夜，当我们彼此剛剛認識時，就共同想像着自己的未來；我們怎样在故鄉的城市里徘徊，怎样在同样一个难忘的日子里離開了这座城市，離開了蔚藍的天空和碧綠的海水……

我想到我的其他許多同志：他們中間有些人現在正在自己家里酣睡，可是“中國人”却躺在这塊紅色的黏土上。我記起往昔的

夜晚，當我們爬上堡壘的、面朝着海的炮眼時，我們久久地凝視着滿布星星的夜空，天空的美麗使我們驚嘆。那時候，我們彼此傾訴着自己的希望和理想……那時候，“中國人”已經把希望寄托在革命上了……正像拉亞多一樣，正像其他千千万萬在戰場上陣亡的人們一樣……而我們這些還活着的人，到現在還是把希望寄托在革命的勝利上。

“中國人”——這個眼睛微微斜視的青年人——已經為革命犧牲了，他已經在鋼鐵和松土的漩渦下面瞑目長眠了。他曾經想做個水手，做個旅行家……他曾經在自己的幻想里漫遊全世界——幻想着走到世界上最遙遠的角落里，在女人的懷抱里領略一下愛情的滋味。有一天晚上，當他向我們傾訴自己的理想時，我和叶弗連曾經嘲笑過他，叶弗連曾指着城市的燈火對他說道：“你可知道，那里出現了好幾個日本姑娘……”

那天晚上，我們嘲笑“中國人”的理想。現在，當我想起當時笑樂的情景的時候，我感到十分難受。我同時還想到“她”——“中國人”所朝夕思慕的那一個女人。當他走到隨時隨地有可能死亡的地方，無論是在黑色或藍色的天空下，在黃色或綠色的田野上，在紅色或白色的土地上，“中國人”總是渴望着她能夠屬於他。

我痛苦地忍受着心頭的悲傷，只有時間才能醫治好這種悲傷。老大娘老是不離開我。為了增進我的食慾，她從鄰家的院子里偷了幾只母雞和雞雛給我吃，這種行為幾乎使她得到了壞名聲。她簡直跟自己開了一次太過火的玩笑。她對我的關懷變成了一種熱情。自從“中國人”死後，我在她心裡佔了兩個人的地位。

康德亞多不像從前那個樣子了。現在他變得不大愛說話了。“中國人”的去世使他緘默起來，使他的態度有了大大的改變。有一天晚上，他坐到我身邊來，離篝火不遠，淒然無語地把“中國人”

的遺物遞給我；一只銀表、一條金鍊子、“她”的照片、和細心地包在一條彩色手帕里的一小撮紅黏土。

“記着，”他察覺我心情的激動，對我說道，“人是為了經受悲痛的考驗而活着的。”

他傾身向着我。篝火發出的火焰照耀着他的臉，照耀着這個混血兒的臉，他告訴我一個顯然是不足為外人道的消息。

“我們明天將開始進攻首都。”

老大娘聽見了這句話，悽然說道：

“唉，如果我的亡人現在還活在這裏該多好！”她挺起自己丰满的胸部，長嘆了一聲。

在兵營里，一切都活躍起來了。人們跑來跑去。現在，沒有人再想到那些死亡的人了。我們的陣亡的同志們好像成熟的種子似的躺在土地上，現在，我們就踩着這塊土地前進……可是，我們有沒有看到種子的幼芽呢？

出發前，上校打發人叫我去，他熱烈地握着我的手，同時簡略地通知我：

“你作戰時表現得很好，已經升了級……”

同志們都來慶賀我。但是我知道：由於死者獻出了自己的鮮血，我們活人才能受到褒獎。

\* \* \*

康德亞多告訴我的消息証實了，我們向首都出發。我們的絡繹不絕的軍用列車朝着首都的方向伸展着，沿途還有好幾千個農民騎着馬加入了我們的隊伍。我們的行程是遲緩和累人的。我們一面向前推進，一面還得修復那些被潰退的敵人所破壞的鐵路路基和橋樑。騎兵在軍用列車的兩側移動，迅速地趕着路。人們彷彿一點也不感到疲勞似的，和牲口較量着刻苦耐勞的精神。兵士

們坐在擠滿了人的車廂頂上，在炎熱的陽光下，高唱着熱情洋溢的歌曲，歌聲被風吹往周圍遠遠的地方。沿着鐵路路基策馬前進的康德亞多也引吭高歌，他的深沉的低音壓倒了兵士們的歌聲。他穩穩地坐在馬鞍上，彷彿和自己的馬焊在一起，變成了一個整體，——他的態度沉着而又平靜，好像他頭上的明朗的天空一樣。他遠遠看見我就滿臉笑容地和我打招呼，並且中止自己的歌唱，向我叫道：

“好好照顧老大娘！”

老大娘揮動着自己的寬大而肥軟的手回答他。

騎兵在滾滾的煙塵中，在逐漸靜息的歌聲的回音中消失了。勝利的呼聲響徹了原野。一直到深夜，我還是留在那傾瀉着月光的車廂頂上。月亮寂然不動地高掛在天空中，它的銀色的光輝投射到大地的每一個角落裏。

\*                     \*                     \*

指揮官叫我們去吃晚飯。全團的官長們圍坐在桌旁，大家都顯得很愉快。月光從車廂的窗口里流進來。指揮官為革命的勝利祝杯。大家鼓掌歡呼。但是，革命果真是勝利了嗎？

如果向幾千個和我們一道前進的農民們提出這一個問題的話，他們會異口同聲地回答：“沒有。”他們的同志們的血已經流遍了土地。可是土地還只是他們朝思夕慕的理想。為了土地，他們還得不斷地準備作戰。至於這些圍坐桌旁的長官們的見解，則是和農民的願望背道而馳的。他們認為，鬥爭已經結束了。他們的世界是何等狹隘啊，正如康德亞多所說，他們的世界是由許多嚴格的規則組成的。照他們看來，土地究竟是什麼呢？如果農民們認為土地是生活的源泉，是他們整整一生的主要根基和最後的目標的話，那末，在這些長官們的心目中，土地不過是他們射擊時在上

面測量距離、確定時間和偏差的有限面積罷了。

他們只希望到達首都。首都的鐘樓已在遠遠地閃出光輝，首都建築物上的尖塔已隱約可見。他們的里程終點就在那里。別的意願，別的理想和他們是格格不入的。他們的幻想世界是非常狹隘的。但是照這些引吭高歌、聲震原野的人們看來，照這些土地的兒子們看來，“革命”這兩個字眼仍然是希望和美好的未來的象征。一種自古以來就有的不可克服的力量在推動他們，在他們那世世代代流傳的歌曲里，總是鳴響着如飢如渴的懷戀土地的聲音：

這種佔據我心頭的懷戀，  
把我引進了這個世界……

## 二一

首都的居民興高采烈地歡迎我們。我們以勝利者的身分走進首都。婦女們把鮮花和長紙條拋到我們身上，她們放出許多鴿子來。在我們那蒙着白色塵土的頭上，散落着各色小紙屑。周圍的一切使我想起了一件雜色的玻璃嵌工——紅、藍、黃、綠等色調混合而成的鮮艷的精制品。

康德亞多的快樂的低音在城市的大街上震響着……擁擠在涼台和屋頂平台上的人們都向他致敬，他則揮動着自己的流滿了汗的手向他們答禮。他似乎覺得，所有的人都在迎着他微笑。他自己的臉上也總是笑容可掬，露出他的又尖又黑的牙齒。他的坐馬現得十分雄駿，馬身上蓋着一塊織錦緞，那大概是康德亞多從路旁一個教堂的神像上取下來的。馬蹄鉄在石頭上撞出火花來，有時候，它們在殘破的街道上溜滑着。但是康德亞多却還是據鞍危坐，似乎騎士和坐騎已焊為一個整體。



晚上，康德亞多忽然失踪。他整晚沒有回來，第二天晚上仍無下落。沒有人知道他的去向。直到值班時他才在營房裏出現，但隨即又找不着他的影子了。

“這真是一座妙不可言的、給人談情說愛的城市，”他對那心情激動的老大娘說道。“這裡的女人都是皮膚柔嫩，真有教堂裏聖徒們穿的珍貴的綢衣那麼軟滑。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皮膚。”

老大娘憤憤不平地咕噥着，她感謝上帝，幸而老天沒有把她的亡人弄到這裡來。

“讓他呆在原來的地方倒是好的，免得落到這些蕩婦的懷抱裏。”她用半開玩笑、半生氣的口吻對我訴苦。“你想想，他受得了這種引誘嗎？要知道，他也是最容易上女人的當的……”

每當天剛剛黑下來、城郊沉沒在神秘的黃昏之中的時候，康德亞多就不見了。在出門以前，他遍身洒滿廉價的香水，從前打仗時，他總是興高采烈，現在搞戀愛，他同樣是歡天喜地的。大概有一種他在農村生活里所不會領略過的歡樂在引誘着他。後來，列昂·卡爾德利到了城里，康德亞多的頭腦才清醒過來，終於恢復了他的正常生活。

“我不是個和尚，”他說，“但是這也不等於說，人必須為了滿足獸性而生活。”

康德亞多像個回頭的浪子，又開始過從前那樣的生活了。有時候，他坐着華麗的小汽車到兵營里來，帶着老大娘乘車遊逛全城。因為車子跑得太快，老大娘回來時吓得滿面通紅，口中喃喃祈禱，她感謝上帝，幸而沒有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故。

康德亞多想使老大娘受點虛驚，借以開心取樂，因為她當時所說的廢話往往逗得他發笑。他命令汽車司機加快速度，一邊笑嘻嘻地看着老大娘拚命抓住坐位，吓個半死。她說，她似乎覺得：樹

木和牆壁，人和牲畜從四面八方朝她身上撲來。

“人們怎麼能夠在這裡生活呢？”她問我，激動得全身還在發抖。“他們總是東奔西跑，急急忙忙，你推我撞。他們沒有工夫望望天，只是眼朝腳下看，活像只豬……真是活受罪！”

\* \* \*  
我給自己弄到個休假的機會，借此回家看看父母。康德亞多開始苦悶起來，他因為和我分別而感覺難過。列昂·卡爾德利聽說我就要動身，趕忙找我去，嚴肅地和我談了談。

“巨大的事變就要發生了，”他對我說，沒有掩飾他的激動的心情。“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安於現有的成就。家庭的安樂在這方面可能是有害的，因為它能夠消磨人的意志。對於一個應當隨時提高警惕的人來說，這是有危害性的……”

我在車站上碰見叶弗連。他和他的家眷住在首都，他還在當機器匠。他穿著很舊的、但還整潔的衣服，臉上依然帶著開玩笑的表情，只是眼光略微現得悽郁些。他用自己那由於做活而變得粗糙的手緊握著我的手。聽說“中國人”殉了難，他非常悲痛。

“在这一切還不會結束之前，我們中間還有很多人會犧牲，”他沉思地說。“一個新的階段正在開始，這個階段比你一直到現在所見的一切更是可怕。”

“你打算幹什麼？”我問他，他的話使我深感興趣。

“是的，我們認為這是必然的……我們這些被墨西哥土地所養活的成千上萬的人將一道出發。我們必須解決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我們將提出比漂亮的諾言更大的要求。我們對於冠冕堂皇的話語和多情善感的言論已經聽得厭倦了。我們將不顧犧牲，為著我們的孩子們的幸福未來而鬥爭。難道誰會否認，我們的生活是由痛苦與悲哀組成的嗎？現在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阻止我們。只需

要拿起武器，把敵人殺死或者被敵人所殺。我們准备好了。把我們的一切力量獻給這一鬥爭，如果必要的話，就獻出生命。但是我們的心力不會是白費的。我們必須保證人類有幸福的將來。歸根到底，我們就是人類的將來。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我們艱苦的勞動所締造的……”

他的臉色變紅，眼睛閃出光芒。他沉默了一會兒之後，接着向我吐露自己的思想：

“你也許覺得我們的議論不合邏輯吧？我們為自己的兄弟們要求種種福利、當我們還不能夠確信他們會享受到這些福利以前，我們不願意讓死亡趕上我們。革命是為了什麼目的而進行的呢？“中國人”為什麼犧牲了呢？難道他不是我們中間的一員嗎？你能够認為，他的信念曾經改變過嗎？為什麼成千成萬的人都犧牲了，都永遠埋在灰色的土地中呢？你要知道，他們絕不是為了使一切維持原樣子，絕不是為了使我們繼續過這種牛馬般的生活而死亡的，對嗎？”

“你記得我們在校園里的談話和理想嗎？現在，我已經意識到當時我還不能了解的許多話的真正意義了。現在，已沒有什麼東西會引起我的懷疑，一切照我看來都是十分清楚的了。我明白了麥爾息耶工長所希望的事情，我明白了老年水手長所提出的要求，當時，他由於自己的希望破滅而大發牢騷，老是咕咕嚶嚶的談論女人的可憐命運，老是咒詛生活。我也理解了列昂·卡爾德利所宣傳的事情……並且不只我一個人明白，許多人都明白了這一點。我們的意識變得清楚了。所以，我們絕對不容許和我們血肉相關的、並且是墨西哥人民哀樂所系的願望又一次地受到嘲弄……”

“對於我所說的這些話，你能够提出什麼反對的意見嗎？”他問我。

我記得，在很久以前的某一个晚上，叶弗連、“中國人”和我三个人曾經聚在一起，彼此傾訴着青春的理想，現在，我和叶弗連又以同樣熱烈的心情來討論當時深深地激動着我們的那些思想和計劃。

難道我們不是因為被同樣的思想所鼓舞才結為朋友嗎？難道我們不是因為這個才互相尋找會面的機會，才老是在學校內外的某些地方聚會嗎？

他默然沉思了一會兒，然後極力表示鎮靜，用低沉的聲音說道：

“將來我們不是還可以見面嗎？前面的危險很不少……可是，無論怎麼樣，我們過去的生活已經把你我永遠聯繫在一起了，無論我們在哪里，無論是死是活——這種聯繫永遠不會中斷。你和我正像一個巨大的車輪上的輻條，我們絕對不讓這個車輪向後轉。”

在分別時，他伸出兩隻長長的手來擁抱我。我從車廂的窗口注視着他，他的魁梧的身材逐漸縮小，最後，終於消失在開動了的火車後面。

\*                     \*                     \*

我們家里真像過節日一樣。母親把地板擦得發亮，牆壁刷得雪白。她把一只陶制的大水壺（我們屋裡一件出色的東西）和一座舊鐘並排地擺在客廳里的小桌上。水壺里插着一束美麗的白茉莉花。花香襲人，使人聞了感覺頭暈。母親嘴里整天不停地咕噥着。她把我離家以後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訴我。她想拿這些家常瑣事作為談笑的資料，使我多在她身旁盤桓。她要我去拜訪所有的親戚，當她挽着我的手在城里走動的時候，她非常快樂。

可是我呆在這個城市里，却感到非常空虛。……已經沒有什

么东西能够把我和它联系起来。我和这些人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他們抱着万事不关心的态度，無憂無慮地搖動着手中的扇子。我和他們有什么可說的呢？我的朋友都不在这里了，他們大多數早已离开了这座城市。只有一个还不曾作客異鄉的老同学來訪問了我。我和他談論了一些我們感觉兴趣的問題，交換了一些意見。

他願意跟我一道去，并且束裝待發。在我休假期滿之后，我們將一道動身。这个青年的牙齒和眼白在他那黝黑的臉上顯得非常特出。他的愉快悅耳的笑声有時候使得我忘記了种种憂慮。

在一个北風怒号的晚上，他對我說道：“正如眼前越吹越猛烈的暴風一样，这一切終久会要結束的。到那時，当你回顧往事的時候，你將很难相信，你是怎样跨过了这一道黑暗的深淵的。”他說的这几句話很有卓見，在這些話里，可以使人感觉到判断的成熟，但是在此以前，我知道，他是不曾有過这种判断力的。

我的父親像往時一样鎮定。從他那嚴肅的外表上，看不出他的內心體驗。当我站在我母親身邊時，我總覺得自己已是个成年人，可是，只要和老成持重的、外表上缺乏表情的父親面對面在一起，我便意識到，我還沒有成为一个我自己所想做到的那种人。

他時常和我談話，往往說出很多又正确、又有趣的想法。

“必須繼續斗争，”他帶着憂郁的声調說。“环境迫使我們走向斗争。敌人失败了。但是这一勝利——人民的勝利——給予了人民什么呢？人民大公無私地、慷慨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沒有要求什么代价。由于人民的奋斗，由于他們的犧牲，叛徒已被打垮了……但是讓那些今天操縱國家大事的人不要忘記，斗争已經擦亮了人民的眼睛。現在沒有什么东西能够打从他們那銳利的眼光里滑过去了。他們迫使那些忘記這一點的人們猛省過來……現在，墨西哥人已經覺醒了。难道現在还能够欺騙他們么？……”

和“中國人”的母親的会晤使我很感動。她簡單地迎接我，沒有表現什麼鬧劇的場面或者吐露一些感傷的話語。起初，我甚至對她這種沒有做作的、莊嚴的鎮靜態度感覺驚訝和不快。但是她的眼睛憂郁地、親切地望着我。她的低微的、略帶嚴峻的聲音流露出深深的內心悲痛。她從我手里接過康德亞多托我轉交給她的她兒子的遺物，她仍是目不轉睛地望着我，開始用微微戰抖的手把它們放進小木箱里……然後，小心翼翼地將小木箱放進原來屬於“中國人”的一只櫃子里……

有一天晚上，我在海濱碰見了“她”。這是她和“中國人”經常散步的地方。她穿得很朴素，但是她的服裝並不使人感覺到她是故意裝做朴素或者借此來顯示自己的悲哀。我站停下來，向她問好。她和我談了很多事，但一次也沒有提到“中國人”的名字。大概，照她看起來，他還沒有死吧……我和她肩并肩地走着，我記起了她那封庸俗的信、她的微微刺耳的聲音和敷着一層厚粉的臉。現在，在她的外表上，在她的談吐中，都沒有什麼庸俗的味道。她盡力保持自己的尊嚴，她的言論顯得非常沉着。我把跟她会晤的情形告訴了父親，父親責備我，說我的見解近乎膚淺。

“話語的本身往往沒有什麼意義。所以，在某些時候，最好是保持緘默。緘默並不比雄辯差……你既然是一個出死入生的人，就應當知道，生活是人的最偉大的教師……你要明白，悲哀雖則使這個女人的青春的幻想破滅了，但是它卻鍛鍊了這個女人……只有無價值的人才會在艱苦的時分灰心喪氣……你今天碰見的這個女人跟你過去所認識的那個姑娘可能有什麼相同之處呢？生活喚醒了她，也許還擴大了她的眼界。有時候，由於我們自己的利己思想，我們故意縮小了自己的世界。可是生活懲罰着我們，直到現在為止我們所絕對信仰的一切東西都會崩潰，但是，在舊的廢墟上，

新的希望却正在成長……”

列昂·卡尔德利時常从首都寄信給我，他使我明白首都的一切情况。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准备应付新的事件。”叶弗連在他的信中強調了这几句話：“我們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目的，同時明明白白地看見了自己的道路。”

康德亞多潦草地寫了一封短信給我，他告訴我，他按照“战時的方式”結了婚。可是老大娘却認為，這是一种輕率的舉動，一种褻瀆神聖和嘲笑教會的舉動。

\* \* \*

許多日子过去了。在最后几天，我時常和我的同志（我就叫他做“黑人”）去訪問那个舊堡壘。在那里，我会見了老年的水手長。他仍是整天靠近望遠鏡坐着，像往時一樣大聲報告船只在远处出現的消息，一边咕咕噥噥地說一些議論女人的話。在那里，我也会見了麥尔息耶工長，他还是像从前那樣親切。現在，他領導好幾個車間。籠罩着一切的喧鬧和声响，使我想起了許多我似乎已經忘記了的事情……这里，鍋爐里的火燃得通紅，渦輪机和馬達不斷地歌唱。鉚釘工人的敲擊声比馬達的响声更大。这一切断断续续的声音把我們震得兩耳發聾。这里在修理步槍和大炮，在校准机槍……

当麥尔息耶工長看見我打嘉里齐昂納走出來的時候，他急忙跑來迎接我，他緊緊地擁抱我。我明白，在这种親熱的擁抱中，包含着一种非言語所能表達的感情。我把拉亞多的殉難情形告訴了他。他的眼光變得陰沉起來，額上現出深深的皺紋。

“有些人从他們出世的那一天起，就被災禍糾纏着，”他說。

麥尔息耶想起了拉亞多的不安定的生活，他把我們这位殉難的朋友生平所遭受的种种苦難詳細地告訴了我。

“真是想不透，”他憤慨地結束着他的話，“一切还是老樣子，絲毫沒有改變。”說到這里，他不知怎的忽然急躁起來，激動得連話都說不清楚了，但結果他还是很快地說了出來：

“必須馬上改變這一切。必須徹底改變這一切！如果這一步沒有做得到，有朝一日又須得從頭搞過。為什麼現在不做到這一步呢？”

\* \* \*

列昂·卡爾德利寄來了好幾封信，他變得愈益焦灼不安了。他催我趕快回去。他說，進攻已準備就緒了，我必須在新的鬥爭階段開始以前，回到崗位上去。

康德亞多寫了一封非常潦草的信給我，說他又變為一個單身漢了。老大娘不得不承認，康德亞多應付女人的手段比自己的亡人要高明得多。

叶弗連在他的最後一封來信中說道：“我們組織了幾個紅色營。”他向我証實：現在，人們畢竟會明白他們鬥爭的目的了。

母親的高興心情消失了。園里的花都已枯萎。父親，像往時那樣，又以沉着的聲調囑咐我小心行動。

但是召喚我歸隊的命令終於收到了。我整裝待發……新的鬥爭又開始了。

## 二 二

“嗨唷！嗨唷！”康德亞多大聲地喊叫。為了鼓勵士兵們，他和他們在一起搬運鐵路路基上的鋼軌。

敵人在攻擊我們。他們利用我們隊伍里的混亂現象，像猛禽似的撲來，不給我們以喘息的機會。局勢的急劇轉變真使人頭暈目



眩。有一个時期，誰也不知道，他是在和什么人作战……我們整天整夜不断地和敌人厮杀，他們的生力軍源源不絕地開到，活像从地下長出來的一樣。在这种混乱之中，誰也摸不着頭腦。只有列昂·卡尔德利相信，一切快会好轉。

“我們这边当然佔优势，”他鼓勵战士們。“因为在斗争中間，我們有着共同的旗幟和共同的目标。”他以充滿信念的声調補充說：“当農民們像工人一样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他們就会和我們團結在一起了。要知道，只有我們才能了解和同情他們的意願……”

最初成立的几个紅色營和我們并肩作战。这里面有紡織工人、礦山工人和鐵路工人……在每一个被我們佔据的村子里，我們總是向人民解釋我們進行斗争的道理。我們的隊伍迅速地獲得了補充；紅色營也逐日壯大。

厂主們仇恨我們。地主們跟我們進行激烈的斗争。

革命政府頒布了關於把地主的土地轉交給農民，關於取消大地產、規定工人的最低工資的法令。農民和工人現在都明白了，斗争是为着什么而進行的，他們赶忙和我們联合起來。康德亞多以一个世襲的農民的身分慶祝勝利。他說：

“土地必須屬於耕种土地的人們！”他隨即用自己的低音唱起歌來，全營馬上齐声地和唱：

我開始唱一支歌，

一支莊稼人的歌……

“黑人”用自己美妙的高音跟康德亞多合唱。這兩個人的声音是非常諧調的。老大娘欣然諦听，她兴高采烈地体味着这一切事情。

“唉，假使亡人在世的話！……那怕是从地底下起來瞧一瞧这种情形也是好的！……”

果然不出列昂·卡尔德利所料，農民都响应我們的号召。他們把“土地和自由”这几个字寫在自己的紅旗上。工人們都帶着自己的旗子走。

列昂·卡尔德利也跟着我們的隊伍走。他从不動用武器，但遇到作战時，我們總是在最危險的地帶碰見他。我覺得他这样身臨險地是沒有什麼好处的，他的这种行動使我非常失望。

“在我們的斗争中，從來不曾有过什麼無益的东西，”他从容地回答我，“对于缺乏經驗的兵士，精神上的支持是不可少的。只有以身作則，才能振奋士气……”

我从炮兵部隊調到步兵部隊里來了。按照康德亞多的說法，我變成了一只“田鼠”。我現在指揮一連人，我時常和康德亞多爭論，究竟那一种武器最好。

“步兵，照我看起來，也是战中之王！”他嘲笑地說，“我只要一坐上自己的栗色駿馬，我便唾棄世界上一切的帝王！”

康德亞多对于他的“猛烈的龍騎兵”總是稱讚不置。他們确是真心依恋他，确是形影不离地跟隨着他，彷彿在康德亞多一个人身上，体现了这个新的斗争的全部意义。

老大娘和我們寸步不离，她像只小狗似的到处跟着我們。她覺得，在这里倒还自由自在，比在首都時那种無謂奔忙，弄得精疲力竭的情形要好得多。她時常想起康德亞多當時追逐的那些女人，她对他那种冒險行为至今还不能寬恕。她帶着憤怒的神气对我說道：

“你瞧，他當時像个什么样子的人！身上洒着香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头髮对分着，上面塗滿了油！你想想，他对那些跟他整晚厮混在一起的蕩妇会說些多么荒唐的話啊！”她狠狠地取笑康德亞多，結果弄得康德亞多冒起火來，反唇相譏。可是在他們的關係上

依舊可以使人感覺到無限的溫情。

列昂·卡尔德利有空的時候常到我們這裡來。他現在擔負了一項重要的任務——那就是，要實現革命所允諾的一切事情。勞動人民日夜擁擠在他的司令部里。有些人表示願意加入我們的隊伍。另外一些人則是來控訴那些拒絕執行革命法律的主人的。

我們每天都跟那些在我們駐地內活動的匪幫互相射擊。我們時常碰到他們。這一羣烏合之眾散布在我們的全部地區，他們殺害着那些手無寸鐵的工人們。

我們只好從首都撤退。撤退時，我們炸毀身后的橋梁，破壞鐵路路基，築起各種障礙物以防敵人反攻。

“前進，‘猛烈的龍騎兵’！”康德亞多時常這樣鼓勵自己的兵士。他們毫不疲倦地到處搜索，不予敵人以任何襲擊我們的机会。

我的“田鼠們”挖掘陷阱，建築戰壕，隱蔽在土地里，他們自己似乎也變成了一塊泥土。

康德亞多毫不留情地詬罵着。當老大娘給他送食物來的時候，他才稍微安靜一點。這一段使人不得不耐心等待的時期老是拖延下去，他的性情也隨着變得更壞了。這個人真是為着驚天動地的事業而生的。遇到他的兵士們意氣沮喪的時候，他馬上要他們唱歌，他自己也和他們一道唱起來。他的低音掠過那初經霜凍而變成黃色的原野，隨即消失在籠罩着羣山的灰色的烟霧中。好幾個寒冷的晚上，我們圍坐在劈啪作響的篝火旁邊。康德亞多總是鼓勵我們唱歌，他不時地踱來踱去，活動活動麻木了的兩腿，然後給我們講一些荒唐的、雜以辛辣的字眼的故事。列昂·卡尔德利一邊觀察他，一邊帶着微笑對我說道：“這種人是無窮的朝氣的源泉。正像他一樣，我們人民的力量也是取之不尽的。”

\* \* \*

敵人仍是不断地襲擊我們，他們往往乘我們不備之際突然進攻。我們鼓起全力死守陣地。可是，敵人却突入了我們的駐地。康德亞多不断地用他的低嗓音咒罵上帝和魔鬼。黑夜被炮彈的閃光照耀得通明，只見他往來奔走于防禦陣地之間，一边走，一邊射擊。有時候，我看不見他了，但他的身形隨即又在蒙朧的月色中出現了。尽管他身臨險地，子彈却不曾打中他。就在這種地方，我看見他堵住了那些臨陣脫逃者的道路。

“誰想跑，就讓他首先去見閻王，”他帶着氣憤若狂的神氣喊道。“誰只要退半步，就休想活命！”他同時無情地射擊每一個由于害怕而打算逃跑的人。

在大胆無畏和意志堅定方面，列昂·卡爾德利並不比康德亞多差。他以宏亮有力的聲音發出命令，用鎮定的態度來感染別人。在猛烈的射擊之下，當呼嘯的槍彈掠過他頭上的時候，他絕不動搖，好像一株蟠根的大樹，生根在地里似的。寸步也不退！

從攻擊開始時起，我就沒有看見過老大娘。她往哪里去了呢？也許是因為害怕而跟隨別人逃跑了？現在誰也不能說什麼。

驚惶的情緒像閃電那樣迅速地傳播着，情況日益混亂。幾千個影子在漆黑的夜里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只有我的“田鼠”依然保持鎮定。他們深藏在地下，不斷地射擊，也許他們永遠也不會從那里走出來了。“黑人”守住自己的崗位。他的白色牙齒在黑暗之中閃閃發光。他的聲音對於這些準備戰鬥到底的人們是一種莫大的鼓勵。

“寸步不退！”他向着自己的部下叫喊着。

“黑人”大笑起來，他的驚心動魄的笑聲似乎把月亮都吓得急忙忙地躲到烏雲背后去了。

突然間，一陣爆炸聲震撼大地。一大羣黑色的人形向我們的

陣地猛扑。他們一下子就被打退了，但隨即又向前扑來，冲破了我們的隊形。他們的狂喊和怪叫响徹了空間。戰馬踐踏着人們。

“黑人！”我喊叫着。沒有誰答应我。好像在夢境里似的，我远远地听到了康德亞多的嘶啞的聲音。寒冷的晚風把它傳到了我的耳邊來。

夜變得完全黑暗了。周圍是一團漆黑。我的“田鼠”依舊伏在地上，繼續射擊。人們和土地緊緊擁抱，打成了一片，只有死亡才能够破坏这种緊密的結合。在絕望之中，我大聲喊叫：

“死守陣地，寸步不退！”

一个大黑影猛向我身上扑來。月亮消失了。深沉的黑暗吞噬了一切，我陷入一片漆黑的境界里。

\*                     \*                     \*

这是什么，是太陽嗎？这就是天空，高高、高高的天空！为什么这里沉寂得这么令人难受呢？鳥兒在远远的地方歌唱。淡黄色的太陽發出微弱的光輝。难道太陽不給人溫暖，反倒送來寒氣嗎？許多黑鳥在圍着同心圓，我搞不清楚牠們是在哪里——在上面呢还是在下面。在这种可怕的靜寂中，突然有人發出呻吟聲。为什么我的胸部这么痛呢？呻吟聲愈來愈大了。然后又開始沉寂。这种沉寂比以前更深沉了。

我打算勉強坐起來。天空在哪里呢？双脚疼痛。我几乎只能移動一只手。头像灌滿了鉛。喉嚨里渴得發干。或者，試一試爬行吧？又傳來誰的呻吟聲。綠色的龍舌蘭在我周圍舞蹈。为什么它們的輪廓是这样可怕呢？它們旁边是什么，是手和腳嗎？那里又是什么呢？魔術家的城堡嗎？童年時，母親曾經告訴我一些關於魔術家的城堡的故事。創造奇迹的王子和魔術家就住在这些城堡里……

多么难受的口渴啊！……为什么这一片綠色的肉有这么苦辣的味道呢？这是龍舌蘭，它們刺得人疼痛……又傳來呻吟声。在龍舌蘭后面，閃着誰的可怕的、彷彿从眼眶里掉出來的眼睛。它們望着我。也許，它們在注意我嗎？它們想殺人嗎？它們越長越大——我受不了这种眼光。嘴在眼睛后面出現了。为什么这样紅呢？或許，这是血吧？不知哪一个在这幅紅色的布上寫着：“土地和自由”。血浸染了土地。土地和血。土地和自由。兩片嘴唇微微顫動着。它們真的在說話呢，或者，只是我的想像呢？

“我的中尉！……”

啊，对，我記起來了。但是現在这一切是为着什么呢？这双眼睛在懇求着什么。它們想要什么呢？为什么用它們的眼光追逐我呢？我真想明白這一點。口張開了：

“水……”

水嗎？我把龍舌蘭的刺人的叶子弯曲起來。它被血塗滿了。一双眼睛温存地望着我，它們越來越变得細小，最后，它們死死地盯着我。一个滿口流血的头顱滾到地上……我也閉上了眼睛。远远地，不知从哪里，又傳來飛鳥的歌声……

\* \* \*

我開始覺得發冷。風为什么这样冰涼呢？星星为什么这样蒼白呢？照水手們看起來，星星就是天空里的向導。“老獮”曾这样說过。可是，有沒有过“老獮”这样一个人呢？在青春時代，我也曾想做一个水手。这是什么——天空呢还是海洋？那里又是什么？星星嗎？或許不是星星，而是許多想在黑暗中偵察我的踪迹的眼睛？那不是月亮嗎？为什么它这样凝望着我呢？我不知在什么地方曾經看見过这样的微笑。它使我感覺疼痛。

“媽媽……媽媽！”

难道我有母親嗎？如果有的話，那末，她在哪里呢？我想起我常常聽見的那些歌……那雙手……她的細嫩的手指。它們撫摸着我的頭髮。我哭起來了嗎？沒有！當然，我有母親。她是怎麼樣的呢？難道我的母親不是那個有着一張宛如石雕像一般的臉和一双肥大的手的女人嗎？

母親！……是的，我有母親！有一天，她曾對我說過：“到你的天職——人的天職在召喚你的地方去吧。”我是人呢還是影子？世界上充滿着人和影子。現在，我只是我自己的影子。

這是什麼黑東西從地上站起來了呢？

“站住！”

這是人還是幽靈呢？有一回，我在自己的屋子附近看見過幽靈。那時候，我還是個小孩。我過去真的曾經是個小孩子嗎？幽靈穿的是白衣服。在半夜時分，他就哭泣起來，呻吟起來。現在我認出他來了，這就是他。他走到我身邊。我就逃跑了。但是他大踏步地追趕着我。我覺得，他追上了我。我能不能夠跑掉呢？為什麼我爬得這樣慢呢？幽靈越來越近，你瞧，他抓住我，我覺得我碰到了他的一雙手，但是在黑暗中，看不見他的手。喔，是你嗎？你為什麼笑？在夜晚的黑暗中，居然有這麼一對眼睛！

一切變得空虛了。留下來的只有一張蒼白的臉，這張臉懸挂在那里，在我的頭上。它笑起來了，在它周圍的黑暗之中，閃爍着好幾個遊移不定的火光……

“我的中尉！……”

中尉！難道我是中尉嗎？啊，對。是“猛烈的龍騎兵”的中尉嗎？難道有一個時候存在過“猛烈的龍騎兵”嗎？他們曾經有過一個大尉，名叫康德亞多……哦！……

“現在他在哪里呢？”

“誰？”

“康德亞多……”

“誰知道！……”

沉寂真討人厭。天空上滿布着星星。這是眼睛呢還是星星？

“老獯”一定會說：這是放蕩的金星……

“你能够走嗎？”

“我們試一試看……躺在這裡的是誰？”

“這是我們被殺害了的人……他們有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可是這個女人是誰呢？”

“這是老大娘！……”

“這是我的母親嗎？為什麼她的眼睛睜得那麼大？也許，她現在看見了亡故的丈夫吧？她用不着閉上眼睛了。”

“可是康德亞多呢，他現在在哪裡？他真像個魔鬼！”

“我相信，我們還會碰見他的。並且，我們還會聽見他那响震羣山的聲音。”

在這時候，我們像是影子似的在夜晚的黑暗里移動着。或許，我也會像成熟的種子似的躺在这寒冷的、我正在它上面爬行的土地里吧？……但是，這是什麼樣的笑呢？我們兩個人之中，是哪一個在笑呢？影子望着我笑，笑的聲音消失在夜的黑暗里。

\* \* \*

為什麼這裡有一個穿白衣的女人呢？我想坐起來，但她不許我這樣做。她用柔軟的、雪白的手撫摸着我的面頰。她的手指間發出清雅的香氣。

“安靜些，”她低聲說，“你快會復原的。”

“那麼，我病了嗎？我出了什麼事？”

“你已經住在這裡二十天了。你還要休息……”



通过一个朝着田野的窗口，傳來烏兒的鳴声，飄來松樹的悅人的香味……

我想起了：康德亞多、列昂·卡尔德利、夜晚、我独自留在許多影子中間。老大娘在眼前出現——她挺直身子躺在地上，她的受驚的眼睛睜得大大的……

護士用手探我的額頭，她的淡藍色的眼睛親切地望着我，然後悄然走出去，她的腳在地板上輕輕地滑動着。從敞開的窗口，仍然飄來泥土的香氣，傳來烏兒的溫柔的歌聲……

康德亞多來看我。他給我帶來了糖果，但是護士不許他把這些糖果給我。康德亞多裝做生氣的樣子。後來，他開始和我談話，在他談話的時候盡量保持沉着，似乎他所說的是一个與他不關痛癢的人：

“我回來安葬她。她的眼睛已經像天空那樣冷冰冰了……”他似乎覺得，不提起老大娘的名字，我也会明白他的意思。我猜得到他所指的是哪一個，因此，我以極其親熱的口吻回答他：

“我在她身邊整整躺了一晚。”

“現在她大概和她的亡人在一起了……”大尉苦笑着說道。

“她現在和上帝在一起了！”護士打斷了他的話。

康德亞多以不相信的神情朝她那邊斜視着。隨後，急躁地、惡狠狠地說道：

“你說，她和上帝在一道嗎？這樣的上帝真是活見鬼！……”

我制止康德亞多，但他不聽從我。他的憤怒沒有給護士什麼影響，也沒有使她讓步。她帶着笑容走到我床邊，整理被褥。她的手觸及我的面頰，我嗅到紫羅蘭的清香。

“你好些了嗎？”她用悅耳的聲調問我。

康德亞多不讓我回答，他代我答道：

“这还有什么問題嗎？”他調皮地微笑着，大胆地望着護士的一双雪白的手，同時湊近她耳边低語道：

“为什么我偏偏沒有受伤呢？”

但是，說到這里，他忽然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便感動地說道：

“‘黑人’表現得多么勇敢！他橫冲直撞的要救你出險。幸而我把龍騎兵投入战斗，才得把他从死里救出來……”為了使我們永遠記着“黑人”的這一种忘我行動，他重複地說：“好一个勇敢的人！……”

“黑人”却認為自己的行動沒有什麼了不起。

“這是我的天職，”他說道。“難道我不是你的戰士嗎？你呆在哪里，我也应当呆在哪里。所有我們的‘田鼠’永遠留在那里了。他們都躺在可怕的寒夜里了。”

## 二 三

我的情形顯然有了好轉。伤痕已經結了疤。長起了一層淡紅色的、像絲一樣的皮膚。護士富姬特(康德亞多这样称呼她)依然小心翼翼地看護我。全靠她的幫助，我已能開始作短距離的散步，借此增強肌肉，使肺部吸取新鮮的空氣。灰色的天空低懸在我們頭上，在我們周圍籠罩着一片寒冷的烟霧。每天早晨，我們總是到山腳下去散步。那里有許多披上了霜的松樹。它們那清新的幽香透入了我的还不十分堅強的肺部，而新砍下來的樹木的帶澀味的芳香則使我陶醉。有時候，如果我的氣力許可的話，我們攀登不太高的山崗。我們慢慢的走上去，中途時時停歇。

這些散步對我的身體發生了很好的影響。

我和富姬特時常爭辯，我們對於許多問題的看法無論如何不

能一致。

“暴力絕對不能夠成為使人信服的理由，”她好幾次用她那可愛的、低細的聲音對我說道。“用暴力得來的一切東西，總不免產生着新的更可怕的暴力。難道生活的意義就在於殺人和被人所殺嗎？”

我企圖向她解釋我們的想法。但是儘管她生性聰慧，她還是不能了解我們的鬥爭的真正意義。富姬特所受的教育是合乎傳統的文化精神的。這種文化的基督教道德像一個沉重的負擔壓在她身上，使她怎么也擺脫不掉。照我們這些革命者看來，暴力自身不是一個目的，它只是一種工具，一個實際上必不可少原則，而這個原則又正是發源于富姬特自己所完全贊同和極力衛護的那些原則之本質的。但是富姬特絕對不想了解這一點。她害怕一切與流血和復仇有關的事情，她總是頑強地堅持自己的見解。

富姬特善於辯論，她外表保持鎮靜，很少露出急躁的樣子。即使有時候不免急躁，她總是極力抑制自己，馬上鎮定下來，恢復原來的不動聲色的樣子。那時候，就是和她爭辯也無甚益處了。

可是我不善於保持鎮靜。我很快就失去了自制力，用生氣的聲音回答她，企圖向她解釋她的錯誤。

“你議論得很不錯，”我為了保護自己的立場，對她說道，“但你所根據的前提是不正確的。我不和你爭辯這一點：暴力會產生暴力。只是，我們的暴力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一切慘痛的事實，乃是暴力的結果，而不是暴力的原因……”

“為什麼是結果呢？”她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一邊緊鎖着眉峯，一邊用她那有着纖長的指頭的双手作手勢說，“為什麼是結果呢？要知道，衝突是永久存在的，是漫無止境的，但我們有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證明，凶殺、劫掠、破壞和恐怖是解決這種衝突的唯一

無二的工具？”

她以狡猾而鎮定的眼光望着我，我則繼續激烈地和她爭辯：

“我們的暴力乃是統治着我們全部生活的暴力所產生的結果。人已經不是個享有人生權利的生物了，他變成了命里注定要過着黑暗生活並慢慢走向死亡的可憐的牛馬……”

我們漸漸地愈來愈接近了，爭執也比較減少。我們的談話不專是繞着戰爭這個主題兜圈子，而是具有更親密的性質了。由於經常接近，我的心里產生了一種同情的感覺，並且這種感覺馬上變為親切而溫柔的依戀了。這使我激動不安，同時也削弱了我的意志。

富姬特比我大幾歲。但是她看起來不像有那么大的年紀。她有柔嫩的臉龐，輪廓端正的嘴唇，雪白可愛的牙齒和含蓄在一雙深藍色眼睛里的溫存的眼波。

康德亞多首先察覺出我的心事。一個陰郁的早晨，當他看見我倆照例散步回來的時候，他帶着調皮的微笑向我低聲說道：

“看起來，你是被戀愛的火焰燃燒起來了。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她也為你消瘦了……”

“對她說吧，”他鼓勵我，“向她傾吐心曲吧，當心些，不要失掉機會。唉，如果我處在你的地位的話……”說到這裡，他的黑眼睛里閃出快樂的光芒，同時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和這樣的女人在一起——不是平常的生活，而是美麗的生活！”

儘管康德亞多欣喜若狂，儘管我自己也感覺到，我倆的深摯的感情實際上已超過普通的友誼，可是，我和富姬特的感情却並沒有產生什麼結果。

有一天早晨，我向她傾訴了我的心曲。她以漫不經心的目光望着遠遠的某方，默默無言地听完我的話。（蓋上了一層薄冰的原

野也由于她的緘默而現得更靜寂了。)隨後，她信手折下一根毛茸茸的松樹枝，親切地、但是堅定地回答我，她說：我們的關係不可能變化到像我所希望的那一步，她說，她生來就不宜于談戀愛。說這幾句話時，她的深藍色的眼睛霎時間變得陰沉起來，她的兩只手微微戰抖。我們的談話就此結束。

康德亞多依舊認為一切都進行得很正常，這種談情說愛的事情總是這樣的。他以自己的觀察力而自豪，並且帶着神秘的樣子勸告我說：

“當你離開這裡的時候，要帶她一道去。每個女人的心里都藏着魔鬼的火焰……愛情和金錢是一樣的，它越和你接近，便越是可靠。”

他想出全盤計劃。他開動了一個普通農民所有的腦筋，決定幫助我進行這樁事情。他籌劃怎樣盡我倆的力量使富姬特和我成為眷屬。他對我高談闊論，給我種種忠告，彷彿我們所談的是關於解決一個千頭萬緒的複雜問題似的。

我不想打破他的信念，我仍然相信，一切會按照他所預測的那樣實現。這一次的意外失敗雖使我特別痛心，我仍然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失敗。

為了緩和我的失戀的痛苦，或者是為了使我諒解她，富姬特有一次把她自己對我的心情說出來，她肯定說，如果有朝一日她要談戀愛的話，我必定是她的愛人。當她說這幾句話時，她以溫情脈脈的眼光望着我。

\*

\*

\*

我和富姬特的愛情就是這樣結束了……但是我們的友誼還是維持了很久。這是一種真正的友誼。我們的散步沒有間斷，但在談話時，我們盡量避免涉及我們的關係。我們爬山的膽量越來越

大，常常攀登最高的山峯。我的肺部呼吸得很正常，一雙腳也經得起最費力的行程。但是結束這一切的日子漸漸臨近。醫生已不再為我的傷處耽心了，他對我說，我不久就可以回到自己的隊伍里去了。

在我開始和富姬特疏遠的那些日子里，她那隱藏在內心的悲哀使我感覺苦惱。我時常和一個住院的同志在一起玩，他的外號是“耗子”，他以自己的孱弱樣子和一張不相稱的大嘴而博得這個稱呼。我們常到很遠的地方去遊逛，借以考驗自己的體力是不是結實。

“耗子”是個和藹可親的人，他的談話富有風趣。他的一雙短小的手非常靈活，初見他時，似覺其貌不揚，但是一當他和某人開始討論什麼問題時，他的個子便好像變得又高又大了。

“耗子”時常和別人爭辯。他和康德亞多爭辯得最激烈。他總是以最能夠說服對方的道理給康德亞多以迎頭痛擊。

照康德亞多看起來，革命和土地是一個東西。他認為，土地和革命之間有着一種不可分割的聯繫，但他的這種理解至為膚淺。除此以外，他不想了解其他的道理。“耗子”對革命的意義認識得更深刻，眼光也看得更遠。依照他的見解，革命要求用強制手段來重新評定現有的價值。他以為，只有這種辦法才能使墨西哥得到它所必不可少的東西。

“但是要知道，這一切都是空談，純粹是空談，”康德亞多因為說不出充分的道理來而急躁地說。“只有當土地轉到了那些種田人手里的時候，革命才算完成了。革命和其他的一切東西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你自己憑空亂想出來的？”

但是“耗子”不肯罷休。他非常激動，並以尖細刺耳的聲音來說明革命的真正意義。

“土地，土地！”他仿效康德亞多的樣子，並用富有戲劇性的動作來表達他的語意，把大尉弄得不知所措。“這只是要求之一。為什麼我們要中途而廢呢？要知道，我們所需要的不只是土地的表層，土地內部所蘊藏的財富也要包括在內……”

康德亞多未必明白“耗子”的意思。關於我們的鬥爭，他總是拘泥于自己的膚淺看法，要想說服他是不大容易的。

“您還需要什麼呢？”他攻擊“耗子”，但是“耗子”毫不狼狽地回答道：

“我們需要土地、土地的財富……和開拓土地的新技術……”

康德亞多覺得自己的議論失去了憑借，愈加發火了。

“你只知道反反覆覆地說些怪字眼……新的技術！天知道，你懂得技術……你從哪里一知半解地學會這些字眼？我們老早就參加了鬥爭，但依然沒有看見我們的願望實現……如果連這些願望還不能兌現的話，我們又怎能達到更大的目的呢？你還想要求些什麼？”

“不，不！我們不應當限制自己的要求！我們到現在才開始生活，沒有誰能夠拉我們倒退。我們要為着爭取享受一個真正的人的生活而鬥爭。你為什麼認為這是要求過多呢？”接着，“耗子”帶着嘲笑的样子說：

“難道資產階級的精神已經佔據了你這個農民的心嗎？……”

這句話刺痛了康德亞多的心，他激烈地反駁道：

“真金是不怕火燒的！但是我要聲明，在今天以前，我們這些農民所過的日子是最苦的……我們瞧吧，看你們以後怎樣行動！……”

\* \* \*

“耗子”像我一樣快要回到他的隊伍里去了。他的營部是後方

的預備隊，他等命令一到，就要歸營。

康德亞多和列昂·卡尔德利一道來看我。康德亞多皺起眉頭，望着我說：

“援兵開到了……我們部隊里添了許多新人。我們必須振奮起來，使他們趕快學習……年青的工人們表現得很好。這些小伙子是從四面八方到我們這裡來的。他們的人數不斷增加。到處只聽見他們說，他們就是革命……”

察覺出康德亞多的激動心情之後，列昂·卡尔德利尽力安慰他說：

“如果敵人順利地達到他們的目的，我們將一無所得……我們內部的分裂就恰好中了敵人的詭計。他們只想離間我們。他們的標語是：‘分裂他們，然後統治他們。’其實，工人和農民的未來是互相聯系而不可分割的。難道一方面的要求能不符合另一方面的利益嗎？在目前，比在任何時候都需要團結。無論是在勝利的日子裡或是在失敗的日子裡，我們都需要緊密的團結……到現在為止，還只有貧窮團結我們。有朝一日，還會有更美好的東西把我們結合在一起。”

康德亞多默然听着。恰好這時候，“耗子”笑容可掬，搖搖擺擺地走到我們跟前來。康德亞多忽然急躁地攻擊“耗子”。

“魔老鼠！”他喊道。“對你的朋友們說，教他們用事實來證明自己的空談吧。他們提出了這一些要求，似乎世界已屬於他們，但是我們還要用我們的鬥爭來爭取世界。”於是，他又固執地談到土地問題：

“我們需要土地，我們要用自己的血肉把土地一塊一塊地奪回來。”

“耗子”沒有意料到這樣突如其來的攻擊，他默默無言地对康



德亞多望了几秒鐘，但隨即清醒過來，回答說：

“我們仍在爭取我們所要求的東西。或者你認為，我們沒有勇敢精神嗎？今后，我們不讓任何人來嘲弄自己了。我們要運用武器反抗敵人，我們不但是要在火綫上找尋敵人，還要在自己的隊伍里找尋那些暗藏的敵人，那些造謠說謊、散播不信任情緒、企圖輕易戰勝我們的敵人……”

列昂·卡尔德利尊敬“耗子”。他認為“耗子”的話很有道理。同時，他教導康德亞多提高警惕，他說，為了能夠發現暗藏在我們隊伍里的敵人，這種警惕性是萬不可少的……

\*                     \*                     \*

富姬特也不找機會和我會面了，她甚至迴避我，借着某些緊急的事情來推諉。她隨便在什麼地方碰見了康德亞多，總是以愉快的笑容回答他的嘲弄。

“富姬特妹妹，”大尉有一次對她說，“是整理行裝的時候了。他快要動身了，但是沒有你，他是不會走的。”

姑娘對康德亞多的話總是唯唯諾諾。康德亞多深信，遲早我會因自己的幸福而感謝他的。後來，當我把富姬特不準備跟我一起去的消息告訴他的時候，他非常失望，睜大了眼睛說道：

“你是一個傻子，要不，她就是一隻咬人的蚊子。”

我不願意向他解釋。但是，康德亞多卻不肯罷休。有一回，他抓住富姬特，問她為什麼和我決裂。她起初不知道要怎樣回答才好，但是後來她決定讓康德亞多把怒氣發洩在她身上，她說，她不敢完全相信自己的感情是堅定的。

康德亞多認為富姬特在拿他尋開心。他不是無數次看出了她對我眉目傳情嗎？這種裝腔作勢為的是什麼呢？

“怎麼能夠相信偽君子呢！……”他咕咕噥噥地說道。“在任

何場合下，我还是喜欢那些意志坚决的女人。”

富姬特听完了康德亞多的毒辣的話，泰然处之，彷彿这些話和她不相干似的。

\* \* \*

在我動身的前一天，她邀我去散步。天气特別寒冷，但也特別晴朗。太陽的金色光芒燦爛地照耀着許多高高的松樹和那些滿盖着積雪的山頂。

富姬特握着我的手，以心平气和的声調，彷彿在談論着一件不大重要的事情似的問我道：

“你生我的气嗎？我想忠实到底，想使你擺脫不幸的恋爱的痛苦……說我是个負咎者，倒不如說我是个犧牲者。你会記得我嗎？……”

散步回來后，我們已感覺我倆是真正的朋友了。在我的心坎上，永远留下了她的美麗動人的印象……

第二天，康德亞多來了，跟我一道走。“耗子”也要和我們一同出發。他的主要行李是一捆書。这些名称奇怪的書使康德亞多大伤腦筋。

“这真是一个怪人！”他嘮叨地說，“为什么要帶这么些書呢？你大概是瘋人院畢業的。”

当汽車已在滾滾的烟塵中駛上了荒涼的馬路時，我似乎覺得，富姬特的美麗的側影还在医院的窗口閃現着。康德亞多察覺了我的目光，他就坐立不安起來，像是有一只蚊子在咬他似的。

“鬼才知道你們！”

汽車在那盖着一層薄冰的車轍上跳躍起來。“耗子”面向康德亞多，以哲學家的風度說：

“女人的心是深暗莫測的。她們自己要你怎样了解她們，你就

只好怎样了解她們……”

## 二四

我被委任做紅色營的連長。这个營是由剛剛加入我們隊伍的紡織工人組成的。“黑人”也在这里。他們派他到我的連部里來，這使我更充滿信心。

工人們高兴地迎接我們。他們都知道我是个老兵。“耗子”開始對他們敘述我過去的戰績。

暫時，我的營還駐紮在離前綫很遠的地方。但有時我們也被派到前綫去，新兵漸漸習慣了戰爭環境。晚上，我們成羣地聚集在一起，在敵人的驚天動地的炮聲中暢談着。記得，斗爭開始時，我們曾坐在篝火旁邊談了些放蕩不羈的話，現在我們的言論與往時大不相同。我們現在所討論和爭辯的，都是關於斗爭的目的，關於革命的任務，關於為了使我們獲得全面勝利而必須首先做什麼事情等等問題。

工人們互相了解得很清楚。他們都有共同的語言。他們講到工作日的縮短，工資的提高，兒童勞動和婦女勞動的規定，以及其他許許多多我最初還捉摸不到其中奧妙的事情。但是我隨即習慣了他們的語言，開始了解他們的合乎正義的要求。我常常想起我從前的工作同志們對我所說的許多事情。現在，當我聽着這些工人們談話的時候，在他們的言論里，我清楚地感到了那種在老水手長、拉亞多和麥爾息耶工長的話語中所具有的同樣的心情。這種心情就是對我們現實生活的極端的仇恨以及對美好未來的堅定的信念。

康德亞多不像從前那麼激烈地爭論了。我深信，他現在已經

把工人們的斗爭看作是自己的切身事業了，虽則他有時還要反駁工人們，但是那只是由于他脾气的固執。

“不，我的朋友們！”他說，“如果你們不考慮到我們，你們會一無所得。我們這些農民，正像隨風吹播到土地上的種子一樣，他們的數量是無窮無盡的，因為風不斷地把這些種子吹來。革命在我們陣亡弟兄們的骸骨上蓬勃高漲，在陣亡者倒下去的地方，誕生了成千成萬的新戰士。因此，在我們大家身上，有一種在千百次戰役中支持過我們的偉大精神……”

工人們高興地聽他談話。在他們的觀念中，康德亞多確是土地的真正的兒子，確是為了他所應得的東西而鬥爭的戰士……但他們認為，爭取土地的鬥爭不只是康德亞多一己的事業。土地同樣也屬於他們，土地是公共的財產，為了爭取土地，他們必須以康德亞多所懷抱的那種熱情來奮鬥。照他們看來，單是土地還不夠，因為土地是不能和其他的一切東西脫離的，他們的要求是：除土地外，他們還要獲得人們在廣闊無涯的地面上所創造出來的一切，以及大自然蘊藏在土地內部的一切。

“黑人”不參加辯論，他總是保持緘默。可是，當大家提起唱一支什麼歌的時候，他的高音馬上就響起來了。康德亞多的深沉的低音和“耗子”的尖細的嗓音也立即和他的聲調融成了一片。

聽見了歌聲以後，工人們不談話了。他們也圍着唱歌的人唱起來。歌聲在兵營上面飄揚，使人們的心靈感染到一種不可遏止的快感。

康德亞多有時候想起了富姬特，他帶着調皮的神情問我道：

“你們這種亂七八糟的搞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你的罪過呢還是她的罪過？怎么会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他不相信我的解釋，依舊認為，富姬特的眼睛虽則又明又亮，

她却是一个能够欺騙最有經驗的男人的坏女人。他常常以輕微的嘆息結束他的談話：

“或許，这样倒反而好……誰知道，你会不会因为她而把子彈射穿什么人的腦袋。”

“黑人”沒有離開我。他向來忠實于友誼，到处跟着我，尤其是當我們走上火綫的時候。他在战斗之中能够保持驚人的冷靜，这在战士们身上常起着良好的作用。当步槍和机槍不断射擊的時候，他總是鼓舞着新兵，表现出堅忍不拔的精神……每天晚上，我和他回憶着过去和我們一道卷入斗争的同学們。我們計算着陣亡者的人數，却不敢大声說出來，我們認為，死亡遲早会落到我們的身上。

但是，我們准备向首都發動新攻勢的日子終於到了。我們决定以急速行軍的方式向前推進，肅清領土上的敌人。我們日夜战斗着，还得在寒冬的冰天雪地中作战。

我們虽是進展得很慢，沒有走多少路，我的伤处却時常作痛。刺骨的寒風使我痛苦不堪。“耗子”的痛苦情形也不亞于我，但是在执行軍事職責的時候，他从不垂头喪气。由于他意志堅定，他毅然克服了自己体力上种种衰弱的現象。

我們的攻勢在極其艰苦的环境中展開了。我們不只是和敌人斗争，还得和自然斗争。每一寸夺回來的土地是用成百的战士的生命換來的。敌人建立了許許多多乍看起來似乎是不可克服的鉄絲網。但沒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擋住这支軍隊，這一羣在冰天雪地中頑強進軍的人們。他們就这样站起來，倒下去，隨后又站起來，再前進，他們被一种不可遏抑的熱情鼓舞着。

百折不撓的、絕頂堅強的意志才能支撐住这些飢餓的、好像影子似的人們。敌人頑強地反抗，不給我們以喘息的机会，但这些影

子还是不断地前進着……

\* \* \*

經過艰苦的战斗之后，我們終於佔領了首都。戰場上到处躺着凍僵了的尸体。

但是这一次，首都欢迎我們的情形毫不熱烈。沒有花、沒有彩色紙条，只有近乎敌意的、又惡毒又冷淡的表情。

“这座城市活像个娼妓，”康德亞多顯然帶着痛苦的心情說，“你的代价越付得多，她就越向你賣弄風騷……”

首都居民的惡感与日俱增。敌人宣傳着各种各样譏諷我們的言論，商業停滯了。飢餓的威脅落到全城居民的头上，他們以憤怒的眼光望着我們。

斗争出乎意外地轉变了。列昂·卡尔德利企圖揭發敌人的陰謀。他領導我們做宣傳工作。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歸于失敗，因为有一堵敌对的牆壁包圍着我們，使我們的工作不能順利進行。

現在無形的敌人向我們宣战了。他們躲藏在黑暗里，甚至在我們自己的隊伍里活動，我們怎么也不能發現他們的踪迹。全城議論紛紛，似乎說劫掠行为和流血案件都是我們干的……“在这个斗争中，指導他們的是什么思想呢？”敌人低声談論着。“是对于美好生活的熱烈願望嗎？不是！他們的話說得漂亮，可是暗地里抱着一种發橫財、搶东西的野心。难道在農村里，他們就不赶走人家的牲畜嗎？現在，这座城市落到了他們的手里，他們就劫掠居民，窃取居民所隱藏的財產了。指導他們的就是这种思想。”諸如此類的誣蔑宣傳以及全城居民敌視我們的態度，破坏了某些意志最不坚定的兵士們的战斗力。

我們接連好几晚在城郊進行战斗。全城被烟霧包繞着。在黑暗之中，教堂的鐘塔隱約現出了它們的可怕的輪廓，大炮爆發時，

有些奇怪的閃光投射到這些鐘塔上。

戰鬥是激烈的。成千上萬的兵士死於戰鬥，但是新的戰士不斷地補充我們的隊伍。他們是從各地的工廠和工場、鄉村和城市里來的。

“敵人殺人活像剪頭髮一樣，”康德亞多發表自己的見解。“但是他們殺得越多，人也增添得越快。”他從來也沒有這樣高興地叫喊道：“難道他們能夠把我們斬盡殺絕嗎？”

\*                     \*                     \*

有一天，富姬特到兵營里來看我。她的醫院已經搬到首都來了。她身著便裝，外面穿一件沒有花紋的黑外衣——出落得越發美麗。她對我極其親切和真摯，好像在我們之間從未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幸虧她這樣，我才覺得不大感到拘束。可是康德亞多看見我倆以後，他神經質地昂起頭，皺起眉頭嘮叨說：

“天曉得你們干些什麼！”後來，他對我說，“如果你把她交給我，只消幾天，我包管把她變得比鳥的絨毛還要軟和，送到你手裡來。”

過了幾天以後，我們向一支敵人的隊伍進行突擊，捉到許多俘虜，其中有一個是農民，他坦白承認，因為某個神甫勸他舍身保衛上帝，他才和我們作戰。

康德亞多得到了這個瀆神的机会，很是高興，他說：

“上帝離我遠，可是神甫，那個無賴，離我近，上帝不能夠從我的手裡把他救出來……”

第二天早晨，這個呲牙咧嘴的神甫搖搖擺擺地高懸在披著霜的松樹上。一隻黑鳥正在用長喙啄他的禿頂。

## 二五

晚上，到处是影子。黑云在高空飛馳，离奇地改变着自己的輪廓。只有步槍和机槍射擊時發出來的可怕的閃光照亮這一片黑暗的境界。匪幫到处乱竄。他們厚顏無恥，公開行動，並把这种勾当認為是得意之作。他們成羣結隊地活動，總是把自己所干的坏事推到我們身上。這座城市和密集在城里的黑压压的屋子，以及兵士們的嘶啞的吆喝，的确是一片驚心怵目的景象。

飢餓偷偷地溜進許多家庭里。到处呈現着貧乏的現象。列昂·卡尔德利尽力維持秩序。他命令居民排成長隊，領取糧食。他整天整夜工作，往往犧牲睡眠。他總是表現出堅忍不拔和刻苦耐勞的精神。爭取玉蜀黍、面粉、豆子的斗争成了第二陣綫。婦女們到处互相詬罵，男子們互相吵架，孩子們像不肯妥協的敌人一样怒目相視。

有一天，康德亞多像一只精疲力尽的狗似的跑到我們跟前。他渾身是汗，怒氣冲冲，連气都喘不过來。

“我發現了一个投机者，”他断断续续的說，“必須惩治他。你們能帮我的忙嗎？”

我和“黑人”跟隨他走到一条荒涼、齷齪、被炮彈炸毀的大街上。天晚了。在昏暗之中，城市建築物的輪廓現得特別明顯。从一所半已坍塌的边屋里走出來几个兵士。这就是康德亞多吩咐他們監視着這所屋子的人。他把他們配置在鄰近的街道上，自己則走到大門口，用手槍柄大声敲門。

一个有着一双細小、凶惡和不断眨着的眼睛的人，給康德亞多開了門。他的大肚子从背心下面露出來。他神經質地用战抖的手



找尋東西來支持自己。

康德亞多粗暴地推開他，昂然走進屋子，轉瞬間就不見了。他不久走出來，把我們領進一個潮濕的地窖里，在那里，我們發現了几百袋玉蜀黍和大豆。這些袋子一直堆到齊天花板。

屋子的主人明白，他的事情糟了。他全身痠軟地戰抖着，他的凶惡的眼睛像被捕的野獸的眼睛那樣閃爍着。他好像馬上就要昏倒了。但是，他突然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似乎打定了一個什麼主意。他把康德亞多叫到一邊，兩人低聲交談了好幾分鐘。隨後，康德亞多招手叫我和“黑人”，他怒氣沖沖地說：

“這個人想和我們講價錢。你們對這樁事有什麼意見沒有？你們願意把自己出賣給他嗎？”他不讓我們回答，忿忿然說下去：

“讓我替大家回答吧。無論怎樣，我們總會使他滿意的。”他轉臉向我，吩咐道，“拿繩子來……”

我回來後，他命令“黑人”把繩子拋過了滿布蛛絲的屋樑，結好了一個繩圈，強迫那個投機者把腦袋伸到繩圈里去……那個家伙從頭到腳戰抖着。他的發狂般的眼光在地窖的各個角落裏打轉，嘴里說些因不斷打噎而不相連貫的話。康德亞多越來越忿怒地望着他。當旁人還沒有來得及阻止他的時候，他就抽去了投機者腳下的梯子，那個家伙便懸在空中了。

康德亞多凶惡地望着他，接連不斷地大聲詬罵，似乎想使我們牢牢地記住他的這幾句話：

“這只是開始。我們要消滅這幫人。一個也不讓他們漏網……”

我隨即接受了執行沒收投機者所隱藏的糧食的任务。我在全城內外挨家挨戶地調查，搜尋我們所迫切需要的東西。

人們包圍着我，好像我能夠用自己的一雙手從死亡里把他們

救出來似的。他們已陷入飢餓和絕望之中。許多人發了狂。好幾千只手向我伸來：有些人怒氣沖沖，有些人苦苦央求。這些手表示希望，同時也表示威脅。

在這些日子里，有一天，一個漂亮的女人走到我跟前，約我去會她。她走后留下了一股強烈襲人的香水氣味。一連好幾天，這種情景重複地出現着。這個女人一看見我，就跑到我跟前，緊貼着我，再三央求我去赴約。

有一天晚上，我在一條荒涼無人的胡同里碰見她。她握着我的手，像領路人牽着瞎子似的把我拖着走。在這些日子里，城里的景象確是可怕。天上沒有星星。在黑夜里，只聽見大聲的吆喝和零亂的槍聲。潮溼的霧變成了露水，掉到我們臉上。這個女人緊貼着我，我覺得，我碰到了她那有彈性的身體。

我們就這樣走過了好幾條胡同。她停在一幢房子前面，用戰抖的手把門推開。

“不要害怕，”她看見我露出懷疑的眼光時這樣說。隨後，她又以激動的音調說下去：“我只耽擱你一會兒……”

房子里被閃爍不定的燭光照耀着，在潔淨的床舖上，躺着兩個姑娘。那個女人走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大聲說：

“這是我的姊妹。她們快餓死了。救救她們吧！你一定要救救她們……”

她隨即帶着絕望的神情低聲說道：“以後你愛把我怎樣辦，就怎樣辦。”

我又覺得她的有彈性的身體緊貼着我。

病人張開了深深下陷的、在憔悴可憐的臉上越現得輪廓分明的眼睛，她倆用蒙朧的眼光望着我……

康德亞多常常大發牢騷：他厭惡這種極無聊的生活。他是個兵士，却不是個警察。難道身經百戰的康德亞多現在註定要死在某個悲觀失望的人的手中嗎？

“我寧肯打野戰，不願過這種無聊的生活，我不願意老是在十字街頭進行這種小規模的戰鬥，”他憤激地說。

“耗子”的想法却不是這樣，他盡力向康德亞多說明這些事件的真正意義。

“如果盡是些叛徒留在这里，那怎麼辦呢？他們會大顯神通了。”他注視着康德亞多，同時，由于忍不住內心的激怒而憤然說道：“輕易得來的勝利算不得豐功偉績……”

康德亞多發窘了。怎麼？難道我們的勝利是輕易得來的嗎？關於這，讓我們問問那成千上萬的長眠地下的陣亡者吧！讓他們從墳墓里起來說一說，勝利是不是輕易獲得的。關於這，讓那些一去不還的壯士們的母親來說說吧！對，讓她們說出自己的衷心話，叫“耗子”來听听吧。也許，聽到這種話之後，他才不敢這樣信口雌黃哩。怎能說，勝利是輕易得來的呢。……

\* \* \*

列昂·卡爾德利鼓勵我們熱烈進行自己的工作。在我們的軍官們中間，腐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了。我們常常看見他們和漂亮的女人在一起，出現于公共場所。在這座城市的幾條中心大街上，到處都是服裝漂亮、洒着香水、披着皮大衣的太太們。康德亞多一看見某個官長和女人手挽着手行走的時候，就咕噥說：

“又是一個叛徒！……”

“如果我們槍斃他們的話，那又有什么關係呢？”有一次，他向列昂·卡爾德利提議道。“那怕是殺死幾個也好。其餘的人也許會醒悟過來……”

“耗子”總是孜孜不倦地工作，當你望着他的孱弱的身軀的時候，你真會感到驚奇，他究竟打從哪里得來這股力量。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艱巨的——金錢和女人已經使得我們的隊伍里產生了腐化現象。

有一天，在陰沉的黃昏時分，我碰到富姬特，她挽着一個軍官的手走過去，裝出不理會我的樣子。但是，過了一會兒，她找到了我們，走到我們跟前來。從她的衣服和身體上，依舊發散出紫羅蘭的清幽的香味。她那淡栗色的頭髮稍微被風吹亂。列昂·卡爾德利微笑着對我說道：

“她已經幫助我們揭發了許多人……”

有一次，列昂·卡爾德利簡單地命令康德亞多：

“必須把這些傢伙全部捕獲……”

康德亞多好幾天沒有來，當他在我們中間重新出現的時候，他顯得非常興奮和愉快。他通知我們說：

“都被我們結果了，一個也沒有溜掉……”

但是這樣的結論做得為時過早。貪污依舊腐蝕着我們的隊伍。

\*                     \*                     \*

工人中間發生了風潮。他們要求實現從前給予他們的諾言。

“他們是在戲弄我們還是怎的？”工人們說。“我們決不允許任何人拿陣亡同志們的鮮血來開玩笑。我們準備用自己手里的武器來實現自己的要求。”

我們的兵士對這些工人們採取了敵視的態度。暗中還有人極力鼓動這種敵視情緒。他們說，在這樣的日子裏，還有什麼要求可講呢？為什麼不等待更適當的時機呢？當康德亞多看見擎着紅旗、唱着革命歌曲的工人行列在城裏遊行時，他就狠狠地咕嚕說：

“你瞧，這些惡徒們！……如果准許我的話，我就要給他們一

點顏色看看！……”

在康德亞多和“耗子”之間，几乎產生了真正的、互相仇視的情緒。

“如果你和他們联系的話，我馬上槍斃你，”康德亞多威脅“耗子”說，他真的生了氣，用拳頭在“耗子”面前晃着。

“你說‘如果你和他們联系的話’，這意味着什么呢？”“耗子”回答說，他的臉因為受到侮辱而變得蒼白。“你想用這來說明什么呢？你把誰叫作‘他們’呢？……”他稍稍平靜了一點，然後傲然地說下去：

“他們就是我！照你的見解，有什麼東西能夠拆散我們呢？為什麼在我們中間樹立起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界標呢？”“耗子”平常非常冷靜，但是這一回卻以有些生氣的語調問道：

“你想槍斃我嗎？好吧！在每一個死者倒下的地方，其他的成千上万的人會跟着站起來！……如果我們就代表生活本身的話，那末，你怎能將我們斬盡殺絕呢？”他沉默了一會兒，隨即以稍帶嘲笑和辛辣的口吻說，“你大概不會有時間，同時也不見得那麼無恥吧……”

康德亞多非常憤怒，但抑制了自己。

“那麼，你說，這些人想要什麼呢？……他們是我們的的朋友，還是我們的敵人呢？……”

“我們，”“耗子”回答說，“是新的生活的幼芽。我們和過去鬥爭，因為我們知道，生活是走向將來的。大概你還不明白，將來正是我們自己。既然我們代表着未來，那末你怎能消滅我們呢？”

有一天，“黑人”邀我們去吃晚飯。

這是一家坐落在貧民街區里的廉價咖啡館，有個滿臉敷粉的

女人坐在一架破爛的鋼琴旁邊，用她的貧血的指頭亂彈着黃色和黑色的琴鍵。還有個鬍子蓬亂的、禿頭上戴着一頂黑色的蘇格蘭便帽的老頭兒在招待客人，看樣子，這些客人顯然是一幫作惡犯罪的下流人。一支已經被人遺忘的華爾茲曲的不諧調的音響慢慢地落入菸草和蒸氣的煙霧中。那個女人彈完鋼琴後，就坐到我們的桌子旁邊來。

“黑人”焦急不安地坐在椅子上，他帶着狐疑的神情朝她那邊斜睨着。康德亞多嘴里咕咕嚶嚶地說了些什麼，他也開始懷疑那些在場的人。那個女人理了理自己的頭髮，把一條腿攔在另一條腿上，露出黑色袜子上的淡黃色皮膚和破舊的吊袜帶。康德亞多擰了她一把，面朝着我們，喊道：

“想不想知道她的價錢？我打賭，不會比一公斤豆子少……”

“黑人”沒等他把話說完，就發覺到廳子里出了岔子。那個女人又坐到鋼琴旁邊去了，煤油燈的動搖不定的光綫在鋼琴上跳躍着。

老頭兒說了些我們聽不清楚的話，幾個形跡可疑的人便馬上從鄰近的桌旁站起來，走到門口，木然不動地站在那裡。

“黑人”坐在椅子上重又惴惴不安起來。有一個人用粗獷的聲調在屋角里說：

“這種東西我們聽厭了……”

那個女人懂得，這是個信號，她停止演奏，用滿含惡意的眼光凝視着我們。不知誰熄滅了煤油燈，廳堂里變成了一片漆黑。發出了幾響槍聲。康德亞多聲音嘶啞地大叫一聲。同時，還可以聽得到女人的歇斯底里的尖呼。

我們不得不在門口開手槍。有一個把守出口的人馬上失掉知覺，倒了下來。其餘的人都從屋子里跑出去，繼續掩護射擊。康德亞多跟隨我們走到街上，他背後拖着一個黑東西，破口大罵：

“下流娼妓！……”他以敏捷的動作從自己背上拔出一把刀柄上染滿血迹的小刀，那顯然是坐在鋼琴旁邊的女人刺進他身內的。

那個女人聲音瘖啞地嚷叫起來。黑暗中，看不清楚她的臉，只見她那双凶惡的眼睛在閃閃發光。

“敵人老爺們！我要把你們斬盡殺絕！……”

她這句話逗得康德亞多直樂，他喊道：

“好吧，就讓你這樣受用吧，上帝的奴隸！”

那個女人縮做一團，康德亞多拍拍她的臀部，一邊嘴里咒罵着。

他讓她躺在馬路中心，隨即，把我們從那里帶走了。

\* \* \*

列昂·卡爾德利容光煥發地走來，他通知我們，我們又快要出發了。康德亞多欣喜若狂。“耗子”則和他相反，他皺起眉頭，甚至还提出抗議。他說：

“你只要想一想，我們離開這裡以後，這裡會發生什麼事情呢？”但是，看到沒有人回答他，他就用比較溫和的聲調說：

“當然，到處都需要我們。但是在貪污行為流行的地方，一個廉潔的人比什麼都有用些……”

康德亞多又帶領他的“龍騎兵”，我們則回到了自己的“田鼠”們中間。

於是，我們又向前出發，舉起自己的紅旗走上了荒涼無人的、灰塵蔽天的大路。這些在烈日的光芒下飄展的紅旗，仍然要求着土地和自由。

有一次，中途休息時，康德亞多趕上了我們：他和藹可親地望着“耗子”，欣然問道：

“現在，我們到了離那座藏垢納污的城市很遠的地方了。在這明朗的陽光下和無邊的曠野上，為什麼我對於過去的許多見解忽然了解得更清楚些呢？”

“耗子”悶悶不樂地保持沉默。康德亞多立即走到“耗子”跟前，把自己的粗大的手攔在他肩頭上，並以嘶啞的、聽來很沉痛的聲調說道：

“我們大家有時候的確犯了錯誤……”

“耗子”抬起頭，慢條斯理地、冷淡地回答說：

“對，但是這些錯誤往往近乎犯罪……”

在最近的日子裡，康德亞多算是破天荒第一次沒有對“耗子”的話提出反駁。他沉思地望著太陽漸漸地朝那邊落下去的西方。

“黑人”提議唱唱歌，嘹亮的歌聲馬上響徹了平原。坐在像一條長鏈似的、在寬闊草原上蜿蜒前進的列車上的人們都欣然和唱。歌聲宛如未來黎明的報信者，飄過山谷，飛上山頂，掠過平原。在這個大合唱之中，康德亞多的低音和“黑人”的嘹亮的高音尤為出色。“耗子”也用自己尖細的嗓音伴唱。這三種聲音融合在一起，飛向廣闊的空間，消失在誰也不知道的遠方了。

## 二六

疲勞戰勝了我們。我們的意志現得十分頹喪，覺得自己已經筋疲力竭，沒有力量繼續前進了。看樣子，我們的事業是注定要失敗的。我們還能夠擔負得起我們理想中的偉大事業嗎？我們還能夠向前邁進嗎？周圍是荒瘠的沙漠，沒有水，太陽無情地晒着。大地像火山一般灼熱。空氣悶熱透頂。乾燥的舌頭黏在上顎上。煙塵蒙蔽了眼睛，我們全身都感到一種不可克服的疲倦。



敵人毀壞了鐵路，村落和車站全被他們燒光了，橋樑也被炸毀了。我們只好在這裡放棄火車。一些熄了火箱的黑色機車留在我們后面的鐵軌上，它們在這一與人為敵的沙漠上顯得非常可憐，沒有人開動它們，沒有人幫助它們，它們是不聲不響、被人遺棄了。我們的部隊仍然在列車周圍徘徊，暗帶着懊惱的神情望着它們。

大家苦惱地抿着嘴唇，眼睛里露出猜疑的神情，可是誰也不敢把自己的心事大聲說出來。我們開始感覺，在我們自己人中間，已經暗地里滋生了一種敵視的情緒，彷彿使大家陷入這種前途渺茫的境地完全是我們中間某些人的罪過。

好幾百人死於日射病。他們無聲無臭地死去，沒有驚天動地的戰鬥的聲音，沒有槍聲，沒有馬蹄聲和鏗鏘的刀劍聲，他們就在這種正如死亡本身那樣沉默的可恨的靜寂中死去。

浩瀚無垠的沙漠像是一面大鏡子似的在陽光下閃閃發光，隨我們一道出發的婦女有許多已經在這片沙漠上長眠了。她們躺在這塊不歡迎客人的、被太陽猛射的土地里，再也休想走出來。

敵人像有着巨大的黑色翅膀的驚鳥似的，正在偵察我們的踪跡。沙漠的那一邊完全屬他們統治。我們怎能追上敵人呢？怎能戰勝他們呢？我們可能死在沙漠上，也可能死於敵人之手。但是為了要追上敵人，我們雖赴湯蹈火，亦所不惜。因為，克服了雙重死亡，就能夠獲得重生。我們的兵士能了解這個道理嗎？我們想，他們會了解這個道理，同時也希望他們真能夠了解這個道理。

我們的最后和唯一的希望就在沙漠的那一邊，人總是牢牢地抓住他自己的最后希望的。

幾千匹馬的屍體狼藉地躺在流動的沙石中，牠們的腰部鼓脹得像個球似的。貪食的鳥像密集的云那樣盤旋在這些屍體上面。馬尸散播着傳染病，連人也傳染上了。在許多公共的墳墓里面，人

和牲口可怕地、雜亂地躺着。

康德亞多的“猛烈的龍騎兵”和我的“田鼠”还是混雜地躺在這片閃閃發光的、滿布砂石的地面上。除了仙人掌和蕁蕨以外，這兒不生長旁的植物。

康德亞多看見龍騎兵的坐馬死掉，他比往常咒罵得更凶了。他讓自己的坐馬飲他的尿。

康德亞多能够脱离自己的馬而生活下去嗎？照他这个莊稼人看來，馬是勞動或日常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助手……如果他的馬死掉的話，他對生活的最后信心也要隨着消失了。

“耗子”曾生过一次日射病，但他的情况已漸漸好轉。“黑人”不像旁的人那样感到痛苦。他習慣于熱帶气候，因此，他能够堅強地經受得住烈日的暑气和灼人的土地的酷熱。

康德亞多像平常一样毫不感到疲倦。他那稀有的健康从來不受寒冷、酷暑、冰雪和烈日的支配。沒有东西能够摧毀他，能够迫使他后退。他的意志戰勝了一切困难，支持了他的勇气和不折不撓的毅力。現在，只有他还能够打譚、爭辯，有時候使我們几乎忘記了周圍的环境。

“这样一來，你还認為，勝利会輕易落到我們身上來嗎？”他攻擊“耗子”。“大家都說，勝利不是輕易可以得到的，你怎么能够指望獲得輕易的勝利呢？”

“你瞧，死亡怎样使人們一个个的倒下來。为了繼續追擊敵人，人們沒有獲得榮譽就白白地犧牲了，無声無臭地死去了。可是敵人呢？他們想利用這塊沙漠作為自己的屏障。他們在屏障的那一邊等待我們，指望重新奪去我們已經獲得的勝利果實。您真的認為，勝利会輕易落到我們身上來嗎？你的看法是多么錯誤啊！……可是無論花多少代價，我們必定要戰勝敵人，必定要取得勝利。人

們期待我們做到這一步，我們也應該做到這一步。”

他稍稍停頓了一會，使勁地吸着空氣，然後又以平靜而堅定的聲調說道：

“你瞧見這些憂郁的眼睛，這些皮色像檸檬一樣發黃的面孔嗎？但是時間快到了——這些眼睛又會閃出光芒來。”

\*                     \*                     \*

敵人並沒有酣睡。他們隨時戒備着。他們知道了我們的困苦情形，經常用少數部隊攻擊我們，時而向我們的側翼進襲，時而楔入我們的陣地。他們想消耗我們的部隊，破壞我們的士氣。

結果是，我們只好又躲藏到土地里去。我們像田鼠似的呆在洞穴里，堅苦地忍受着從土地內部發出來的可怕的酷熱，這種酷熱好像烙鐵似的燒灼着我們的身體。同時，我們忍受着飢餓和使人難以忍受的口渴。自古以來，土地就是我們的最可靠的棲身之所，現在我們又緊貼着它，像是緊貼着慈母的溫暖的胸懷一樣。土地對於我們是不陌生的，因為我們自己就是從土地中間來的。

我們的“田鼠”們毫沒有被吓倒。他們雖是衣衫襤褸，被疾病糾纏，被虫蟲吮咬，但是，他們仍像是在勝利的日子裡那樣堅苦地支持着。由於他們相信爭取自由的事業是正當的，他們才極其熱情和勇敢地獻身於戰鬥。他們的旗幟迎風飄揚着。他們滿懷着必勝的信心。當他們談到要用自己兩隻手來建設新的墨西哥的時候，他們總是流露出無限親切的熱愛。

“只要想一想，”“耗子”有一次對我說道，“有朝一日，就在這一片沙漠上面，在今天這些死亡者用自己的血肉在上面施肥的地方，金黃色的小麥穗和綠色的玉蜀黍便將同仙人掌和蕁麻在一起生長。當這種希望實現的時候，我真想像個重遊舊地的不安靜的幻影似的在這塊不歡迎客人的沙漠上徘徊，縱談往事。”

敵人認為現在是擊敗我們的時機了。他們突然地襲擊我們。我們的末日似已臨近。但是敵人的心力是白費的，因為他們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充滿着我們內心的戰鬥精神使我們產生了勇氣，同時也堅定了我們的意志。

我們往往整天整夜地經受敵人的襲擊，經受無情的烈日的猛射和灼人的土地的酷熱。沙漠上到處散布着陣亡者的屍體，但是怀着必勝信念的活着的人們，還是坐在深深的土地里，和死亡者、和他們腐爛的屍體混雜在一起。

\* \* \* \* \*

作戰以後，陣地上留下來的是一片殘酷的景象。平時深藏在人們心里的一切東西都暴露無遺了，都變得分外顯明了。在整塊沙漠上，只要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到處留下了無情的戰鬥的痕迹……這一切証明了：敵人指望一下子把我們打垮，但由於我們的意志堅決，我們在最後關頭居然支持住了。

死亡的人們躺在戰場上，緊緊地抓住土地，他們的臉孔在忿怒之下變了相。他們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在臨死以前，他們曾經把視線集中在敵人身上，似乎想把這些最可痛恨的人物的形像永遠留在自己的記憶里。一望無際的沙原成了敵人的以及我們自己的兵士們的柔軟臥榻。只有遠遠地傳來的受傷者的呻吟打破了這無風之夜的沉寂。

康德亞多顯得非常愁悶。他再也沒有自己的栗色馬了，那匹馬被它的身經百戰的同志掩埋在沙丘下面了。“黑人”、“耗子”和我都參加了這個葬禮，康德亞多在“墳”旁痛哭，他的狂怒的號叫壓倒了受傷者的呻吟和思親的女人們的啜泣。

埋葬了馬以後，大尉很久還默然站在沙丘旁邊，凝望着浩闊無際的沙漠。有一羣衣服襤褸的、因為口渴而顯得眼光無神的俘虜

在他身边走过。

我們的頑強抵抗粉碎了敵人的進攻計劃。他們把我們估計得太低，沒有採用成功制勝所必要的一切辦法。現在，走過我們身邊的俘虜對於他們目睹的情形都感覺驚奇。這支衣服襤褸的軍隊怎麼能夠擋得住這樣猛烈的攻擊呢？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了。但是誰也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還能夠支持多久？激烈的戰鬥高潮已經過去。現在，人們像是失掉了本來面目的慘淡的影子……消瘦的臉、失神的眼睛、疲憊的身體……只有意志依舊是不撓不屈的。在淡漠的月光下，這些沉寂不動的影子彷彿已經僵硬了。一個可怕的思想在人們的腦子里掠過：我們還能夠支持多久呢？

\* \* \*

戰局的轉變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絕望和疲勞的可怕的日子過去了，情況慢慢地好轉起來。人們開始忘記了種種困難，希望又在我們的心里燃燒起來。現在，我們中間誰也不去想過去的那些可怕的插曲了。

第一列裝運糧食的火車開來了。當我們遠遠望見它們像毛蟲般在這片平坦的沙漠上爬行時，我們發燥的喉間突然發出快樂的呼喊。在糧食車輛後面，拖着一長列裝水的槽車和裝馬的敞車。這些車輛一列一列地開到，它們沉重地喘着氣，隨即停了下來。

我們的人又顯得生氣勃勃了。他們有的聚集在水槽旁邊，有的急忙從敞車上把馬卸下來，馬的嘶叫聲震沙漠。

康德亞多高興得跳起來。他的“猛烈的龍騎兵”怎麼能夠徒步作戰呢？現在，他們又坐在馬上，準備長期轉移，甚至於橫行沙漠。

康德亞多為這些戰馬舉行了一次檢閱。他臉上現出喜悅的光彩。他那宛如雷鳴的低音在周圍很遠的地方都聽得見。他坐着一

匹專為他挑選出來的淡褐色牡馬馳騁着，他緊貼馬鞍，彷彿他和自己的馬是由整塊鋼鐵鑄成似的。在浴人的陽光中，他策馬疾馳而去，身後揚起了滾滾的烟塵。

\* \* \*

現在，照我們看起來，我們的任務已不是不可能實現的了。經受過種種痛苦之後，我們對於勝利的堅決信心又油然而生。

克服這塊沙漠已沒有多大困難。敵人在沙漠終結的地方築好了工事。他們用大炮和機槍堵塞我們的前進道路。我們必須突破敵人的火力，否則便又要退回到這個沙漠之海來。但是我們決不打算退回來：無論怎樣，我們只有前進。

工兵隊在我們前面推進，執行着他們的平凡而真正英勇的工作。在炙人的陽光下，他們修補道路，恢復橋樑，建築鐵路路基。

我們的騎兵隊在太陽晒得特別厲害的時候才休息片刻。龍騎兵一個個磨拳擦掌，只等時機成熟，便向前突進。他們偵察敵情，保衛我們的側翼，始終擔任着先頭部隊的任務。康德亞多真有萬能的本領。隨什麼毛病都逃不脫他的銳利的眼光，他以自己的榜樣鼓舞別人。他有時還怀念那匹永遠留在沙漠上的栗色戰馬。使他遺憾的是，他現在殷勤照顧的這匹馬的顏色不是栗色，而是淡褐色。

“假使這匹馬也是栗色的話，牠一定會使我更高興。俗語說得好：在死亡還沒有突然降臨之前，栗色馬是會感到疲勞的。”

\* \* \*

敵人一步步往後退，不斷地掩護射擊。他們一公里一公里地放棄着土地，把陣亡的人們拋下來，把那些傷員們留下來，讓他們聽天由命。我們的炮隊追擊敵人，不讓他們得到暫息的時機。

我們的人力和武器每天得到補充。隨着鐵路路基的修復，運

輸也更加便利了。現在我們已經不感覺到飲水和糧食的缺乏。在休息期間，婦女也作出熱氣騰騰的飯菜。

我們的隊伍慢慢地、艱苦地向前推進。我們在沙丘地帶中行進。流沙的閃光使我們的眼睛發花，使我們感到疲乏。

鐵路的修復到達了終點。主動性已從敵人的手中溜跑了。他們退守自己的陣地，躲藏在他們所構築的密集着大炮和機槍的工事里。他們指望靠這些東西來消滅我們。難道他們真能夠做到這一步嗎？

我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繼續前進。在炙人的陽光下，在月亮的蒼白的光輝下，我們像是偉大的沙漠的征服者，頑強地給自己開辟着道路。我們頭上是浩瀚的碧空，而我們腳下的白色沙原，在我們看來，也同樣是無邊無際的。

## 二七

怎樣才能够擊潰敵人的抵抗呢？難道我們戰勝了沙漠之後，能承認自己是軟弱無力嗎？

我們日夜攻擊敵人的陣綫。波浪似的人羣冒着槍彈的射擊和刺刀的尖鋒不斷地撲向敵人。在我們周圍，在眼力所及的地方，伸延着一片炎暑蒸人的平原。在我們腳下便是干瘠的土地和隨風散播的灰燼。成千上萬的被灰色塵土所掩蓋的人的骸骨，分布在這塊灼熱的、無邊無際的土地上。人的脛骨、膝蓋、肋骨和腦殼與牲畜的骨骼混合在一起。

号召走向戰鬥的紅旗在遼闊的平原上飄展着。人民為着爭取土地和自由而繼續戰鬥。他們想成為自由的人，想使土地屬於自己，想永遠擺脫從前的枷鎖，想活在沒有主子和老爺們的土地上。

他們的這種志願是非常堅決的……

這些旗幟號召着人們去作致命的戰鬥，為的是要爭取勝利。勝利包含着比字面上的意義更為偉大的東西。必須付出死亡的代價來爭取勝利，同時，勝利也就是生活，就是人民世世代代所嚮往的生活。

無數紅旗在我們的整個陣綫上飄展着，它們在太陽的金色的光芒下發出火焰般的顏色。它們在草原上、在黑夜里飄展着。集合在這些紅旗下面的人們忘記了他們之間的糾紛。康德亞多和“耗子”已不復互相爭辯了。在共同反抗頑強的敵人的鬥爭中，他倆被一種不折不撓、爭取勝利的意志所結合，他們自己也就是這種意志的化身。勝利意味着獲得土地和自由。勝利的思想是和所有這些人血肉相連、不可分割的……

康德亞多在戰後休息時，常常來看我們。他像以前那樣向四面八方咒罵。他時常跟自己的“龍騎兵”進攻敵人的陣地，但回來以後，總是神情憂郁，因為在這些爭取勝利的戰鬥中，他的隊伍受了過於重大的損失。我們看見，他在原野中間勒住馬，兩腳踏在馬鐙上，微微欠起身來，久久地以悵惘的眼光注視着遠處隱約可見的一些黑點，然後，臉上帶着死板板的神情、慢慢地策馬回到自己的帳幕里去，在那里呆上好幾個鐘頭，一句話也不說。當他從帳幕里走出來的時候，口里噴出一股強烈的酒氣。

兵士們害怕他。軍官們愛戴他，也害怕他。他的行動有一種望之儼然可畏的地方。他的臉孔變得粗糙了，眼光也變得嚴厲起來。他的聲音聽來愈加深沉了。他自己也覺得，他的行動對周圍的人們產生了什麼樣的印象。有一天，他微微帶着悲哀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終久會使得別人仇恨我。”但是他隨即補充說：



“可是这样的行動仍是必要的。只要我稍微放松一分鐘，我們部隊的士氣馬上便会低落，战斗精神便会涣散，像狂風吹散塵土一样……”

他的臉上勉強裝出微笑的表情；一边接着說道：

“如果我閉嘴不罵人，如果我在作战時用温存有禮的言語來振奋士氣的話，那末，我就不是康德亞多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禮貌和我是決不相容的。我在土地上長成了一個又粗暴又喜歡罵人的漢子，當土地重又把我摟入它的懷抱的時候，我依然不會失掉本來的面目……”

我帶着“黑人”和“耗子”努力推進，想逼近敵人的障地。我們和我們的“田鼠”們像黑影一樣在地上爬行，在我們後面，可以隱約地看到几千個同樣的黑影。有時候，人的黑黢黢的身形、黑夜和土地融合成一個龐大的影子、籠罩了周圍的一切……

\* \* \*

有一次，列昂·卡尔德利來看我，他說：

“我們需要你，”他沉默了一會兒，我覺得，他好不容易才說出這句話來。“你必須冒一冒生命的危險……你願意嗎？”他的眼光顯得很憂郁，他的動作也有點不自然。後來，當他給予我們詳細的指示時，他才稍微活躍了一些。

“耗子”，“黑人”，還有好幾個人都得同我一起去。我記起，康德亞多常常用緊張的目光找尋着沙漠上面的無數黑點。到黎明時分，我們也可能變為其中的幾個黑點。

我們整天休息，筆直地躺在这塊被隆隆的炮彈聲所震動的黑土地上。連康德亞多也不敢驚擾我們，他默然走過我們身邊，擔心地望着我們。戰場上傳來了激烈的战斗的聲音。昏暗的太陽在地平綫上消失了，微風悄悄地掠過荒涼的平原。

我們在夜色降臨時出發。清風掃拂着大地。“黑人”、“耗子”和我像影子似的在草原上蠕動。其他的影子跟在我們后面爬着。夜變得一片漆黑，空氣却漸漸清爽了。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忽而在我們前面，忽而在我們后面，傳來鷺鳥的可怖的叫聲，由于緊貼地面的緣故，我們不能夠確定牠們離我們有多遠。

我們走過了我們最后的一個前哨，我們匍匐地上，繼續前進。头上的天空被黑雲遮蔽，現出了一片驚心動魄的景象。月亮還沒有升起來。

“黑人”就在我旁邊，可是在漆黑的夜色中，我看不清楚他的臉。再過去一些，我好不容易才看出了“耗子”的細小影子。他全身緊貼着黑暗的地面，看來十分可笑。其他的影子在我們后面默默無聲地前進着。現在，我們在一片布滿了壕溝的高低不平的地面上爬行，周圍是無邊無際的漆黑境界，我們的手和腳虽然是緊緊地貼着土地，可是，有時還不免滑跤。

我們的兩只手流滿了血，指頭完全麻木了，膝頭上滿是划破的血痕。從人們的胸腔里，急促地噴出一口口的氣來，好像從鍋子里噴出來的熱氣似的……

風傳來了一陣被抑止的干咳聲……我們還是緊貼着土地，彷彿想最后和它融成一片似的……敵人近在身邊了。我們聽得出壓得低低的声音，彷彿有人在那里啾啾細語。這一個烏雲滿天的夜晚、這一切聲音——細語和咳嗽的聲音——充滿了可怕的神秘意味……

“黑人”和“耗子”緊貼着我。我們並肩地朝前爬着，我們用彎曲的指頭緊接着黑色土地，把嘴唇咬得出血。

又傳來誰的被抑止的干咳聲，這一次就在近邊，幾乎就在我們的頭上。敵人的哨兵近在咫尺，他們好像是專為看守這些黑夜里

的影子而站在这里似的……

\* \* \*

我離開了其余的人，朝前爬着。哨兵又稍稍压低声音，咳嗽了一声。但是我的短刀就在这時候刺入了他的喉管，一下子就把那時常糾纏他的咳嗽病給制住了……同時，“黑人”把站在我右边的那个哨兵也干掉了。轉瞬間，在深沉的黑夜里，正像在一个可怕的噩夢里似的，我們这些黑压压的影子歼滅了敌人的全部前哨。这一切都干得沒有一點声响。黑暗而神秘的天空是唯一的見證者。我們用犀利的短刀疾如閃电地結果了酣睡在地上的人們。

密集的黑云掩護着我們，幫助我們完成了任务。我們手上流滿了帶黏性的血。飛鳥在等待这一席快要到來的盛筵，牠們在远远近近的地方可怖地叫着。在漫長的黑夜里，沉寂籠罩了周圍的一切，我們中間沒有誰敢于打破它。“黑人”、“耗子”和我依舊彼此靠緊，匍匐在地上，好久沒有移動，后來，我們重又向前爬着，一边仰望着神秘的、漸漸開始明亮的天空。

\* \* \*

敌人被打垮了。我們出其不意地襲擊了敌人的前哨陣地，以使他們措手不及的攻勢解决了整个战局。康德亞多在我們身边疾馳而过，他闖入敌人的陣地，沿途扫蕩种种障碍。他的部下緊緊地跟隨着他，同样地重複他的動作；他們時而像一把扇子似的散開，時而又集合起來，一陣風似的朝前冲去。紅旗到处閃耀。初升的旭日朗照着平原。几千个人的黑色身形在廣闊的平原上馳聘。他們時而集合，時而分散，時而又偃伏在地上。

这一个战斗对“耗子”、“黑人”和我產生了富有戲劇性的印象。那些長眠着的木然不動的面孔總是在我們的想像中出現。他們只留下一些黑點，不久就在那被陽光晒得發燙的土地上消失

了……

“耗子”尽力刮掉他手上的血塊。“黑人”陰郁地望着我，一邊擦淨他的手……我向自己的雙手望一眼，似乎看見了那個血淋淋的喉頭的印迹。

“可怕的夜晚啊！”“耗子”突然用尖銳刺耳的細嗓子叫喊起來，“我似乎覺得，那一個夜晚是永無盡期的。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它。”

“對於那些被我們殺死了的人來講，”“黑人”說道，“那一個夜晚確是個漫漫長夜。他們將永遠長眠在這永恆的長夜里了。”他向自己的雙手望一眼，憤然地繼續擦拭手上的血迹。接着，他以急劇的動作把手放下去，同時神經質地扭動着肩頭。

那晚上和我們一道出發的人，對這些談話沒有什麼反響。他們一言不發地站在那裡，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兩眼茫然注視着遠方。

“耗子”接着說下去，彷彿他的內心有着一種不可遏制的慾望，想把他的意見傾吐出來。

“目前的环境要求我們採取這樣的行動。為什麼要折磨自己呢？我們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此刻所看到的一切事物証實了這一點。為什麼讓懷疑來折磨自己呢？”

“黑人”淒然向他望一眼，慢條斯理地說道：

“环境要求！……說起來倒容易……环境要求，”他用比較激昂的音調重複說。“但是為什麼只有我們要這樣做呢？為什麼呢？”

“耗子”憤然地聳起他的肩頭，回答道：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嗎？我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他踮起腳尖，伸直他的瘦小的身體，然後說明自己的見解：“你要知道，

在这一个所向無敵的偉大運動里，我們只是小小的一部分力量。將來，當人們談到我們的鬥爭時，只有鬥爭的結果才具有意義。個別的事實都會消失在这一个偉大的歷史的巨流之中……”

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接着說，一邊急躁地用手搔着頭髮：

“當土地屬於自由的人們的時候，當自由普及大地的時候，歷史將記載那些對爭取自由有所貢獻的人們的功績。爭取自由的道路、爭取自由所採取的辦法不是由你和我來決定的，而是由具體的環境來決定的。環境不容許我們有所選擇……”

“黑人”不信服“耗子”的議論。他憤然攻擊“耗子”，“耗子”也只好不再談了。

\* \* \*

康德亞多的情緒又轉好了。他近來的痛苦心情已經消失。只是有時候，他突然憂郁起來，走到我們跟前，帶着悲哀的神情說：

“我以後將做些什麼呢？我將怎樣建樹自己的生活呢？”但是，他馬上安靜下來，自己回答說：

“我將回到田地去。我是土地的兒子，我這一輩子是和土地相依為命的。我們莊稼人一年一年地、一世紀一世紀地把根基深深地奠定在土地里。我的父母、我的祖父和曾祖父都靠田地生活……自古以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有了人和土地……”

“你將來會來看我吧？”他出乎意外地問我。“那時候，我們會想起從前在一起度過的那些安樂和憂患的時光。或許我們看得到，我們的幻想和希望怎樣成為現實。”

康德亞多喜愛我們三個人，但是，他對待我們的方式各不相同。他喜歡和“黑人”唱歌，和“耗子”爭論，和我回憶鬥爭初期的那些日子，談論那些死去的同志們。每逢談到“中國人”的時候，他的眼睛就潤濕起來，聲音也開始發抖。他時常對我說：

“不錯，他不曾看到我們所經歷過的一切困難以及我們所跨過的許多深淵。”

“唉，要是他能夠和我們一道來改造生活的話……今后，在我們中間，誰也不能夠安靜地生活。我們將永遠記起我們殉難的同志們，我們的白天和黑夜將充滿沉痛的回憶。他們雖沒有和我們鬥爭到底，可是他們的形象，永遠不會從我們的記憶中消失。難道誰敢抹殺這些死亡者的不朽功績嗎？誰敢嘲笑他們的名字嗎？”

有時候，他回憶起老大娘。

“她的心腸很好，最會同情人家的痛苦！”但是他馬上含笑補充說：

“她熱愛她的亡夫，但是他却過分的放蕩……當我把他的遺體放在她面前時，她只是可怕地戰抖，沒有說什麼……照她看起來，他一死便萬事俱休了……他的生命消逝了，她的生命也就隨着消逝了。因此，隨時記憶亡夫成了她的習慣。”

每逢談罷這些創痛猶新的往事，康德亞多總是久久地保持緘默，縱情遐想。

## 二八

有一回，康德亞多騎着馬在大路上奔馳，追逐一個逃跑的敵人，但老是追不上他。那個家伙從他身邊溜脫，消失在山谷里了，宛如一片烟雲在空間消散得無踪無影。不久以前，當我們剛自那日夜以灼人的暑氣來折磨我們的沙漠里走出來的時候，曾有支強大的隊伍埋伏在壕溝的胸牆後面等待我們。現在，這支隊伍所留下來的只是一小撮七零八落的、又飢餓又穿得襤褸的人。他們差

不多都沒有武器。他們像被逐的野獸似的藏匿在曲徑迷離、不可通行的山谷之中。只有絕望的人才往這條死路上走。

康德亞多的淡褐色戰馬，成了他的憂樂與共的忠實同志。他現在也以從前熱愛那匹栗色馬的心情來熱愛這匹淡褐色的馬了。他坐在馬上，像一陣疾風似的馳過平原和山谷。今天他在山的這一邊，明天他又在山的另一邊。

這位指揮官的榜樣鼓舞了他的兵士們，他們到處把紅旗升起來。紅旗在四面八方飄揚，把一切了解我們鬥爭的目標的人都吸引到我們的陣營里來……康德亞多變得不大急躁了：談話時總是小心翼翼，盡量選用他過去和那些比較有學識的人們交際往還時所學會的字句。他動用武器的次數比較少了，因為他相信，不用暴力的手段也會產生效力。當他走進了那些住着行動近乎粗魯的普通人的小村鎮時，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向他們解釋自己部隊里的紅旗的意義。

“土地和自由，”他帶着他以前所不常有的沉着神情說道：“將屬於那些爭取它們並值得享有它們的人。”他轉向一些聚精會神、聽他談話的聽眾問道：

“難道永遠受壓迫、永遠連一小塊土地都沒有，可能生活下去嗎？要知道，我們生活的根是深深地埋在土地的內部的。我們生下地來是自由的，只是到後來，我們才變為奴隸。為什麼我們今後還要做奴隸呢？我們要像古時候那樣回到土地上去，我們要像自由的人那樣在自由的土地上生活。”

康德亞多是一個很好的宣傳者。他發現了自己的這種天才以後，才相信自己的話比步槍的射擊和機槍的掃射更有力量。他所說的那些簡單、真摯的話獲得聽眾們衷心的共鳴。他善于以聽眾所能了解的語言，也就是聽眾自己的語言和他們談話。自由的土

地，自由的人們——這些又清楚又具體的話語是不需要什么解釋的。難道渴望獲得土地不是這些在生活上受盡磨折的人們始終所懷抱的理想嗎？在他們所渴望獲得的土地上，雖然常常發生與人為敵的種種天災人禍，但上面既可以捉魚，也可以打獵，又可以收穫果實，而這一切只有靠人們自己的頑強勞動才辦得到。人類在度過不可避免的長期流浪生活而定居于土地上以後，便已開始了爭取土地的鬥爭。

起初，人與自然、與土地上的一切野獸鬥爭。隨後，人與人進行鬥爭。因此，被寫在迎風飄展的紅旗上的“土地和自由”這個口號才促使那些過去的敵佔區內的居民們放棄自己的冷漠態度，而參加了我們的鬥爭。鬥爭本身有了新的方式，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現在，它已經不是採取人與人之間的殘酷的肉搏的方式了，在這種肉搏戰中，騎兵們瘋狂地衝擊着，馬刀鏘鏘地響着。現在，排炮停止了怒吼，接連不斷的步槍和機槍的響亮的射擊聲趨于沉寂。現在，正在進行着無聲的爭取土地的鬥爭，這一場鬥爭是沉默和隱蔽的，但是它跟剛剛停歇的戰鬥是同樣激烈的。

為了解決這個自古以來的糾紛，已頒布了土地法。爭取土地的鬥爭不是沒有收穫的了。為了讓新的幼芽長出來，成千成萬的農民艱在土地上，用自己的血慷慨地灌溉了土地。革命在土地法里獲得了體現。“耗子”曾經有過這樣的理想：那些像他一樣從坟墓般黑暗的工廠里走向鬥爭之後才看到陽光的人們能夠有條件改善自己的生活，現在，有關這一點的法律也已頒布出來了。

但遺憾的是，單是頒布法律還不夠。法律的擬定並不等於革命的真正勝利。大小地產，大小工廠仍然在那些大地主和封建老爺們的手中，他們依舊遊歷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土地和工廠仍然為這些老爺們生產，給他們以遊歷古老的歐洲的機會，不打破他



們的慣例……他們從巴黎到蒙的加羅，從蒙的加羅到巴黎，中途在天藍色海岸①的療養地的高級旅館里稍作勾留。巴黎永遠是他們理想的地方。在那里，他們穿上時髦的服裝，在那里，他們的詩人尋找着靈感。如果他們的孩子中間偶爾有一個生長在墨西哥的話，無疑的，那是仙鶴把他從巴黎啣在嘴里帶來的。

革命在墨西哥發生了嗎？這與他們有什麼關係呢？可以有把握的說，他們甚至不願意費一點心機來打听清楚這裡發生的真情實況哩。他們的管家和經理當然會在經常的報告中把這項消息通知他們，但是，要知道，農民和工人仍然像從前一樣為他們工作。革命真的發生了嗎？墨西哥是這麼遙遠。要到達那里，須得渡過海。並且，墨西哥素來是一個經常鬧革命，經常有鬥爭和流血衝突的國家……真不了解，人們為什麼在那里鬥爭……他們總是為着一小塊土地、為着比較好一點的食物而鬥爭，他們的大餅、大豆和胡椒大概是太少了……

可是，墨西哥向來就是這樣的。要知道，這裡的人簡直是些造反者和暴徒。還在一百年以前，第一批造反的人就已為爭取土地和自由而奮起鬥爭……這一切事情並不新奇……它們在許多世紀以前就已進行了……從那時起，已接連不斷地發生了幾百次戰鬥……然而，土地權和私有权仍然是神聖的。它們是如此不可侵犯、不可剝奪，彷彿地主和工廠主們是從上帝老爺那里繼承了這些權利似的。

他們不是用公頃，而是用平方里格來測量他們的土地。他們不是以幾百比索、幾千比索，而是以幾百萬比索來計算他們的金錢

---

① 天藍色海岸——法國阿爾卑斯山及地中海之間的一段狹長地帶。該地氣候溫和，以療養地著名。

的。現在，这几百万比索称起來还是十分重的。在爭取解决这个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問題的斗争中，成千上万的農民和工人变成了枯骨和塵土，散布在干燥的土地上，可是，在这些地主和工厂主們看來，几百万比索比这些農民和工人的生命重要得多。

照封建老爺們看起來，土地法以及什么勞動法令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歷史上所保存的長長的一系列的文件中，这个多余的文件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讓那些管家們和經理們去了解这些問題吧！……这是他們所应当了解的。不錯，現在大概有若干開支已經擴大了，但是，總的說起來，一切还是老樣子。數字改動了，總數仍是一样。法律終歸是法律啊！現在，按照法律，要保持私有权，就得付錢。去他媽的，只要不失掉这些固有的权利就好！……

在管家們的賬簿上，出現了許多新的收支項目，但是他們並不費力就習慣了这些項目，因为这些項目並沒有妨礙他們去欣賞天藍色海岸的可爱的气候和巴黎的美景……“劳工糾紛仲裁開支項目”、“土地測量開支項目”……但是所有这些開支几乎從來也沒有超过几百或几千的數目。顯然，这些人在支付問題上是不大吹毛求疵的……

地主和工厂主們还是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革命对于他們有什么關係呢？难道革命在某些方面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嗎？私有权仍是不可侵犯的。由于这，他們的午睡和消化都沒有受到破坏。在墨西哥，他們都有自己的親信人物和革命人士談判。讓这些親信人物來尽力应付这种工作吧！为什么要为着無論怎样也不能損害他們絲毫权利的事情而惴惴不安呢？

\* \* \*

康德亞多開始了解全國所發生的事情。他時常在民众面前演說。現在，他已經不是个战士，而是个宣傳家了，这个宣傳家熱烈

地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合乎正義的，因此，他就用他自己的信念來感動聽眾。成羣的人屏息靜聽他的話。他從一個鄉村走到另一個鄉村，從一個牧場走到另一個牧場。他對於那些反對我們的人已不採取報復和鎮壓的手段了，他經常向農民談話，總是號召他們為爭取土地而鬥爭。可是康德亞多對自己事業的信心還不十分堅定。他自己也不大明白，應當怎樣為爭取土地而鬥爭，應當提出些什麼要求，這種要求和鬥爭會獲得什麼樣的結果。他只是一個農民所樂於傾聽的宣傳者。他對農民所說的種種事情幫助他們懂得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為自己爭取土地是他們的權利。但是用什麼方法呢？就靠憑空想像嗎？

“耗子”一有機會就勸康德亞多應該怎樣行動。現在，康德亞多覺得和“耗子”在一起比跟任何其他的人在一起要舒服。不錯，他們還是時常爭辯，但在爭辯時，“耗子”現在大概比康德亞多更來得急躁。因此，大家所聽到的，一方面是康德亞多的平靜的低音，另一方面則是“耗子”的又焦急又尖細的聲音。

“必須用武力來爭取土地，”“耗子”以富有戲劇性的興奮的神情喊道。“這是使人家重視我們自己的唯一方法。”

但是康德亞多不同意這一點。他所表現的顯然是一種過分拘謹的態度，而“耗子”猛烈攻擊他的也正是這一點。

“耗子”知道，康德亞多已在農民中間樹立了威信，他苦苦勸告康德亞多，但沒有效果。

“如果我們現在不做到這一步，”“耗子”說得這麼有力，簡直使我們不相信他是個體格孱弱的人，“我們的敵人就會佔上風。現在他們並沒有袖手旁觀，並且他們擁有我們所缺乏的一切東西。我們能夠用什麼方法從他們手里取得土地呢？除了用武力以外，別無辦法。”

康德亞多不接受他的劝告。他还是克服不了自己的猶豫态度。这种态度作为許多年來奴隸制度的后果存留在他身上，使他無法擺脫过去沉重的積習。

“怎么可以号召大家用暴力來反对自家人呢，”他固执地說，“來反对我們自己授以政权的政府呢？当一切和平的办法还没有用尽的時候，我們还是等等吧。”

“耗子”極不滿意，他聳起肩头，挖苦地說：

“你究竟从什麼時候起变成了这样一个爱好和平的、善良的人呢？……”

\*                     \*                     \*                     \*

同時，首都發生了事变。“耗子”接到好几封使他非常高兴的信。当他收到一封新到的信時，他總是欢喜得跳起來，並且喃喃自語地說：

“現在一切都明朗化了。我們很快会看見，誰是跟我們在一起的，誰是反对我們的，我們也会知道那些叛徒的名字了。”

有一次，他帶着容光煥發的臉和熱情洋溢的眼光走到我跟前。

“我們的人已經開始在首都斗争了，”他說。“時機早已成熟了。敌人認為，可以用勞動法令來堵住我們的嘴，但他們中間沒有誰打算履行它！”

“我們倒要看看，他們是不是能够達到这个目的，”他接着說道。“我們需要比言辞來得更實在的东西。言辞不过是隨風吹散的灰塵。但是，如果言辞已經寫在紙上，並且是全体人民受苦受难所爭取得來的，那么，誰也就不敢抹掉它了。諾言必須兌現，我們首先就要求這一點，因為我們就是那些躺在墨西哥田野和平原上的人們的活生生的幻影……”

\*                     \*                     \*

有一回，出乎我們很多人的意料之外，我們接到了回首都的命令。“耗子”嘴里咕囔着：

“哼……哼……”他再沒說別的話。

康德亞多不明白發生了什么事情。“黑人”走到我跟前，用他那音調悅耳的聲音說道：

“這比我們過去所有的戰鬥大概要壞得多。但是，我還是想和你在一起，跟平常一樣。你對這有什麼意見嗎？”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他才好……

我們的軍用列車又帶着飄展的紅旗駛過這一片死氣沉沉的沙漠。人們的聲音，像不久以前我們那些陣亡的同志們的屍體一樣，消失在流沙之中了。

## 二九

康德亞多那副悲哀的神情使人看了心里很難受。他的悲哀表現在他的臉上，表現在他的一切動作上。和我們分別，對於他說來，是痛苦的。他在屋角里踱來踱去，喃喃哀訴，像一只孤零零的、被拋在野外的小牛那樣悲鳴着。

“我現在該怎麼辦呢？”他時時刻刻激動地問我們。“叫我一個人做些什麼呢？我留在自己農村里的東西，什麼也沒有保存下來。可怕的風暴卷走了一切，只有我們自己還勉強活着。怎樣回到過去所呆的地方去呢，如果留在那里的只是荒涼的廢墟和親友們的影子？”

他滿臉帶着悲痛和惶惑的神情，顯然抑止不住自己的情感的激動。最後，他彷彿自言自語地叫喊道：

“剩下了一塊死氣沉沉的土地！它在等待着我們！我將像個

浪子似的回到它的怀抱里去！……可是，說說倒容易：回到它那里去！……那末，过去的一切秘密和激烈的斗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們老是坚决地意識到：土地在等待我們。但土地仍然只是一个理想、一个不可捉摸的幻影。这种事情究竟是怎样發生的呢？或許，我們所經歷的一切只是卑鄙的欺騙和可恥的謊言吧？我們的意識怎能容忍这种現象呢？……咒詛那些妄想嘲笑血流之海、嘲笑我們那些陣亡的同志們的人吧。”

康德亞多沉默起來，臉色完全变得陰沉了。

“耗子”久久地望着他，然后帶着嚴肅而激動的神情說：

“你問，我們的意識怎能容忍这种情形嗎？不錯，这是一个辣手的问题。这是生活本身強迫我們接受的可怕的问题。”他勉強抑止憤怒，走到康德亞多跟前，指着他的胸膛說：

“你知道，他們今天對我們說了什么？”他冷笑道。“他們說，我們是英雄，但人們再也不需要我們了。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嗎？”

“原來，英雄的使命是短暫的……現在，我們是多余的了。你懂得嗎，我們太过于吹毛求疵了。如果英雄的要求过了分，英雄就不再成为英雄了……大家都知道，政府靠我們的力量獲得了政权，可是，政府現在已經不再需要我們。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們只会妨礙他們的活動。在城市和鄉村里，我們的兄弟們还在為他們自古以來所奮力爭取的东西繼續斗争。他們的仇恨越來越尖銳化、他們的怒潮越來越高漲。照他們看來，土地和自由不是空話，而是嶄新的一个世界，他們絕不願意讓这个世界化为泡影。因此，他們絕不停止斗争。他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斗争上，他們要把这个希望变成现实。”

他停頓片刻，喘了口气，然后問道：

“政府怎么会高兴把武器放在我們手里呢？这对于他們是很危險的。可是，如果我們运用这些武器來扼殺自己兄弟們內心的希望的話，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時，政府会多么懇切地求助于我們啊！到处又会說起我們的光榮事業……但是，政府分明知道，我們对最近所發生的事件採取怎样的态度，对于這一點，他們未必会有什么疑問。你考慮过這一點沒有？要知道，我們中間的每一个人都已在自己心里解决了這個問題。”

“耗子”又停止了自己的談話，他因为怒不可遏而沉重地喘着气，隨後，以尖細的声音喊叫道：

“你現在明白敌人的意圖嗎？只有糊塗人才不会明白他們心里的打算。”

他隨即接着說：

“然而，我們还用不着絕望。我們要瞧一瞧，誰会佔上風。他們的一切行動無非是反对我們的陰謀，而这种陰謀的出發點是不难推測出來的。我們的敌人喊道，‘再不需要紅色營了！’他們解除我們的兄弟們在軍隊里的工作。他們說，‘要他們干么？他們只能增加危險性！……’几世紀以來，我們先人不是承担过巨大的犧牲嗎？他們的遺骨不还是深埋在地下嗎？現在，他們連这种犧牲也不予以考慮了。你說得好，” “耗子”突然改用柔和的声調，轉向康德亞多說，“咒詛那些妄想嘲笑血流之海的人們吧！……”

“他們为什么責難我們呢？”他又皺起眉头問。“有一件事情很明顯：敌人不敢公開地責難我們。他們害怕我們，只好暗地里進攻我們。他們把我們叫做英雄，同時却以对待叛徒的手段來对待我們。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們對我們的兄弟們表示同情嗎？他們對於我們还有什么其他的指望呢？我們和我們的兄弟們是在克服死亡的战斗中結合起來的，我們的結合是分割不開的……革命

加強了我們的這種感情。因此，無論是武裝起來或者是赤手空拳，我們都是遵照着這種感情行動的。他們能夠扼殺那種已經完全控制我們的感情嗎？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的感情和我們的思想是在烈日之下和嚴寒之中成熟起來的，是在驚天動地的戰鬥之中、在猛烈的射擊之下成熟起來的……當種子成熟的時候，最後的事情只有收穫莊稼了……”

“耗子”沉默了一會兒，但是，大家馬上又听到了他的特別尖細的嗓子。現在他責備康德亞多了。康德亞多注意傾聽，一句話也不敢說。

“什麼事情使得你驚慌呢？你不知道，你現在要怎樣做嗎？向你周圍視線所及的地方瞧一瞧吧，你就会看見一片廣闊無涯的土地在等待着你。誰能夠阻碍你取得這塊土地呢？听一听从土地里面發出來的成千成萬的聲音吧，你会听到久已遺忘了的曲調……水、樹林、風——它們都在訴說着你所心愛的事物。難道你会感覺到自己孤寂嗎？想一想吧，你的祖先們過去創造的一切東西都会和你在一起了。”

但是他馬上用帶着威脅意味的斷斷續續的聲音說道：

“整個墨西哥的土地都在等待着我們……我們的使命是要像往日祖先們所做的那樣來繁榮這一片土地。誰敢阻撓我們呢？當然，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但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條寬闊的道路，有朝一日，這條道路又會把我們引向土地。”

康德亞多像着了魔一樣傾听着。在整個時間內，他一次也沒有打斷“耗子”的話，也沒做什麼動作。最後，他才走到“耗子”跟前，緊緊抓住他的肩頭說：

“總之，我們的使命已經完成了！……原來我們是危險的英雄啊！好吧，讓我們從頭開始吧。可是你打算怎麼辦呢？”



“耗子”思索了一會兒，微微皺起眉頭，他額上現出深深的皺紋。然後，他毅然決然地回答道：

“我要回到自己兄弟們那里去進行鬥爭。他們的鬥爭就是我的鬥爭。”

忽然，好像想起了一樁什麼事情似的，他急忙告訴我們：

“今天上校叫我去。他顯然帶着幸災樂禍的神情對我說：‘你在軍隊里的職務已被解除了。墨西哥人和政府對你的服務表示感謝，但現在他們不需要這種服務了。’你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嗎？他是以墨西哥的名義來向我說明這一件事的……好像他的話就是墨西哥的聲音、就是幾世紀以來受盡了欺騙的墨西哥人民的聲音，實際上，這些敢于以全國的名義來說話的叛徒完全是假仁假義……現在輪到我們說話了。我們應當馬上把自己的話說出來，要求實現從前給予我們的諾言。難道我們沒有忠實地完成自己所承擔的任務嗎？現在，我們要求政府履行它的義務……”

“耗子”把身子支在腳后跟上，急劇地扭轉身來，他按次序走到我們每個人跟前，用他那由于激動而斷斷續續的聲調說道：

“我們還有很多會面的機會。生活像奔騰赴海、不可阻遏的巨流似的在墨西哥流動。我們大家都得漂浮在這個洶湧的河流上……可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會在敵對的陣營中相逢，我們中間的每個人會宣傳自己的世界觀……在這種艱苦和嚴酷的時間里，只有一個真理存在：這個真理在那些要求生活權利的人民大眾的響亮的聲音里才聽得到……我們中間誰能忽視這個真理呢？”

\* \* \*

武裝鬥爭結束了。革命給自己帶來了土地法和勞動法。這些法律固定了人民的土地權和獲得起碼的生活條件的權利。成千上萬的陣亡者以自己的功績使得這種權利變成了法律。這就是他們

的勝利……

向工人和農民公布這些法律的那一天，就是敵人最後失敗的日子。頒布這些法律就足以使人們恢復和平的生活和勞動了。難道已經固定的權利不能夠保障和平和鼓勵日常工作嗎？因此，在這些法律公布以後，那些和我們作戰的人都拒絕進行任何武裝鬥爭，而紛紛回到家里去了。

我們的人都希望和平，都想到怎樣保障自己的明天的命運，都想到土地……這些人中間的每一個人都成了宣傳新生活的喉舌，到處傳播着關於新生活的消息。

但是日子過去了，沒有誰想到實現上述的諾言。法律仍是法律，但是經常沒有付諸實行。有時候，這些法律簡直遭到了唾棄。土地法規定了把土地歸還它真正的主人，但是從這條規定中得到了什麼呢？他們不否認這條法律……但也不實現它。法律往往只是對於那些毫無經驗的人們的誘餌，或者只是在環境的壓力下所作的讓步。當武裝鬥爭正在進行時，每個戰鬥團體都需要口號。但是有什麼口號會比號召爭取土地和自由這個口號來得更好呢？誰會不了解這個口號的意義呢？“土地和自由”這幾個字始終不變地寫在我們的旗子上，這些旗子曾經在被炮彈炸裂的土地之上飄展過，“土地和自由”這幾個字曾經在我們人們的心中喚起了種種希望。几百、几千、几十萬人響應着這個自古以來就已存在的號召，站到我們的旗幟下來，並且為戰鬥而犧牲了……現在，這些死去的人們已經寂然長眠了，他們什麼都感覺不到了。土地、痛苦、希望、快樂——什麼也不能驚擾他們了。

但是，在肥沃而廣闊的墨西哥土地上，在這些死亡者身邊，還活着千百萬的人，他們準備收穫自己的弟兄們為之而犧牲的事業的果實。人家曾經答應給他們土地和自由。為了爭取土地和自

由，他們曾受盡磨折，屢瀕于死亡，可是現在呢，這一切諾言已是烟消云散了。或許，這只是對於陣亡者的一種嘲笑嗎？……但是，這難道是可信的嗎？既然一切犧牲都是為了爭取土地和自由，那麼，什麼也不能阻擋這些後死的活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千百万人都滿懷着爭取最後勝利的決心。

\* \* \*

紅色營被解散了，大聲疾呼要求獲得土地權的農民的隊伍被解散了。留下來的只有一部分保衛政府的軍隊，這些軍隊沒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準備一接到命令就向自己的老同志們進攻。

康德亞多和“耗子”都被解除了軍隊里的職務。只有我和“黑人”暫時還留在隊伍里。上校把我們叫到他跟前，他說了幾句他認為足以使我們感覺高興的話：

“我把你們留在團隊里……因為你們是好軍人。”

然後，他盡量裝做隨便談談的樣子，講起康德亞多和“耗子”（他早已得到關於他們被解除職務的消息）：

“他們也是好軍人，但他們是政治家……政治家是不宜於做軍人的……”

我和“黑人”沒有回答他什麼，但是我們感覺到，在他和我們中間，存在着一種無形的隔閡。他努力想使我和“黑人”相信，革命已經結束，因此，再也用不着做什麼了。

“再也用不着做什麼了嗎？”當我們从上校那里走出來的時候，憤憤不平的“黑人”咕噥地說。“那末，究竟為了什麼要死亡這麼多的人和蒙受這麼大的犧牲呢？……”

\* \* \*

有一天，“耗子”到兵營里來訪問我們，但他們不允許他進來。後來，他再也沒有來過，我們從此就看不見他了。康德亞多却時常

到我們這兒來。他臉上的表情愈益嚴肅，他的眼睛總是注視着遠方。每當康德亞多和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分，他就顯得稍微活躍一些，但是他極易動怒，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流露着哀愁。接連好幾天，他沒有訪問我們，有一天，他突然走來和我們告別。

“我要回到那兒去，”他說，“爭取理應屬於我們的東西。我們倒要瞧瞧，有沒有人敢把它從我們手里搶去……”

他用低微而堅決的聲音脫出這句話，它們使我們受到深深的感動。他好像代表所有那些在這個鬥爭中陣亡的人在宣誓似的……

\* \* \*

列昂·卡爾德利被捕了。他重又被關在牢獄里了。他不能使他的良心的聲音沉默，因此，他又在鐵窗後面出現了。

有一次，我同“黑人”去看他。他有些冷淡地、彬彬有禮地接見了我們。他帶着嘲諷的口吻說：

“我又回到了自己的道路的起點。顯然，我可能會在牢獄里結束自己的生命。世界上還存在一些愚蠢的人，他們認為可以把思想禁閉在監獄的四壁里……似乎，關在籠子裏的鳥的歌声，外邊的人是聽不到的……”

他沒有問我們什麼，他談話時顯得特別沉着。

同時，人民的憤激的心情日益高漲。工人和農民要求獲得土地，要求實現勞動法。他們認為這種要求直接體現了他們自己內心的希望。

### 三〇

我的母親死了。她筆直地躺在她自己的那張寬大的舊床上，

床的四角現在燃起了四枝光芒閃爍的蠟燭。在她的黑衣服的襯托之下，她的臉孔顯得很突出，仍像生前一樣保持着虔誠和慈祥的表情，她似乎已進入和平的睡鄉。她兩手交叉在胸前，黑色的細繩緊纏着她的波形的頭髮。

當挽救顯然已經無望時，父親把我叫去。他用自己慣常的平靜而含蓄着無限溫情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們竭盡了一切力量。但我們的努力都是白費心機了……她老是為你擔心，這就是加速她的死亡的原因。但是，我從來沒有聽見她說過一句埋怨的話……她把自己的使命完成得比你和我好，比參加過鬥爭的我們中間任何人要好。她在臨死的時候仍然像她平時那樣謙遜、緘默……”

當母親感覺到我在她身邊之後，她睜開雙眼，似乎表示知道我來了。她微帶笑容，久久地望着我。然後，她慢慢地舉起手來，在我身上畫了個十字，一句話也沒有說就死了……

現在我們——一切熱愛她的人——都在這裡，站在她那停止了呼吸的遺體旁邊。有幾個到城裡來作短期逗留的我的老同學，站在我旁邊。平時對於母親的慈愛的心了解得最清楚的鄰人和女朋友們都跪在床邊為她祈禱。父親那親切的、含蓄着溫情的眼光老是盯着亡人的臉。蠟燭的黃色的光輝照耀着整個房間。

“黑人”也在這裡。他的母親走到我跟前，顯然是為了轉移我的悲思，她低聲說：

“你現在完全是個成年人了！”

可是，我們中間誰沒有變為成年人呢？難道經歷了這一切苦難以後，還可能是個孩子嗎？我們的臉變得粗糙了，臉上現出深深的皺紋。我們的目光變得黯淡了，聲音也變得嘶啞而刺耳……

“中國人”的母親也到了這裡。“她”——“中國人”夢想擁為己

有的那个女人——也和他的母親一道來了。滿屋是压低的声音和熟識的面孔。我們花園里的花都死了。不知誰想起了拿一只水壺進來，我便把我从鄰家花園里摘下來的一束新鮮的玫瑰花和郁金香插在水壺里。

夜半時分，“老籬”帶着一個白色花圈來了。在他的已變得蒼老但仍是和藹可親的臉上，流露出勉強抑制住的悲哀的表情。我們很久沒有看見他了，他把自己的事情告訴了我們。

“我不能背叛海，”他噉起嘴唇說。“海和我的感情是永久不變的。我們經受着一切風浪。時光像太陽一樣在我們頭上溜走，它留下自己的溫暖……也賦予我們蓬勃的朝氣……”

“老籬”的話是不完全正確的。時光，照我們看來，不是白白地溜走的。我們从兒童、从少年變為成年人，又从成年人變為老年人。酷暑和嚴寒、炮火和殘酷的战斗、飢餓和貧困——這一切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迹。甚至跟年老的母親在一起，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會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孩子。

“老籬”跟我談到他所熟悉的一些事情——談到天空和海洋，談到他的環球旅行，談到光芒閃爍的、从高空俯瞰着我們的星星……但是我覺得，在我的內心里，某種東西已經死亡了，正像此刻在我們中間僅留下遺體的我的母親一樣。

我們回想起海濱的黃昏時分，那時，在變化莫測的黑夜的天空之下，“老籬”曾經教我們認識星星。那時，我們彷彿在那些神秘的、在我們頭上熠熠發光的星球間旅行，好像兒時幻想着在童話之國里旅行一樣。天空、繁星和海洋都是我們想要窺破的秘密。

現在，這一切都成了往事。留下來的只有模糊的回憶、只有“老籬”的未曾改變的、但不知怎的聽來不大順耳的和近乎虛偽的聲調。現在，我們知道，在繁星熠熠的天空之下，伸展着一片到處

發生意外事件的土地。我們就在這一片無邊無際的土地上面往來奔走，這上面住着許許多多滿懷着我們所感到親切、所了解的和感情，具有美德和熱情的人們。這一切和“老羅”所說的世界是離得多么遠啊！我們既然認識了這一個世界的偉大，還可能回到那遙遠的世界里去嗎？然而，我之所以能夠認識環境，能夠與列昂·卡爾德利成為朋友，並實際卷入了我所喜愛的現實生活里，也應當歸功于“老羅”。

大家圍聚在我母親的靈柩旁邊，懷想過去。籠罩一切的嚴肅的沉寂開始被打破了，同學們談到一些使我們非常激動的事情，談到那些永遠躺在遼闊的土地上的人們。女人們繼續祈禱，男人們的高談土地的响亮的聲音壓倒了女人的單調的絮語。

\*                             \*                             \*

從首都傳來了許多驚人的消息。同學們告訴我許多消息。父親坐在我們旁邊，靜聽我們的談話……我接到了列昂·卡爾德利的信，他對我母親的逝世表示哀悼；他告訴我，他已經獲得自由了。他在信里肯定說：“現在我將繼續鬥爭。在這條道路上沒有誰能夠阻撓我。”“黑人”念完了這幾句話，非常激動。他最喜歡列昂·卡爾德利，並且總是想和他在一起。

我們的休假期滿了，必須回到首都去。同學們都來送別。他們滿懷着期待我們的心情，極力鼓勵我們。我現在發愁的只是：父親簡直是個孤孤單單的人了。

在首都，他們把我們安置在營房里。此後，我們就被禁止離開營房。這裡實施着嚴格的紀律，在這個極端拘束的環境里，真像過奴隸生活一樣。上校時時刻刻講到戰鬥條例和服從職務。我們又像少年時代一樣感覺到自己不是人，而是個順序排列的號碼了。

\*                             \*                             \*

富姬特有一天來訪問我。她出落得更漂亮了。她身上仍然發出紫羅蘭的清雅的香味。時光和艱苦的經歷沒有反映在她的外表上。她的一雙眼睛閃着親切的光輝，她臉上的表情依舊顯得純潔而平靜。她在友情的激動中把自己的纖長、細嫩的手伸給我……然而我注意到，她的態度是十分矜持的。

她和我像過去那樣談話，講到許許多多的事情。最後，她突然告訴我列昂·卡爾德利新近被捕的消息。

“為了他搞鼓動工作，”她帶着譏諷的聲調補充說。她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了。她沉寂了一會兒之後，才接着說下去：

“看到這一切謊言和欺騙的行為，他還能採取另外的行動嗎？你記得他說過的話嗎？”她向我問道。“‘我是揭發一切惡行的、良心的呼聲。’難道我們能夠指望他不這樣做嗎？”

關於列昂·卡爾德利的事情，“黑人”、富姬特和我談論了很久。後來，富姬特告辭走了，留下她自己所喜愛的、並且使我也因此而喜愛的紫羅蘭的清雅的香味，作為最後的留念。

### 三一

康德亞多和我並排躺在田野上談心。他那宛如雷鳴的低嗓音划破了夜的靜寂，這聲音在平原的上空迴蕩着，接着，便飛向遙遠的山峯中去了。

他對我說道：“從前你不是在猛烈的炮火之下緊貼着土地，和土地打成一片嗎？如果你的法官們看見當時的情形，他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難道那時候，他們也能責備你缺乏戰鬥精神嗎？如果法官們看到當時的情形，他們也許會明白自己的議論完全膚淺，而他們用來掩飾自己的無恥行為的言論是完全虛偽的吧？你沒有



战斗精神嗎？他們如果問我，你和你的同志們對革命有何貢獻的話，那麼，他們就會認識我們的生活的真相了！依照他們的見解，軍人的榮譽就在于實行條規和遵守紀律。多么無知啊！……在他們的觀念中，革命究竟是什麼呢？他們對於生活根本是怎樣設想的呢？”

在他最後說的這幾句話傳來了回聲之後，他接着說道：“然而你應該感到滿意。一切似乎是絕望了，可是，正因為你和其他的人採取這樣的行動，我們的理想才能够成為現實……此後，他們除分配土地外，沒有別的方法了。誰也不敢反對這一點……首都的農學家已經到達這裡，進行分配土地的工作。和土地緊密聯繫着的我們，一個一個地回到了自己的田地里。只要是眼睛望得見的地方，到處都是熟人。現在，我也和我的‘龍騎兵’里所剩下來的弟兄們留在这里了。我們仍然在一起生活，像過去經受考驗和懷抱希望的時候一樣。我們將永遠齊心協力，使土地長出許多幼苗來……田野發了青，小麥抽了穗，玉蜀黍長得高高的……在我們迅速地前後揮動的双手下面、在興奮的歌聲下面，土地又繁榮起來了，它在我們面前展開着一望無涯的景色……”

星星的暗淡的光輝悄悄地傾注到被黑暗的夜色所籠罩的大地上。遠遠地，在那環繞着寬闊的平原的羣山的斜坡上，閃耀着紅色的燈火。康德亞多把臉轉向我，激動地問道：

“你記得這些燈火嗎？我們的多少兄弟曾躺在它們中間啊！每逢我望着這些光明的小點在山頭遠遠發亮的時候，我就想像：我們依舊唱着響亮的青春的歌曲向前邁進，這些歌充滿着熱情，充滿着模糊不清、但是能鼓舞心靈的意願。現在，土地伸展在我們腳邊。明天，我們將耙松它，把它犁成許多小溝，把能結實的種子撒到犁溝里去。我們時時刻刻都會記起那些永遠躺在另外一種壕溝——

被爆炸的炮彈所開辟、被暴風雨般的霰彈所挖掘的壕溝——里的人們。

風把他的話帶往遙遠的地方去了。後來，康德亞多忽然感到有一個念頭使他苦惱，他感嘆地問我道：

“現在，你想干什么呢？”從他的聲調里，聽得出憂慮的心情。我沒有回答他什麼。我倆都默然無語。溫暖的晚風給我們帶來了凶惡的狗吠聲。

\*                     \*                     \*

他們解除了我在軍隊里的職務，理由是：我沒有充分表現出軍人的精神。在列昂·卡爾德利重又被捕的消息傳出以後不久（他的被捕彷彿是一個信號），人們要求土地和自由的聲音變得更加響亮。暴風雨愈來愈強烈了。細小的衝突變成了激烈的行動。首都像過去的日子一樣又宣布了戰時狀態。大街上到處看見成羣的男人和女人。他們的言語和動作都帶着驚慌的神色。示威和抗議的遊行接連不斷地發生，但被武力鎮壓了下去。可是鬥爭愈來愈堅決，沒有人能夠阻止它。

我們仍被禁閉在兵營里。年長的軍官和首長們怒叱這些不滿現狀的人們。他們尽情侮辱，千方百計地誣蔑這些人，彷彿要把這些人全部消滅似的。有一天，上校叫我去，命令我用武器來解散這些示威遊行的人。

“必須結束這件事情，”他對我說。“不能老是這樣放任下去。”

街上立即整好了隊伍。我們聽見走近來的一大羣人的鬧聲。隨即傳來了個別的喊聲——原來他們還是要求着土地和自由。“黑人”聽清楚了他們的口號，表示責難地望了我一眼。這時，我們頭上的浮雲掩蔽了太陽。吹起了一陣微風。現在，語聲聽起來比較清楚了。

怒气冲冲的、揮舞着手的人羣漸漸走近。他們的面孔已可辨識。我覺得走在前面的那個人的面貌似乎很熟悉。他老遠就注視着我，嘴里喊叫着一些我听不清楚的話。他捶打着自己的胸部，似乎忍抑不住內心的憤怒。“黑人”以意味深長的眼光向我示意，要我注意这个人。当他走近一些時，我才認識，原來他就是叶弗連。他向我做的手勢和說的話都流露出仇恨的神情：

“为什么不射擊呢？”他向我喊道，气得臉孔变了相。“叛徒！”

這句話像鞭子一樣痛打着我，使我內心如焚，我覺得血湧上了我的臉。叶弗連繼續忿怒地面向着我說了一些仇恨的話。

可是我背后还站着許多等待我下命令的兵士。他們像偶像一般地冷漠，只准备一听到信号，就向自己的周圍散播死亡。

走在叶弗連后面的人們仍然高喊口号。他們一个个激怒地打我身边走过。突然間，我似乎覺得，時間向后倒流着，我重新回到了那些熟識的、和我接近的人們中間……这里，叶弗連走在前面，他后面就是眼睛微微斜視的和富于理想的“中國人”，和“中國人”并肩邁進的就是臉上帶着嘲笑的表情的列昂·卡尔德利，在他后面是拉亞多，再后面是“老羅”，緊跟在這些人們后面的是老年的水手長和工長麥尔息耶……还有好几千个久已被遺忘了的人們的面孔……說這些人中間有很多已長眠地下、化为塵土，那是不正確的。他們現在都在这里，都在我身边出現，他們都有着可怕的样子和憤怒的神气，并以堅決的声音要求獲得面包、土地和自由。

我開始感覺到：彷彿在這一羣掠过我身边而远远消失了的影子上面，响起了渦輪机的歌唱、引擎的隆隆声、汽鍋的呼嘯。像远远的幻象一样。在我面前还出現了一双女人的、柔嫩的手，这双手曾經在我父親喜欢在那里休憩的花園里，採摘过許許多多白色和紅色的花。

\* \* \*

因为我沒有動手射擊工人，我就犯了罪。軍事法庭依照判決，解除了我在軍隊里的職務。于是，我又与生活面对面地接觸了，又得重新去找尋生活的方向了。

康德亞多叫我到他那里去。土地逐漸分配給農民了，于是，不論在肥沃或貧瘠的土地上，希望变成了现实。康德亞多不讓我離開他。現在，我們伸直身子躺在被夜影籠罩的土地之上，我們回想着过去，同時也計劃着將來。

康德亞多回到了田地里。他的“龍騎兵”也跟他一起回到了田地里。在他住所門口的牆上，挂着一面紅旗。紅旗上寫着这几个字：“土地和自由”。在短短的几年間，犧牲了無數的人，他們的死亡以千百計，他們生前總是用顫抖的声調說这几个字的。从北方到南方，从东方到西方到处都曾有人响应过他們的聲音。現在，在这里，在伸展于我們头上的这一片冷漠無情的天空之下，又傳來了这几个字的回音。死亡者永远留在土地里，而那些还活着的人們也回到了土地的怀抱里，永远再不会離開它了。

\* \* \*

康德亞多在雨后新晴的田野上走來走去。他在地面上犁了許許多多的深溝。他引吭高歌，他的低嗓音飛入空間，逐漸消失在被開墾的土地的遙远的边际。許多別的声响，像从地里面發出來似的，一齐应和着他的歌唱。我在这个光輝燦爛的早晨傾听着这些歌声，全身心都感覺到响徹在歌声里的那种驕傲和喜悅。

山峯沐浴在陽光之中，它們在远处閃閃發光。陽光宛如金色的雨，落到地上，从山峯一直到田野，到处散布着它的光明。康德亞多總是和我在一起干活。他額上的汗珠閃出晶亮的光。如同以往在每次開始作战以前那樣，他舉起了手，表示勝利。

土地在明朗的晨熹中閃耀。人們的聲音從田野升到天空，又飛往遙遠的許多山峯之間。大家高唱着從前的戰歌。康德亞多的宏亮有力的低音總是十分出色……

支配着我的哀愁，

把我引進了這個世界……

歌聲從田野的所有角落里傳來。它們起伏於田野之上，又慢慢地，在明朗的遠空中消失了。

這一切使我的內心深深激動。我一邊低低地吟唱着，一邊對着晴朗的晨光悠然遐想。

“現在你想做什麼呢？”康德亞多昨天曾這樣問我。現在，看到這些在太陽的金色光芒下，在他們所珍愛的田野上跑來跑去的人們，我向自己提出了這一個同樣的問題……我的思想像歌唱者的聲音那樣飄蕩着、起伏着，我似乎覺得：我內心深處已經產生了一縷細微而神秘的希望。